

曾國藩書札

二

曾國藩書札類鈔

●家政

致父

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嗣後其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瀟濱所發信——係第二號——始知正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親在甘里鋪發信，四月廿八日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中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謹悉祖父母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四月十一發六號十七發七號，不知家中均收到否？邇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已看至三國，斯文精粹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須扶持，尙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一粥兩飯，家務身體亦好，已有夢熊之喜。婢僕皆如故，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

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日付回。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同鄉京官如故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梅霖生病勢沉重深爲可慮。黎樾喬老前輩處父親未去辭行。男已道達此意。廣東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茲將抄報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望懷。家中事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

致祖父

五月十八日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內有六弟文二篇。廣東事抄報一紙。本年殿試期考單一紙。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絹寫格言一幅。孫國荃寄呈文四篇。詩十首。字一紙。呈堂上稟三紙。寄四弟信一封。不審已收到否。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二帖即愈。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比請鄭小珊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第云：『係脾虛而兼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漸次平復。初二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唯脾胃尙虧。體尙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聖念。家孫婦身體亦好。婢僕如舊。

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時仙遊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贖債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總裁進京贖贈百兩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其餘尚可周恤遺孤。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事殷繁。荃孫亦未得讀書。六弟前寄文來京尙有三篇孫未暇改。廣東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上諭抄回前半節其後半載陞官人名未及全抄。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如何說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賬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吳春崗分發浙江告假由江南回家七月初起程。

致祖父

六月初七日發家信第九號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廿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祀處至今尙未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於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十千是丹閣叔兄弟代出。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勉贖

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卽父親叔親之前，渠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轉稟告禮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渠。八月，心齋兄南旋，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

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繫懷。孫現經營長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孫日內身體如恆，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斷乳，從前發熱煩燥，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笑好吃，現在尚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卽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珊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目下亦健爽如常。甲三病時，孫婦曾五月廿五日，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願。又言西冲有壽佛神像，祖

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爲甲三而許，亦求今年酬謝了願。梅霖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同鄉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來，舉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

致父

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知家中已經收到。六月初七日發第九號，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國荃寄四弟信一件。七月初二日發第十號，內有黃芽白菜子，不知俱已收到否。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三水信，一係河間廿里鋪發，一汴梁城發，一武昌發。又長沙發信亦收到。六月廿九接丹閣叔信，七月初九，彭山峴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慎怡堂四書周易谷一部，小皮箱三只，有布套龍鬚草席一牀，信一件，又叔父手書得悉一切，譜已修好。楚善叔事已有成局。彭山峴處兌錢四十千文。外楚善叔信一件，岳父信一件。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兩件，一係五月十五在家寫，一係六月廿七日在省寫。外歐陽牧雲信一，曾香海信一，心齋家信二，荆七信一，俱收到。彭山峴進京道上爲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李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渠於初九日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巾。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去送考。

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荃亦如常；男婦於六月廿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紀澤自病全愈後，接又服補劑十餘帖，辰下體已復完，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勒追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峴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

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尚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

廣東事前已平息，近又傳聞異辭。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楊芳已告病回湖南，七月間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玉明往天津，哈琅阿往山海關，黃河於六月十

四日開口，汴梁四面水圍，幸不淹城；七月十六日，奉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辦，現聞泛溢，千里恐其直注洪澤湖，又聞將開捐名豫工例辦河南工程也。男已於七月留鬚，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帮他，會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迫，卽是好處。第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以男愚見，可仍使渠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費，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

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勝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簞簋不飽，聲名狼藉；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妨抄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

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爲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驚，一無所得。厚二總

以書熟爲主，每日讀詩一首。

致父

八月初三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信甚長，不審已收到否。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汴，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偏仄，此時房屋爽塏，氣象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歡呼趨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錢四十千，付至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寄有冬菜一簍，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香海處，月內進有信去。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褚柳。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一具，感戴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卽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

致父

八月十四日接家信三封，內得父親信一叔父信一丹闈叔信一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不知已收到否。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追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間，即欲言歸。男始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於弟，使弟不願同居。男勸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責之，婉言導之，使男改過自贖。再三勸諭，弟終無一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侍定省，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到時，家中諭令南歸，然後擇伴東裝，尙未爲晚。男因弟歸志已決，百計阻留，勸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岷同歸。彭會試罷，屈擬九月底南旋，現在尙少途費，待渠家寄錢來京，男日下告匱，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

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之前輩，扶輿南歸，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頗挾重貲，聞昨已被搶劫，言之可慘。九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途費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萬不令弟歸，卽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稟呈，弟若執拗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嘗片語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詞色，兄弟極爲歡樂。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咎，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教書不盡職，待弟不友。

愛之罪；後責弟年少無知之罪，弟當翻然改悟。男教訓不先，友愛不切，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俾知悛悔，遵守，斷不敢怙過飾非，致兄弟仍有嫌隙。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疑男兄弟不睦。九弟不過堅執，無絲毫怨男也。

致父

十月十七日，奉接在縣城所發手諭，知家中老幼安吉，各親戚家，並皆如常。七月廿五，由黃恕皆處寄信，八月十三日，由縣附信寄摺差，皆未收到；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十八發第十二號，九月十六日發第十三號，不知皆收到否？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筆圈點，若有耽擱，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終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婦獨在上房飯。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婦和易如常，男夫婦相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歸之故。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諷，我若不聽，弟當爲信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父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不可也。』

「等語。又寫信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尙不讀書。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且酒食，蕭衣冠，爲男祝賀，詞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和好無猜。昨接父親手諭，中有示荃男一紙，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父教弟數言，而弟遽愼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之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

男婦身體如常，孫男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尙不解語。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尙可不借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書局。

英華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台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同鄉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

致父

十一月十八，男有信寄呈，寫十五日生女事，不知到否？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

順遂，不勝欣幸。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孫女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事多，不兼顧也。孫男每日清晨，與男同起，即送出外，夜始接歸上房，孫女滿月有客一席，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峯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能勤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語笑歡娛，蕭然自樂，而九弟似有進境。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岱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男便附鹿肉，託渠帶回。杜蘭溪、周華甫皆同送家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彭山岷出京，男為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廿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詭踐言否。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各寫數行，能寫長信更好。

致父母

新正月初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並鹿脯一方，託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岷轉寄，不知到否？去年臘月十九日發家信，內共信十餘封，想已到矣。初七日信係男荃代書，初八日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壽，下半日荃弟患病，發熱畏寒，遍身骨節痛，脇氣疼痛，次早請小珊診，係時疫證，連日服藥，現已大

愈。小珊云：『凡兩人體素陰虛者，入京多患此證。從前彭棣樓夫婦，皆患此證。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證。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鬱，胃家有滯，故病勢來得甚陡。自初八日至十三日，脇氣疼痛，呻吟之聲，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懼。初九即請吳竹如醫治，連日共請四醫，總以竹如爲主，小珊爲輔。十四日臍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減日退。現在微有邪熱在胃。小珊云：『再過數日，邪熱祛盡，即可服補劑。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男自己亥年進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孫兒病，今年九弟病，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皆保萬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男不獲在家伏侍，至今尙覺心悸。九弟意欲於病起復體後歸家，男不敢復留，待他全好時，當借途費擇良伴，令其南歸。大約在三月起行。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黃河決口，去歲動工，用錢五百餘萬，業已告竣，臘底又復決口。湖北崇陽民變，現在調兵剿辦，當易平息。

致父母

正月十七日發第二號家信，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男婦亦如常。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每日覺強旺，二月一日開葷，現已全復元矣。二月以來，日日習字，時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爲明年

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孫男身體甚好，每日佻達歡呼，曾無歇息。孫女亦好。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甯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尚未收復。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爲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杰爲亂，攻占崇陽、通城二縣，裕制軍卽日撲滅，將鍾人杰及逆黨儘送京師正法，餘孽俱已搜盡。鍾逆倡亂不及一月，黨羽姻屬皆伏天誅。黃河去年決口，昨已合龍，大功告成矣。九弟前病中思歸，近因難覓好伴，且聞道上有虞，是以不復作歸計。弟自病好後，亦安心不甚思家。李碧峯在寓住三月，現已找得館地，在唐同年李家教書，每月俸金二兩，月費一千。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重三斤，約計費錢六千文。男等在京謹慎，望父母親大人放心。

致父母

二月廿三日，發家信第三號，不知已收到否。正月所寄鹿脯，想已到。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且悉一切，又知附有布匹臘肉等，在黃蒲卿處，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男在京身體如常，男婦亦清吉。九弟體已復元，前二月間，因其初愈，每日只令寫字養神。三月以來，仍理舊業，依去年功課，未服補藥。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吃，因年少不敢峻補。孫

男女皆好。擬於三月間點牛痘。此間牛痘局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男近來每日習字，不多看書。同年邀爲試帖詩課，十日內作詩五首，用白摺寫好公評，以爲明年考差之具。又吳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又金台書院每月月課，男亦代人作文，因久荒制藝，不得不略爲溫習。此刻光景已窮，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即可過度。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爲活動。家中去年澈底澄清，餘債無多，此真可喜。蕙妹僅存錢四百千，以二百在新窩食租，不知住何人屋？負薪汲水，又靠何人？率五又文弱，何能習勞？後有家信，望將蕙妹家事瑣細詳書。

致祖父

三月十一日發家信第四號，四月初十日廿三發第五號第六號；後兩號皆寄省城陳家，因寄有銀箋筆帖等物，待諸弟晉省時當面去接。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內祖父父親叔父手書各一，兩弟信並詩文俱收。伏讀祖父手諭，字跡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遊子在在外，最重惟平安二字。承叔父代辦壽具，兄弟感恩，何以圖報。潭帶漆必須多帶，此物難辨真假，不可邀人去同買，反有奸弊。在省考試時與朋友問看漆之法，多問則必能知一二。若臨買時向紙行邀人同去，則必吃虧。如不知看漆之法，則今年不必買太多，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今年漆新壽具

之時，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約計每年漆錢多少，寫信來京，孫付至省城甚易。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爲報恩之處，惟此是爲切實，其餘皆虛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爲主，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漆，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歷久而脫殼也。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不知如何而後盡善；家中如何辦法，望四弟詳細寫信告知，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事。

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卽送銀廿八兩至我家；孫因十叔所代之錢，恐家中年底難辦，故向心齋通挪，因渠曾挪過孫的。今渠既未送來，則不必向渠借也。家中目下敷用不缺，此孫所第一放心者，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此地過挪甚易，故不甚窘迫，恐不能顧家耳。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四月廿三日，已種牛痘，牛痘萬無一失，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不取一錢。茲附回種法一張，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鄉間無人知之。英夷去年攻占浙江甯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甯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也。

致父母

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係二月廿四日所發，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慶。四妹生產雖

難，然血暈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則下次較爲容易。男未得信時，常以爲慮；既得此信，如釋重負。六月底，我縣有人來京捐官，王道隆渠在甯鄉界住，言四月縣考時，渠在城內，並在彭歧與丁信風兩處面晤四弟六弟，知案首是吳定五。男十三年前，在陳氏宗祠讀書，定五纔發蒙作起講，在楊畏齋處受業來年，聞吳春崗說定五甚爲發奮，今果得志，可謂成就甚速。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渠已忘記；後有信來，乞四弟寫出。

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望懷；俗語云：『不怕進得遲，只要中得快。』從前邵丹畦前輩四十三歲入學，五十三歲作學政，現任廣西藩台；汪朗渠於道光十二年入學，十三年點狀元；阮芸台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頭場皆未取，卽於是年入學中舉，五十四年點翰林，五十五年留館，五十六年大考，第一比放浙江學政，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業之不精耳。兩弟場中文若得意，可將原卷領出寄京，若不得意，不寄可也。男等在京平安，紀澤兄妹二人體甚結實，皮色亦黑。逆夷在江蘇滋擾，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船數十隻，在大江遊弋，江甯揚州二府，頗可危慮。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

同鄉王翰城告假出京，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與鄭幸田王翰城四家同隊出京。鄭名世

任給事中，現放貴州貴西道。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後於七月初一請人扶乩，似可不必輕舉妄動。是以中止。現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同縣謝東堂先生興饒來京，爲其次子捐鹽大使，男已請至寓陪席。其世兄王道隆，尙未請，擬得便亦須請一次。正月間，俞岱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一方，託找彭山配轉寄。俞後託謝吉人轉寄，不知到否？又四月託李昺岡寄銀寄筆，託曹西垣寄葭，並交陳季牧處，不知到否？前父親教男養鬚之法，男僅留上唇鬚，不能用水浸透，色黃者多，黑者少，下唇擬待三十六歲始留。男屢接家信，嫌其不詳，嗣後更願詳示。

致祖

七月初五日，發第九號信，內言六月廿四後孫與岱雲，意欲送家眷回南，至七月初一謀之於神，乃決計不送。初五日發信後，至初八日，九弟仍思南歸，其意甚堅，不可挽回，與孫商量，卽不復勸阻。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親歸時，卽有思歸之意。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孫苦苦細問，終不明言其所以然。年少無知，大抵厭常而喜新，未到京則想京，已到京則想家，在所不免。又家中僕婢或對孫則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嚴責曲勸，千言萬語，弟亦深以爲然。幾及兩月，乃決計不歸。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孫卽不敢復留矣。三月復元後，弟又自言不歸，四五月讀書習字，一切

如常。至六月底，國藩有送京眷之說，而弟之歸與又發。孫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思歸盡服事之勞，且逆夷滋擾，外間訛言可畏。雖明知叢爾螳臂，不足以當車轍，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卽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且歸心旣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廢時日。兼此數層，故孫卽定計打發他回，不復禁阻。恰好鄭莘田先生將去貴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孫卽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此係初八九起議，十四始決計。卽於數日內將一切貨物辦齊，十五日雇車，鄭宅大車七輛，渠已於十三日雇定，九弟雇轎車一輛，價錢二十七千文。時價轎車本只要二十三千，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牲口亦極好，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服，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雇底下人名向澤，其人新來，未知好歹，觀其光景，似尙有良心者。十六日未刻出京，孫送至城外廿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孫大不放心，恐車上有翻車陷車等事，深爲懊悔。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始稍放心。茲將九弟原信附呈。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兩項在外，外買貨物及送入東西，另開一單。九弟帶回外封銀十兩，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費。孫對九弟云：「萬一少途費，卽扯此銀亦可。若到家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向澤訂費

大錢二千文，已在京交楚。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孫嚶其在省換小船到縣，向澤卽在縣城開館，他向澤意欲送至家，如果至家，留住幾日，打發求祖父隨時斟酌。

九弟自到京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三病，耽擱半月餘，九月弟欲歸，不肯讀書，耽擱兩月，今春弟病，耽擱兩月，其餘工夫，或作或輟，雖多間斷，亦有長進。計此一年半之中，惟書法進功最大，此外則看綱鑑卅六本，讀禮記四本，讀周禮一本，讀斯文精萃兩本半——因周禮讀不熟，改換讀精萃——作文六十餘篇，讀文三十餘首。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講書，未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無恆，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論，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恭，待姪輩甚慈，循規蹈矩，一切匪彝陷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摯厚，此九弟之好處也。第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其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九弟約計於九月半到家，孫恐家中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

孫身體如常，惟常耳鳴，不解何故。孫婦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丫鬚因其年已長，其人大蠢，已與

媿婆兌換一個，彼此不找一錢。此婢名雙喜，天津人，年十三歲，貌比春梅更陋而略聰明。寓中男僕皆如故。同縣謝果堂先生爲其子捐鹽大使，王道隆捐府經歷，苛鑑之子捐典史，以外無人。孫在京一切自宜謹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

致祖

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用之。若微覺感冒，卽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寫信來京，以便覓便寄回。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弟有夢熊之喜，幸甚。近叔父爲孀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則叔父含飴弄孫，瓜瓞日繁，其樂何如。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兄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一子，人皆以爲盛德之報。

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南北咽喉，逆夷旣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兵費去六百萬兩；此次之費，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又有

言此項皆紳民捐輸不動帑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議撫之使，係伊里布、耆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即革職拿問。伊里布去廣東，代奕山爲將軍，耆英爲兩江總督。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無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乘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

孫身體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渠薦一老媽吳姓來，渠在鄉湘苦請他來，而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黃求孫代爲開脫，孫接至家住一日，轉薦至方襲卿太守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湘鄉。今年進學之人，孫兒題名錄，僅認識彭惠田一人，不知甘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即黃星平否。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寫出，使遊子如仍出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

致弟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實我待人

不想甚爲切當。嘗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却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聞兄之言，疑弟輩
麤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
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
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
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
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
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
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盡道使兄得令名，是
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至我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面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
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
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菴師，歐陽滄溟先生，是
兄意中所信爲可師者，言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

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付，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

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也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卽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募似昌黎，拗狠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落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見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雲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爲之可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

「聞然尙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慮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諷親於道，不可疵論細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尙是腹誅，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陽牧雲并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親前磕頭，並代我磕頭請罪。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繫懷耳。

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葉。「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會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大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鶩；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据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通，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

諳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据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据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資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

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日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雜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耕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麤識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無忽無忽！

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盡以躬行爲重，卽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辯駁見長耳。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菴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鴈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卽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弟云「能自爲計」，則兄竊不信。曹西

頃去冬已到京，郭筠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無好伴，惟城南肄業之說，則甚爲得計。兄於二月間准付銀廿兩至金竺度家，以爲六弟九弟省城讀書之用。竺度於二月起身南旋，其銀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即下省肄業。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筠仙、凌笛、丹孫、芝房，皆在別處坐書院；賀蔗農、俞岱、青陳、堯農、陳慶覃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聞有丁君者，名敍忠，號秩臣，長沙廩生，學問切實，踐履篤誠，兄雖未曾見面，而稔知其可師。凡與我相好者，皆極力稱道丁君。兩弟到省，先到城南住齋，立即去拜丁君，託陳季牧爲介紹，執贄受業。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旣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

來信以進京爲上策，以肄業城南爲次策；兄非不欲從上策，因九弟去來太速，不好寫信稟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卽我稟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實難辦途費，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目前且從次策。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截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牧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

我話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須聽諸兄話，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馮樹堂聞弟將到省城，寫一荐條，荐兩朋友，弟留心訪之可也。

致父母

正月十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內呈堂上信三頁，覆諸弟信九頁；教四弟與厚二從汪覺庵，六弟九弟到省從丁秩臣，諒已收到。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初三交彭山峴者，故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遊子聞之，尙轉心悻。大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筵，男不克在家慶祝，心猶依依。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來信，即已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即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故此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即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許，以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尙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園，時有耽擱，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怫鬱難伸。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愛，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嘗教弟一字，

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弟另擇外傅，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信回勸弟，保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此含意不申，故從不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官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情，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依倚，則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恐堂上大人接到男正月信，必且驚而怪之，謂兩弟到衡陽，兩弟到省，何其不知艱苦，擅自專命，殊不知男爲兄弟和好起見，故復縷陳一切，並恐大人未見四弟六弟來信，故封還附呈，總願堂上六位大人俯從男等三人之請而已。伏讀手諭，謂「男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閱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

溫甫六弟左右。五月廿九。六月初一。連接弟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發之信。并四書文二首。筆仗實實可愛。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弟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襲。則不能復受其益矣。弟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而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并抄一付寄家中。

三弟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弟先須用筆圈點一徧。然後日選幾篇讀熟。卽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篇。不然。亂繙幾葉。摘抄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

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弟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爲詩律若在省弟可就之求教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岱雲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弟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來信要我寄詩回南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不能用心故作詩絕少僅作感春詩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而語太激烈不敢示人餘則僅作應酬詩數首了無可觀頃作寄賢弟詩二首弟觀之以爲何如京筆現在無便可寄總在秋間寄回若無筆寫暫向陳季牧借一枝後日還他可也

致澄叔季弟

五月底連接三月初一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橫慮鬱積思通家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錮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更是一分學盡

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亦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摺，余所寫摺子甚少，故不付，大鋼尺已經尋得，付筆問南，目前實無妙便，俟秋間定當付。去年所寄牧雲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勸教雲用功，後半勸凌雲莫看地，實有道理。九弟可將其信鈔一編，仍交與他，但將紡棉花一段刪去可也。地仙爲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

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布，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花，皆無論貧富，男婦人皆依以爲業。此并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

致父母

男在四川，於十一月廿日還京，彼時無摺弁回南，至十二月十六日始發家信，十二月除夕又發一信，交曾受恬處，受恬名興仁，善化丙子舉人，任江西分宜縣知縣。十年滄京引見，正月初四日出都，迂道由長沙回江西，男與心齋各借銀一百兩，與藥作途費。男又託渠帶銀三百兩，係藍布密縫三包，鹿膠二斤半，阿膠二斤，共一包，高麗參半斤一包，荆七銀四十兩一包，又信一封，交陳宅，託其代爲收下，而交六弟。九弟大約二月下旬可到省，受恬所借之銀百兩，若在省能還更好，若不能還，亦不能急索。俟渠到江西必還，只訂定妥交陳宅，毋寄不可靠之人耳。若六月尙未收到，則寫信寄京，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

陳岱雲之賢配，於正月八日仙逝，去年岱雲病時，曾經割臂療夫，十二月初二生一子，大小平安。

銀十六兩，陳宅共收贖儀三百廿餘兩。

廿二夜男接家信，得悉一切，欣喜之至。薰妹移寓竹山灣，自好，但不知作何局面，待聘妹夫，恐不諳耕作事，不宜寫田作也。祖父大人七旬晉一大慶，不知家中開筵否？男在京僅一席，以去年慶壽故也。祖母大人小恙旋愈甚喜，以後斷不可上樓，不可理家事。叔父大人之病，不知究竟如何？下次求詳書示知。男前次信回，言付銀千兩至家，以六百爲家中完債及零用之費，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昨由受恬處寄歸四百，卽分送各戚族可也。其餘六百，朱嘯山處卽兌錢百三十千，卽除去一百兩。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與同鄉公車帶回。不同縣者亦可，男自有斟酌也。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儘可放心。男婦及孫男女皆平安。陳岳雲十二月所生之子，亦雇乳母在男宅撫養，其女在鄭小山家撫養，本家心齋男待他甚好，渠亦凡事必問男，所作詩賦，男知無不言。馮樹堂於正月十六來男寓住，目前渠自用功，男盡心與之講究一切，會試後卽命孫兒上學，每月修金四兩。郭筠仙進京，亦在男處住，現尙未到四川，門生已到四人，二月間卽考國子監學正，今年正月初三下詔，舉行恩科，明年皇太后萬壽，定有覃恩，可請誥封，此男所最爲切望者也。去年因科場舞弊，皇上命部議定，以後新舉人到京，皆於二月十五覆試，倘有文

理荒謬者，分別革職停科等罰，甚可懼也。在京一切，男自知慎。

五箴

少不自立，荏苒遂自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趨，抑又可知。夫疚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屢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因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亦猶人。魯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矣。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尙活，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馬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錢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余侮。豈伊避人，日

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始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說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毫。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從。德業之不當，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而盈斗；天君司命，敢造馬走。

養身要言——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右「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

(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致父母

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所發信，具悉一切。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略差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是沉重，望將藥方病證書明寄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胆大，不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王率五荒唐如此，何以善其後？若使到京，男當嚴以束之，婉以勸之。明年會試後，借公車南歸，自然安置妥當，家中儘可放心，特恐其不到京耳。本家受恬之銀，男嘗信去權，江西撫台係男戊戌座師，男可寫信提及，亦不能言調劑之說。常南陔之世兄，聞其宦家習氣太重，孫男孫女尚幼，不必急於聯婚，且男之意，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督育之習。不知大人意見可如？翌日將常家女其甚去，託易九跪。

言以謝渠託買高麗參，因親事不成，亦不便買。本家道三兄弟託薦館，男代爲留心，然分發湖南者，卽使在京答應，未必到省果去找他，此亦不可靠者也。常南陔處卽由男寫信回覆。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減則每家減去一半，不減則家家不減。不然口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生，將來豎生不測，反成仇讎，伏乞堂上審慎施行。

致父母

五月十二日，男發第六號信，其信甚厚，內有寄歐陽小岑、黃仙垣、梁棗莊三處貨物單。此刻三人想俱到省，不審已照單查收否？男及男婦身體清吉，孫兒亦好。六月十七日，三字經讀完，十八日起讀爾雅。二孫女皆好。馮樹堂、郭篤仙皆在寓如常。

王率五妹夫，於五月二十三日到京，其從弟仕四同來，二人在湘潭支錢十千，在長沙搭船，四月十二日至漢口，在漢口杉牌廠內住十天，廿二在漢口起身，步行至京。道上備嘗辛苦，幸天氣最好，一路無雨無風，平安到京。在道上僅傷風兩日，服藥二帖而愈。到京又服涼藥二帖，補藥三帖，現在精神全好。初到京時，遍身衣褲鞋襪皆壞，件件臨時新製，而率五仍不知艱苦，京城實無位置他處，只得暫

留男寓，待有便即令他回家。男自調停妥當，家中不必挂心，蕙妹亦不必着急。至於仕目，目前尚在男寓吃飯，待一月既滿，如有朋友回南，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如無便可薦，則亦只得應之出門，不能長留男寓也。湖北主考官倉少平，係男同年相好，男託倉帶仕四到湖北，倉七月初一出京，男給仕四錢約六千，即可安樂到家。本不欲優待他，然不如此，則渠必流落京城，恐終爲男之累，不如早打發他回爲妥。

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男聞不勝惶恐，聞率五說，祖父近日不吃酒，不甚健步，不知究竟如何？萬求一一詳示。叔父病勢似不輕，男尤筆心，務求將病證開示。男教習庶吉士，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見，天語垂問及男奏對，約共六七十句，今年考差，只剩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大約男已無望。男今年甚怕放差，蓋因去年男婦生產，是踏花生，今年恐走舊路，出門難以放心。且去年途中之病，至今心悸。男日來應酬已少，讀書如故。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實爲可怕。居家保身一切，男自知謹慎，大人不必罪念。

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七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數語，字跡潦草，卽縣試案前列皆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卽考古考老生皆已詳載，同一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且次次忙迫，無一次從容者，又何也？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湯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日未刻卽逝。六月二十八考教習，馮樹堂郭筠仙朱嘯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僅何子貞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及以不放爲樂。王仕四已善爲遣回，率五大約在糧船回，現尙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罪心。叔父之病，男累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甲三讀爾雅，每日二十餘字，頗肯率教。六弟今年正月信，欲從羅山處附課，男甚喜之，後來信絕不提及，不知何故？所付來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讀書二年，不見長進，男心甚憂之，而無如何？只恨男不善教誨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四弟九弟雖不長進，亦不自滿，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足爲要。餘陸續陳。

致祖

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廿五兩次所發之信，內祖父母各一信，父親母親叔父各一信，諸弟亦皆有信，欣悉一切，慰幸之至。叔父之病，得此次信，始可放心。祖父正月手書之信，孫比收他處，後偶

忘之，亦尋出。孫七月二十發第九號信，不知到否？八月廿八日，陳岱雲之弟，送靈襪回南，坐糧船；孫以率五妹夫與之同伴南歸，船錢飯錢，陳宅皆不受。孫送至城外，率五揮淚而別，甚爲可憐。率五來意，本欲考供事，冀得一官以養家；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勸之既久，率五亦以爲然。其打發行李諸物，孫一一辦妥，另開單呈覽。孫送率五歸家，卽於是日申刻生女，母女俱平安。前正月間，孫寄銀回南，有餽贈親族之意，理宜由堂上定數目，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道；孫此時糊塗，擅開一單，輕重之際，多不妥當。率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方爲得宜。但岳家太多，他處相形見絀，孫稍有不安耳。率五至家，六約在春初可以到家；渠不告而出，心中懷慚，到家後望大人不加責，並戒家中及近處無相譏訕爲幸。

致父母

八月廿九日，男發第十號信，備載廿八生女及率五回南事，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家婦月內甚好，去年月裏有病，今年盡除去。孫兒女皆好。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荇農中。南元率五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同坐糧船。作岱雲自天津歸。

云船不甚好，男頗不放心。幸船上人多，應可無慮。諸弟考試後，聞肄業小羅菴巷，不知勤惰若何？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爲主。我境惟彭薄暨先生看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以看二十頁；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做釜沉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日，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餘容續陳。

致父母

九月廿日，男發十一號信，內有寄劉霞仙一封，想已收到。男身體平安，讀書日有常課，自六月底起至今未嘗間斷一天。男婦如常，漸漸有乳孫，男讀書有恆，已讀爾雅一本，共四本。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此書大難，他書則易爲力矣。三孫女皆好，餘亦合家平安。男自七月起，寓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因郭雨三奉諱出京，渠車馬借與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見還。率在東昌，有信來京，茲

附呈。渠在道上，船錢火食陳宅的，所需用者，不過剃頭喫煙而已。故男僅給銀十兩，錢五千而已。伊錢已夠用，銀可剩下到家也。茲渠到東昌，已將錢用完，不知餘銀數用否？若不敷用，陳處挪移自易，然男已不放心。鄰至堂來，望付茶葉一萵，大小剪刀各二把，其餘布匹臘肉之類，俱不必付。蓋家中極難辦，路上極難帶也。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京寓客共三席，十一月初三日母親大人六十壽辰，男不獲在家慶祝，不勝瞻戀。男於壽辰後作壽屏一架，即留在京張掛，不必付回。諸弟讀書，不知明年定在何處？望於今冬寫信告知，不勝懸望。

致祖

十月廿一日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寫字，散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目下天寒墨凍，脫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博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上半年所付黑狸皮褂料，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聞狸皮在南邊易於回潮，黑色變爲黃色，不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襪，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曬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江西家受恬明，昨有

信來云：『此銀今冬必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則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兌銀之難，往往如此。同鄉唐鏡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者前以病殤，幼者昨又以痘殤，僅存次子，尚未周歲，良可悼歎。現在京官甚少，僅二十二人。昨十月廿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到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王率五到家，須即寄一信，仕四已於八月初到省，不知會到我家否？母親生日，京中僅客一席，待明年當付壽屏回家中要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後寄歸。

致祖

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十三號信，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初七日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遺侍講缺，許乃釗補升。侍講轉侍讀，照例不謝恩，故孫未具摺謝恩。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詣三壇求雪，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皇上親詣大殿行禮，十一日即得大雪，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孫等在京平安，曾孫讀書有恆，惟好寫字，見聞紙則亂畫，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尚寬裕，明年上半年尚好，至五月後再作計。昨接曾與仁信，知渠銀尚未還，孫甚着急，已寫去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荆七自五月出去，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失所，孫亦必

宥而收恤之。特渠對人言，情願餓死不願回南，此實難處置。孫則情願多給錢兩，使他回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未再得信，孫甚切望。嚴太爺在京引見，來拜一次，孫回拜一次，又請酒，遲未赴席。此人向有狂妄之名，孫已亥年在家，一切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

致諸弟

十四日發十四號家信，因摺弁行急，未作書與諸弟。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所發信，內父親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是日午刻，又接九月十二所發信，內父親及四六九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曹石樵明府待我家甚爲有禮，可感之至。茲寄一信去，西坤四位因送項太簡，致生嫌隙，今雖不復形之口角，而其心究不免有觖望，故特作信寄丹閣叔，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賢弟將此信呈堂上諸大人，以爲開誠布公否？如堂上諸大人執意不肯送去，則不送亦可也。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醉日，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璧尙可寄，然必須明

年會試後，乃有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擱自己功課。一女子無才便是德。一此語不誣也。

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煇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奢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喫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曾見過，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處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輩則宜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卽，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卽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纔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聞望日隆，卽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戚族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可取，惟近來日日有憂，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縱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昨十六日卓秉恬拜大學士，陳官俊得協辦大學士，自王中堂死後，隔三年大學士始放人，亦一奇也。

致弟

二月有摺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寫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廿四所發家信，無事不詳悉，忻喜之至。

此次眼尚微紅，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告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餽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親示諭云：『皆已周到酌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開一單告我爲幸。受恬之錢，既專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送他高麗參共半斤，挂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錢。待公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討人惱。

歐陽牧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

羅芸皇於二月十八日到京，路上備嘗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補行覆試，湖南補覆試者四人，余在闈送考，四人皆平安，感余之情。今年新科覆試，正場取一等三十七人，二三等人數甚多，四等十三人，罰停會試二科，補覆者一等十人，二三等共百六十八人，四等

此次眼尚微紅，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告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餽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親示諭云：『皆已周到酌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開一單告我爲幸。受恬之錢，既尋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送他高麗參，半斤，掛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錢。待公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惱。

歐陽牧雲娶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

羅芸臯於二月十八日到京，路上備嘗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補行覆試，湖南補覆試者四人，余在園送考，四人皆平安，感余之情。今年新科覆試，正場取一，等三十七人，二三等人數甚多，四等十三人，罰停會試二科，補覆者一，等十人，二三等共百六十人，四等

五人亦罰停二科。立法之初，無革職者，可謂寬大。湘鄉共到十人。鄧鐵松因病不能進場，渠吐血是老病，或者可以無虞。芸皇所帶小茶布匹茶葉，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多，何以並無家信？四弟去年所寄詩，已圈批寄還，不知收到否？汪覺庵師壽文，大約在八月前付到。五十已納徵禮成，可賀可賀！朱家氣象甚好，但勸其少學官款，我家亦然。嘯山接到咨文，上有祖母已沒字樣，甚爲痛恨，歸思極迫，余再三勸解，場後卽來余寓同住，我家共住三人。郭二於二月初八日到京，覆試二等第八。上下合家皆清吉，余耳鳴無他恙，內人及子女皆平安。樹堂榜後要南歸，將來擇師尙未定。

六弟信中言：「功課在廢讓之間。」此語殊不可解。所需書籍，惟子史精華家中現有，准託公車帶歸。漢魏百家三京城甚貴，余已託人在揚州買，尙未接到。稗海及綏寇紀略亦貴，且寄此書與人，則必幫人車價，因此書尙非吾弟所宜急務者，故不買寄。元明名古文尙無選本，近來鄧蕙西已選元文，漢勳我選明文，我因無暇尙未選。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圈過一遍，可於公車帶回。六弟用墨筆加圈一編可也。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離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鈞仙意城三君，皆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

選本，以汨沒性靈，至要至要。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余近來事極繁，然無日不看書；今年已批韓詩一部，正月十八批畢。現在批史記三之二，大約四月可批完。諸弟所看書，望詳示，鄰里有事，亦望示知。

致父母

五月三十日，發第七號家信，內有升官謝恩摺，及四弟九弟季弟詩文，不知到否？男於五月中旬，染瘧疹，服藥卽效，已全愈矣。而餘熱未盡，近日頭上生癩，身上生熱毒，每日服銀花甘草等藥。醫云：「內熱未散，宜發不宜遏抑。身上之毒，至秋卽可全好；頭上之癩，亦不至蔓延。」又云：「恐家中祖塋上，有不潔處，雖不宜挑動，亦不可不打掃。」男以皮膚之患不甚經意，仍讀書應酬如故，飲食起居一切如故。男婦服附片高麗參熟地白朮等藥，已五十餘日，飯量略加，尙未十分壯健；然行事起居，亦復如常。孫男女四人，並皆平安；家中僕婢皆好。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麗參二兩，此萬不可少，望如數分送。去年所送戚族銀，男至今未見全單。男年輕識淺，斷不敢自作主張，然家中諸事，男亦願聞其詳；求大人諒四弟，將全單開示爲要。諸弟考試，今年想必有所得；如得入學，但擇親屬拜客，不必遍拜，亦不必

請酒，蓋恐親族難於應酬也。同鄉鄧鐵松之病略好，男擬幫錢送他回家，但不知能至家否？寶慶公車，鄒於溪死，一切後事，皆男經理。謝吉人黃麓西家，分發江蘇。周子佩夏階平皆分吏部主事。曾受恬去年所借錢，不知已寄到否？若未到，須專人去取，萬不可緩。如心齋亦專差，則兩家同去；如渠不專差，則我家獨去。家中近日用度何如？男意有人做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鬆，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否？

致父母

六月廿一日，男發第八號家信，不審到否？所言頭上生癩，身上生熱毒云云，近日請醫細看，頭上亦非癩也，皆熱毒耳。用生地煎水長洗，或用熬濃汁厚塗患處，即愈。現在如法塗洗，大有效驗。蓋本因血熱而起，適當鬱蒸天氣而發，生地涼血而滋潤，所以奏功。特此告知，望大人放心。寓中大小平安。陳恪雲之妾，於廿二日到京，其幼子寄在男處養者，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養。同鄉各家，並皆如舊。李雙圃先生象鵬，由貴州藩台進京，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雖在渠爲左遷，而湖南多一京官，亦自可喜。

今年考試，想四位老弟中必有入泮者。然世事正難逆料，萬一皆不得售，則諸弟必牢騷抑鬱，憤懣不平，此亦入人之情也。如果鬱憂，則問四弟六弟九弟三人中，或有願進京者，不妨來京一遊，可以廣耳目豁心胸，可以紓兄弟之樂，亦男所甚望也。如諸弟不願來，則不必強，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如

有一位入學者，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又辦途費，銀錢艱窘也。如皆不進，而諸弟又甚願來，則望大人張羅途費，毋因其發憤之志，而遏其抑鬱之氣，幸甚。如季弟願來，則須有一兄同來，乃安。鄧鐵松病勢日危，恐不復能回南，屢勸之勿服藥，渠皆不聽，今之病，皆藥誤之也。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男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是以力足而平精緻，伏求大人教訓。

致父母

六月廿一日，發第八號家信，七月初二日，發第九號信，想俱收到，十四日接到四弟在省發信，內有大人手諭，其悉一切，不勝欣慰。家鄉一切近事，及去年分贈之項，至是始昭然明白矣。男在京平順，惟身上熱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約有大指頭大一顆，通身約有七八十顆，鼻子兩旁，有面不成堆，餘皆成堆，脫白皮疥，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兩脅及胸腹，約五十餘顆。現以治癬之法治之，有效與否，尙不敢定。幸喜毫無他病，飲食起居如常，讀書習字應酬亦如常。男婦服補劑漸好，孫兒讀爾雅後，讀詩經已至凱風，朔望行禮，頗無失儀。孫女及合寓皆平安。荆七在陳宅，光景尙好，男想叫他回來，不好安置，他亦靦顏不願回來。若男得主考學政或放外官，則一定叫他回來，帶他上任。京官毫無出息，陳宅

有小印結分，故荆七陳宅，比我家好些；男已將此意告荆七，乞家中並告渠兄弟也。前次寫升官信，未詳職守；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男居此職，仍日以讀書爲業。汪覺庵師壽文，准於八月摺差付回溫甫。弟生子不育，想不免傷感；然男三十始生子，六弟今年二十三耳，叔父母不必憂慮。四弟與常家對親甚好，男擬寄輓聯一副，常老太姻母，亦在下次寄回。同鄉諸家如舊，惟何子貞脚痛已久，恐倉卒難好。鄧鐵松病亦難好，餘俱平安。

致叔

八月廿二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九月十五十七連到兩摺，又無來信，想四弟六弟已經來京矣。若使未來，則在省還家時，必將書信寄京。姪身上熱毒，近日頭面大減，請一陳姓醫生，每早吃丸藥一錢，而小有法術。已請來三次，每次給車馬大錢一千二百文，自今年四月得此病，請醫甚多，服藥亦五十餘劑，皆無效驗，惟此人來，乃將面上治好，頭上已好十分之六，身上尙未好，渠云：『不過一月，即可全愈。』姪起居如常，應酬如故，讀書亦如故，惟不做詩文，少寫楷書而已。姪婦及姪孫兒女俱平安，陳岱雲現又有病，雖不似前年之甚，而其氣甚餒，亦難驟然復元。湘鄉鄧鐵松孝廉，於八月初五出

京，竟於十一日卒於獻縣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信必誠。此人義俠之士，與姪極好；今年新化孝廉鄒柳溪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靈櫬回南。今又扶鐵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俠士也！挾兩友之柩，行數千里，亦極難矣。姪曾作鄒君墓志銘，茲付兩張回家。今年七月，忘付黃芽白菜子，八月底寄出已無及矣。請封之典，要十月十五始可頒恩詔，大約明年秋間始可寄回。聞彭慶三爺令郎入學，此是我境後來之秀，不可不加意培植；望於家中賀禮之外，另封儀大錢一千，上書姪名，以示獎勵。

致叔

九月十八日發第十三號信，是呈叔父者；廿一日發十四號信，是寄九弟者，想俱收到。廿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廿四日皇上御門，姪得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每年御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缺出，此時未經放人者，則候御門之日簡放，以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姪三次升官，皆御門時特擢，天恩高厚，不知所報。姪合家平安，身上疥癬尙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謝恩召見，不至阻越以貽羞，此尤大幸也。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寄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此項本羅蘇溪寄者，託姪轉交故姪代與周輯瑞用，由周家遞金家，頃聞四弟言，此

項已作途費矣，則毅然伯家奠分，必須家中趕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與岐曾借去銀三十兩，若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去。又黃麓西借姪銀二十兩，亦聞家中已收。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姪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全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即用盡矣。以後外人借姪銀者，仍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士曾借姪錢三十千，姪已應允作文昌閣捐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姪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誰肯應哉？姪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曾爲蔣市街會家說墳山事，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姪現在京四品外放，卽是臬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己事，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面應酬，心實鄙薄，或敢於侮慢，則姪視然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疚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姪時時聖念，獨此耳。

致父母

乙巳十一月廿二日發家信十七號，其日同鄉彭棣樓放廣西思恩府知事，廿四日陳岱雲放江

西吉安府知府借雲年僅三十二歲，而以翰林出爲大守，亦近來所僅見者。人皆代渠慶幸，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學政爲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動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貴安穩。能得外差固爲幸事，卽不得差亦可讀書養望，不染塵埃。借雲雖以得郡爲榮，仍以失去玉堂爲悔。自放官後，捫摺月餘，已於十二月廿八出京。是夕，渠有家書到京，男拆開，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彭莠庵表叔一信，具悉家中一切事。前信言莫管閒事，非恐大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進譏於官，代我搆不解之怨，而官亦陰庇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面嘲諷。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至，必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今大人手示亦云：「杜門謝客。」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男身體平安，熱毒至今未好，塗藥則稍愈，總不能斷根。十二月十二蒙恩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廿九恭謝天恩，茲并將原摺付回。講官共十八人，滿八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輪四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分滿漢，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四弟六弟皆有進境，孫男讀書，已至陳風。男婦及孫女等皆好。歐陽牧雲有信來京，與男商請封及薦館事二事，男俱不能應允，故作書宛轉告之。

外辦江綢套料一件，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對聯一付，爲岳父慶祝之儀；恐省城寄家無便，故託彭棟樓帶至衡陽學署。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爲報，今年必當辭却；小米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不可再受他穀，望家中力辭之。毅然家之銀想已送矣，若未送，須秤元銀三十二兩，以渠來係紋銀也。男有輓聯託岱雲交蕭辛五轉寄毅然家，想可無誤。岱雲歸，男寄有冬菜十斤，阿膠二斤，筆四支，彭棟樓歸，男寄有藍頂二個，四品補服四付，俱交蕭辛五家轉寄，伏乞查收。

致弟

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兩次手書，又接季洪信一函，子植何其詳，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來，京中已發信七號，不審俱收到否？第六號第七號，余皆有稟呈堂上，言今年恐不考差，彼時身體雖平安，而癬疥之疾未愈，頭上面上頸上并斑剝陸離，恐不便於陛見，故情願不考差，恐堂上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摺，請信以安慰老親之念。三月初，有直隸張姓醫生，言最善治癬，貼膏藥於癬上，三日一換，貼三次即可拔出膿水，貼七次即全愈矣。初十日令於左脅試貼一處，果有效驗，廿日即令貼頭面頸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貼畢，將膏藥揭去，僅餘紅暈，向之厚皮頑癬，今已蕩然平矣。十五六

即貼遍身，計不過半月，即可畢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已全好矣。現在仍寫白摺，一定赴試，雖得不得自有一定，不敢妄想，而苟能赴考，亦可上慰高堂諸大人期望之心。

寓中大小安吉，惟溫甫前月底偶感冒風寒，遂痛左膝，服藥二三帖不效，請外科開一針而愈。澄弟去年習柳字，殊不足觀，今年改習趙字，而參以李北海雲煙碑之筆思，大爲長進。溫弟時文已才華橫溢，長安諸友多稱賞之。書法以命意太高，筆不足以赴其所見，故在溫弟自不稱意，而人亦無由稱之。故論文則溫高於澄，澄難爲弟；植書法，蘊滌澄，溫而上之，可愛之至也。難爲兄。論書則澄高於溫，可愛之至；但不知家中舊有徐浩書和尙碑及顏真卿書郭家廟，否若能參以二帖之沉著，則直追古人，不難矣。狼筆毫四枝，既不合用，可以二枝送莘田叔，以二枝送蒨庵表叔。正月間，曾在岱雲處寄羊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五月，鍾子賓太守往湖南，可再寄二枝，以後兩弟需用之物，隨時寫信至京可也。祖父大人囑買四川漆，現在四川門生留京者僅二人，皆極寒之士，由京至渠家，有五千餘里，由四川至湖南，有四千餘里，彼此路皆太遠。此二人在京，常半年不能得家信，即令彼寄信至渠家，渠家亦萬無便可附湖南。九弟須詳稟祖父大人，不如在省以重價購頂上川漆爲便。做直牌匾，祖父大人係馳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夫，祖母馳封恭人，母親誥封恭人，京官加一級請封，侍讀學士是

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藍頂是階藍，余正月已寄回二頂矣。書不宜盡，諸詳澄溫書中。今日身上敷藥，不及爲楷。堂上諸大人兩弟代爲稟告可也。

致父母

四月十七日，男發第八號家信，言男一定考差。五月初二日，赴圓明園，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共二百七十人入場。——湖南凡十二人——首題無爲小人儒，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詩題靈雨既零得霑字，男兩文各七百字，全卷未錯落一字。惟久病之後，兩眼朦朧，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後五開略好。今年考差，好手甚多，男卷難於出色。茲命四弟瞻頭篇與詩一首寄回，伏乞大人賜觀。知男在場中不敢潦草，則知男病後精神毫無傷損，可以放心。知男寫卷不得意，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爲憂，不以得差爲望，則男心安逸矣。男身上癩疾，經張醫調治，已愈十之七矣。若從此漸漸好去，不過閏月，可奏全效。寓中大小平安，男婦有夢熊之喜，大約八九月當生。四弟書法，日長進。馮樹堂於五月十七日到京，以後紀澤仍請樹堂教，四弟可專心讀書。六弟捐監，擬於本月內上兌，填寫三代履歷，里鄉戶長，一切男自斟酌，大人儘可放心。紀澤書已讀至浩浩昊天古詩，已讀半本，書皆熟。三孫女皆平安，同鄉各家皆如常。惟湘陰易簡齋——文滂——丁艱。湖南在京小考入學者

六人，皆係好手。黃正齋小京官，六年報滿，三月已升主事；杜蘭溪四月升員外郎，今年亦與考差。京師今年久旱，屢次求雨，尚未優渥，皇上焦思，未知南省年歲如何也？

致父母

閏五月廿六日，男家信第十一號，想已收到。鄒雲陔出粵西差，男寄有高麗參半斤，鹿膠一斤，膏藥三十個，眼藥三包，張湘紋金頂一品，大約七月初可到省城，家中半月後可接到也。六弟六月初一日在國子監考到，題視其所以，經題聞善以相告也。二句，六弟取列一百三名，廿五日錄科題齊之以禮，詩題荷珠得珠字，六弟亦取列百餘名，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男等身體皆平安，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今年誥封軸數甚多，聞須八月始能辦完發下。男於八月領到，即懇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架，華山石刻陳搏所書壽字一個，新刻誥封卷一百本，共四件，皆交新學院帶回，轉交陳岱雲家。求父親大人於九月廿六七赴省，鄒雲陔由廣西過長沙，不過十月初旬，更有遺男銀八十兩，面訂交陳季牧手，父親或面會雲陔，或不去會他，即在陳宅接銀亦可。十月下旬，新學院即可到省，渠有關防，父親萬不可去拜他，但在陳宅接誥軸可也。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則男另覓便寄，亦在十月底可到省，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父親接到帶歸縣城，寄放相好人家，或房內。二十六

日令九弟下縣去接。廿八夜，九弟宿賀家坳等處，廿九日祖母大人八十大壽，用吹手執事接誥封數里邊王家，於門外向北置一香案，案上暨聖旨牌位，將誥軸置於案上，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壽屏請蕭史樓寫，史樓現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誥軸託渠帶歸亦可也。一切男自知裁酌，茲寄回黃芽白菜子一包，查收。餘俟續呈。

致父母

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於臘月念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尚未到省？祖母葬地，易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渠尋地，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爲主，而以敬臣爲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則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稟祖父母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不聽，則遵命不敢違拘，求大人相機而行。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尙有朋友可以通挪，去年家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望收藏二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此間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亦望四弟詳告。其發衣幾十件，饗祭幾堂，遠處來弔者幾人，一一細

載爲幸。男身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聞母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歸，亦不敢留。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待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耽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男之癖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槎已於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

致弟

二月十一，接到第一第二號來信，三月初十，接到第三四五六號來信，係正月二十八廿二及二月朔日所發，而一次收到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歡慰。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沉香少愈，幸甚。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壅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沉香而愈，尚恐非切中肯綮之劑，要須服清導之品，降火滋陰爲妙。予雖不知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曾寫及，不知曾與諸弟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即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疎。大小喜事，宜常送禮。

堯階既允爲我覓妥地，如其覓得，卽聽渠買；買後或遷或否，仍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思歸甚切，屬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兄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郭筠仙兄弟於二月二十到京，筠仙與其叔及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翌臣卽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場，我家又添二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筠仙自江西來，與岱雲母子之意，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渠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岱雲在京，亦皆託曹西垣說及，予答以緩幾年再議，今又託筠仙爲媒，情與勢皆不可却。岱雲兄弟之爲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弟在江西，一且聲煩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分付，或對或否，以便問江西之信。予夫婦現無成見，對之意有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主張。九弟去年在江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皆細思之，亦無妨礙，且有莫之爲而爲者，九弟不必自悔艾也。礮兒胡同之屋，東四月要回京，予已看南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尾可移寓。此房係汪醇卿之宅，比礮兒胡同狹一小半，取其不費力易搬，故轉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黃秋農之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乃退之。周子佩於三月三日喜事，正齋之子，竟尙未歸。黃蕘卿、周韓臣聞皆將告假回籍，蕘卿已定十七日起行。劉盛唐得瘋疾，不能入閣，可憫之至。袁漱六到京數日，卽下園子用功，其夫人生女，僅三

日卽下船進京，可謂膽大。周荇農散館，至今未到，其膽尤大。曾儀齋正月廿六在省起行，二月廿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廿八日起行，亦廿九到京，可謂快極。而澄弟出京，偏延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無定如此。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恆二句賦得倉庚鳴得鳴字四等十一人，各罰停會試二科。湖南無之。我身癬疾，春間略發而不甚爲害，有人說方將石灰澄清水，用水調桐油搽之，則白皮立去，如前年搽桐綠膏子，現二三日一搽，使之不起白皮，雍頭後不過微露紅影，雖召見亦無礙。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搽，以其僅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內人及子女皆平安，今年分房，同鄉僅恕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有張羅，家中不必掛心。今日余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之日，實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楷信稟堂上，乞弟代爲我說明。澄弟理家事之間，須時時看五種遺規，補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管家事。

致弟

自四月廿七日得大考諭旨以後，廿九日發家信，五月十八又發一信，二十九又發一信，六月十八又發一信，不審俱收到否？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慰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半係余舊友，惟屢次擾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爲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

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鈞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尙不足，以滿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彭十九家姻事，兄意彭家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蕙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者？此豈少緩須臾，卽恐無親家耶？賢弟從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尙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我不敢阻，亦不敢勸，但囑賢弟少安毋躁而已。成忍齋府學教授，係正七品封贈一代勅命二軸；朱心泉縣學教諭，係正八品，僅封本身，父母則無封，心翁之父母，乃貤封也。家中現有措紳，何不一翻閱？牧雲一等，汪三入學，皆可爲喜。嘯山教習，容當託曹西垣一查。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驢子一頭，頃趙炳坤又送一頭，二品本應坐綠呢車，兄一如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其他外間進項，尙與從前相似。同鄉人皆如舊，李竹屋在蘇寄信來，立夫先生許以乾館，餘不一。

致弟

八月十六日，擢弁到京，係七月廿九日在省起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解何無一字寄京。開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尙未院試也。京中大小平安，予之癖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然無礙召見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課，各位堂官頗加青眼；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一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勵頗重，帖一套，佳墨八條。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緊要也。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中即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同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惠王章句下，每日讀書，頗能領會。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筠仙爲媒，即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袁家過禮來，真金簪一對，金耳環一對，鍍金手釧二錢，金戒指二，紅絲湖縐各三丈，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帽一，朝珠一，補子一，筆插一，扇插一，又女婿見面儀六兩。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岱雲丁艱，自不能定庚，只好待渠服滿後。諸弟若與陳家昆仲見面時，亦不必道及姻事。岱雲之喪事，余已送贖錢三十兩，交郭筠仙帶歸；又有輓聯一付。京官向例不送外官之銀，予送三十兩，則已。

爲重矣。諸弟若到省，只須辦香燭去行禮，不必再送情也。同鄉蕭史樓、郭筠仙、孫鰲舟、徐壽衡並出京，在八月底起行。郭孫走江南，徐走山西。鄧辛階尙在黃正齋家坐館。蔡貞齋在漱六家龍滋園就一同鄉任江南金山縣者之館，已出京矣。車鍾毓亦就金山館。金山縣之幕中人才，可謂大盛。王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我家現在本用兩個跟班，目前有一個要去，擬仍叫荆七來，但不知高僧能久持行戒否。文小南之尊翁，亦於八月出京。黎樾喬亦欲出京，大約在冬間矣。書不詳盡，餘俟續寄。

致弟

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內父親手諭二件，澄侯六月廿五在家信一件，七月十五日在省發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篇，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題名錄二紙，蓋至是始識九弟案首入學之信，前八月摺弁到京，乃七月廿八九在省起行者，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而渠不帶來，良可憾也！此外又有張湘紋會季甫唐鏡文首班，臣鄧荻仙歐陽滄溟文，各信亦俱收到，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也。呈請晉封，仍須覃恩之年，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大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父母，並可馳封叔父母，且可誥贈曾祖父母矣。然使身不加修，學不加進，而濫受天

恩徒覺愧悚！故兄自升官後，時時戰兢惕懼，近來身體甚好，耳又微聾。甲三讀書，先生極好，嚴而且勤，教書亦極得法。長女上論將讀畢矣。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補班，寓中眷口俱平順。荆七現又收在我家，於門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以充買辦行走之用，即以荆七補缺，甚為勝任。渠亦如士會還朝，蘇武返漢，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現搬住湘潭館，訂庚之事，前已寫信告堂上矣。陳家姻事，堂上大人既欣然允許，余豈復有不滿意者？惟庚須訂稍遲，或俟岱雲起服，亦未可知。至姻事，則確有成言矣。會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渠現還百金，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目前尚無妥便，一入他人手，又恐化爲烏有。故不得不慎重。弟可先作書告毅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朱嘯山託曹西垣查教習之期，西垣查得，言尙遙遙無期，弟亦可告嘯山也。劉福橋先生要挂屏四張，現亦無便可寄；蓋徐壽衡不回家，史樓筠仙亦明年方可到省，故皆不敢寄。羅筠臯之銀，亦無便寄，弟可並告筠臯也。滄溟文以我言魏家訟事，回書頗有不豫之意。教雲無筆寫字，弟可先將樹堂帶回之筆，分三枝送他；待彭大生歸，我再寄筆回。岳父寄貢卷至京，余擬送賀儀大錢二十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柳衙叔仙逝，余擬備奠儀大錢八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惟毅然先生及筠臯之項，不敢交彭，恐具難擔艱險。九弟印卷費，須出大錢百千，乃爲不豐不吝，不被人譏議；或三股均送，或兩

學較多，門斗較少亦可。但須今年內送去，不可捱至明年；教官最爲清苦，我輩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家中今年想尙可支持，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銀至家應用。陳岱雲到省，四弟與郭三合辦呢幃，甚是妥叶；余送渠篋分三十金，已交筠仙帶去矣。別有輓聯，現尙未寄。梅劭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渠在近日付去；唐書郊之信，屢次未回，則實以懶惰之故。渠託我代求各翰林法書，澄侯不在京而欲我爲此等事，毋乃強人以難乎？收到鄒芸陔所帶各件，屢次寫信道之，不知來信何以屢問添梓坪各件寄當再寄物與他，四弟先爲我道謝可也。四弟以女許彭家，姻緣前定，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九弟入學，家中材料可以做衣，若再久收，恐被蟲傷，做數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諸皮衣，年年須少買樟腦，好好收拾；否則必爲蟲傷矣。同鄉諸家如常，書不能盡，摺弁在京僅一日，故多草率。

致叔

六月十七發第九號信，七月初三發第十號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諭，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在省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心，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遠離膝下，竟不得效絲毫之力，終夜思維，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來，告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送我家，以之熬膏，可醫痿痹云云。不知果送來否？聞叔父去年起公屋，勞心勞力，備極經營；

外面極堂皇，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爲三百千規模。焦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病，勤劬彌甚，而父親亦於奉事祖父之餘，撰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年壽日高，精力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可命四弟管理。至凡事祖父凡勞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父躬任之，凡勞力甚重之事，則另添用僱工一人，不夠則僱二人。姪近年以來，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癱疾即發，夜坐路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上慰堂上之遠懷。外間求作文求寫字者，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恬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能管，故四弟歸去之後，姪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姪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室大小皆順，六弟在京，姪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迴避，二則盡仰事俯畜之誠，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姪亦無如之何。叔父去年四十晉一，姪謹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姪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帶回，服滿後即可著。母親外褂，並漢綠布夾襖，亦一同付回。聞母親近思用一丫環，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若有湖北逃荒者來鄉，則更爲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選買，以供母親叔母之使令，其價姪即寄回。姪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東支西扯，尙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

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窘迫否？姪於八月接到俸銀，即當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在京一切張羅，姪自有調停，毫不費力，堂上大人，不必罪念。

致弟

十一月十四發第十四號家信，不知收到否？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我於前次信內，曾將全屋畫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既已改妥，則不必依我之圖矣。但三角邱之路，必須改於檀山暫下面，於三角邱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囑，望諸弟稟告堂上，急急行之。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合意者，已成則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爐子內，此係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其闕塞，余意以爲必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開斷作屋爲妥。內茅房在石柱屋後，亦嫌太遠，不如於季洪房外高牆打進去七八尺，既可起茅房深堂，而移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家中高麗參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壽屏，亦準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更多病，是以遲遲。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大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留心也。

徵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爲我轉達。同鄉周荇農家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遊，近因在妓家飲酒，提督府提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農荻舟尚遊蕩不畏法，真可怪也。余近日常有目疾，餘俱康泰。內人及二兒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胖，大西席龐公，擬十一回家。正月半來，將請李筆峯代館。朱薌賓在道上撲跌斷腿五十餘天，始抵樊城，大可憫也。餘不一一。

致弟

去臘初十日，發戊申第十八號家信，厥後廿六日接溫弟在湖北所發信，正月初八日，接諸弟臘月十五所發信，而溫弟在河南託鄒墨林轉寄一信，則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發一信，亦至今未到也。澄弟生子，慶賀慶賀！吾與澄弟去年報最，今年輪應溫植洪三人報最矣。但植弟之婦，聞已有吉語，恐政成當在溫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長耳！四位弟婦，聞皆率母親叔母之教，能勤能儉，予聞之不勝欣喜。已辦有材料，今春爲四弟婦各製一衣，覓便即行寄回。澄弟捐監執照，亦準於今年寄回。父親名書呈祥，取「麟趾呈祥」之義也。前年溫弟捐監，叔父名書呈材，取「天驥呈材」之義也。當時恐六弟尚須小試，故捐監填名略變，以爲通融地步。而今溫弟既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驥字於中，將來即分兩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寫父叔官名耳。李子山曾希六族伯，託

我捐功名，其夥計陳體元亦託捐。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壘，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壘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託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爲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即發執照與渠可也。即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京之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則曾陳二人，豈可不感也哉？現在喬心農放常德知府，二月出京，四弟監照與二人執照，大約可託渠帶至湖南也。去年年內各族戚之錢，不知如數散給否？若未給，望今春補給，免得我時時望心。考試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審皆給否？務乞詳以示我。竹山灣我當價，不知比楚善叔一頭原價何如？乞明告我。既買竹山灣，又買廟臺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毋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植弟詩才頗好，但須看古人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把握也。季洪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即學叔父之規模，亦有功於家庭。紀澤兒自去臘龐先生歸河間，請李筆峯來代館，日加獎贊，悟性大進。一日，忽有作四言詩一篇，命題曰舜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嘉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得祖父德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謄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記性不好，終不敢信其可造也。茲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諭及宮門抄，以後按月寄歸。溫弟所允蕭辛五縉紳，當於喬心農處付渠。李竹屋思鹿膠高麗參，亦候喬公始寄。此次余欲寫信與

竹屋實無少暇。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兒肥胖餘不一。

梁儷裳兄弟到京，盛稱澄弟之才，且言廣東騙客帳以千萬計，從無一人取回一文者，澄弟可謂破天荒也。

致父母

四月十四日，接奉父親三月初九日手諭，並叔父大人賀喜手示，及四弟家書，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沉劇，父叔率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晝夜之間，無須臾之懈。獨男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聞華弟文思大進，葆弟之文，得華弟講改，亦日馳千里。遠人聞此，歡慰無極。男近來身體不甚結實，稍一用心，即癱發於面，醫者皆言心虧血熱，故不能養肝，熱極生風，陽氣上干，故見於頭面。男恐大發，則不能入見，故不敢用心，謹守大人保養身體之訓，隔日一至衙門辦公事，餘則在家不妄出門。現在衙門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於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寅亦極協和。男雖終身在禮部衙門，爲國家辦照例之事，不苟不懈，蓋就條理，亦所深願也。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四月十五日上諭，甚嘉獎，茲付呈李石梧前輩告病，陸立夫總制兩江，亦極能勝任。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

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爲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爲昌泰，誠國家之福也。兄婦及孫女輩皆好，長孫紀澤，前因開蒙太早，教得太寬，頃讀華書經，請先生再將詩經點讀一遍，夜間講綱鑑正史約，已講至秦商鞅開阡陌。李家親事，男因桂陽州往來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鶴九處，因信不對，常家親事，男因其女係妾所生，已知其不諧矣。紀澤兒之姻事，屢次不就，男當年亦十五歲始定婚，則紀澤再緩一二年，亦無不可。或求大人即在鄉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總以無富貴氣習者爲主。紀雲對郭雨三之女，雖未訂盟，而後此呼親家稱姻弟，往來親密，斷不改移。二孫女對岱雲之次子，亦不改移。謹此稟聞，餘詳與諸弟書中。

致弟

五月十五日發家信第八號，並京報一厚包，廿四日由廣西主考孫渠田太史處發第九號信，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試文一篇，徐元勳會試文三篇，共爲一包。不審何日到？孫太史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大約七月中旬可過長沙，待渠過去後，家中可至岱雲處接監照也。京寓近日平安，癱疾服鄒墨林丸藥方最爲有效，內人腹泄七八天，亦服鄒所開方而效。昨日摺到後，又未接信，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而京中猶有望眼欲穿之時，蓋不住省城，則摺弁之或遲或早無從

由查問正月十六第一號家信，至今尙未收到；予屢次以書告諸弟，又書告僑雲，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昨雲回信內，夾有蕭辛五回片，寫明正月十六之信，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又言四月十四周副爺到京，此信已交京提塘矣。予接辛五來片，比遣人去京提塘問明，據答云：「周維新到京，並無此信；若有，萬無不送之理。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則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何以兩人俱未帶，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今仍將辛五原片付回家中，望諸弟再到提塘細查。正月廿一辛五到時，提塘會挂收信號簿否？並問辛五兄何以知二月之韓弁三月之張弁俱未帶此信，而直待周維新始帶？且辛五片稱四月十四信交京提塘門上收，係聞何人所言？何以至今杳然？一一查得水落石出，覆示爲要。予因正月十六之信，至爲詳細，且分爲兩封，故十分認真；若實查不出，則求澄弟再細寫一徧，並告鄧星階家會廚子家道前信已失落也。紀澤兒讀書如常，茲又付呈論數首，皆先生未改一字者。紀鴻兒體甚肥胖，前開排行已列丙一，不知乙字一排十人，何以邊滿乞下次示知，得毋以乙字不佳遂越而排丙乎？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則音節響亮，便於呼喚。諸弟如以爲然，即可徧告諸再從兄弟。山西巡撫王兆琛，欽差審明各款，現奉旨革職拿問，將來不知作何究竟；此公名聲狼籍，得此番鐫示，亦足寒貪吏之膽。袁漱

六病尙未全好，同鄉各家如常。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撫，送我綠呢車，現尙未乘，擬待一二年後再換。凌蕪舟徐芸渠並考取軍機，引見記名。黃正甫張潤農未記，餘不悉具。

三弟

八月十二日發第十五號家信，九月廿二日發第十六號家信，想次第收到。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廿六一書，具悉一切。是日又從岱雲書內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喟。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二人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此理之可信者。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季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今年父親六十大壽，吾竟不克在家叩祝，悚疚之至。十月初四日奉旨派作較射大臣，順天武闈鄉試，於初五六馬箭，初七八步箭，初九十技勇，十一發榜，十二覆命，此八日皆入武闈，不克回寓，父親壽辰並不能如往年辦麩席以宴客也。然予既定計明年還家慶壽，則今年在京即不稱觴，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例相合。家中

分贈親族之錢，吾恐銀到太遲，難於挽錢；故前次爲書寄德六七叔祖並辦百摺裙送叔曾祖母。現在廷芳字尙未起行，大約年底乃可到湖南。若曾希六陳體元二家必待照到，乃送錢來，則我家今年窮矣。二家捐項，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若合南中曹平，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渠送錢若略少幾千，我家不必與之爭，蓋丁酉之冬，非渠煤糶，則萬不能進京也。明年春間，應寄家用之錢，乞暫以曾陳捐項用之；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下半年乃再寄銀耳。皇清經解一書，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專人去取；蓋此等書，諸弟略一涉獵，卽擴見識，不宜輕以贈人也。明年小考，須送十千，大場又須送十千；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便是一家之祥瑞。但澄弟須於在省城時張羅此項付各考者，乃爲及時。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已病兩月，近日全愈，今日已上書館矣。紀鴻兒極結實，聲音洪亮異常。僕婢輩皆守舊，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鄒墨林常在我家，張雨農之子聞藝甚佳，而不得售；近又已作文數首，其勇可畏愛也。書不詳盡，寫此畢卽赴武闈，十二始歸寓，餘俟後報。

致弟

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係十一月初三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一月十八所發，有父親手諭，植弟代書者；一係十二月初三澄弟在縣城所發一書，甚爲詳明，使遊子在外，鉅細

了。然廟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墜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當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受此小便宜也。父親兩次手諭，皆不欲予乞假歸家，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側，不得不爲迎養之計；去冬曾以歸省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今父親手示，既不許歸省，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所難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專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余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並迎，則叔母病未全好，遠道跋涉尤艱。予意欲於今年八月初旬迎父親，母親叔父三位老人來京，留叔母在家，諸弟婦細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節後，即送叔父回南，我得與叔父相聚數月，則我之心安，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則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專僱一人服侍，諸弟婦又細心奉養，則叔父亦可放心。叔父在家抑鬱數十年，今出外瀟灑半年，又得與姪兒姪婦姪孫團聚，則叔父亦可快暢。在家坐轎至湖潭澄侯先至潭，履定好船，伺候老人開船後，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漢口，予遣荆七在漢口迎接，由漢口坐三乘轎子到京，行李婢僕，則用小車，甚爲易辦，求諸弟細商堂上老人，春間即賜回信。至要至要，李澤顯李英傑進京，余必加意庇護。八斗中也，望會爾。

與我看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勞苦，我不克慰，心甚歉愧。京師大小平安，皇太后大喪，已於正月七日二十七日滿，脫去孝衣；初八日係祖父冥誕，我作文致祭，卽於是日亦脫白孝。以後照常當差，心中萬緒不及盡書，統容續布。

致弟

四月初三日發第五號家信，厥後摺差久不來，是以月餘無家信。五月十二摺弁來，接到家中四號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京寓一切平安，癱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惡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慮，久而彌可信也。四月十四日考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文題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賦得濂溪樂處，得焉字。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尙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詰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衷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與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卽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

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摺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恐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尙蒙優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諸弟可啓告，意細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摺不慎，或以躑直干天威爲慮也。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母，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卽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於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卽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已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蒂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日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詩題樓觀滄海日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兒京報內，茲不另錄。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片亦上妥，應可一得以救情困。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自我邑之福，余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真士，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鄰，又送錢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尙可辦否，當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辦。

則當俟明年四月升祔恩詔乃可呈請，若并升祔之時推恩不能及於外官，則當以錢退還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目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戴福星矣。劉午峯張星垣陳穀堂之銀，皆可收。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住余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此次所寄摺底，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不妨鈔送共閱，見余忝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辱宗族，辜負期望也。餘不一。

致弟

五月十四日發第六號家信，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而皇上聖度優容，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已將感激圖報之意，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五月廿六日，又蒙皇上天恩，兼署刑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即將余感戴之忱寫出，茲將原摺付歸。日內京寓大小平安，癘疾大好，較去年澄弟在此時更好三倍，頭而毫無蹤影，兩腮雖未淨盡，不復足爲患也。同鄉周子佩之母，病體不輕，下身不仁，恐成偏枯。徐壽蘅放四川主考，湖南放四川者，向極吉利。嘉慶辛酉之楊爾亭先生，庚午之陶文毅，道光甲午之李文恭，乙未之羅蘇溪，有成例矣。鄧鑑青陳俊臣兩人，皆

已來京陳挈眷而歸則否。鄙富而陳寒，所爲似相反，然究以挈眷爲是，鄙一二年亦必悔之耳。林崑蘭事余爲寫知單，得百餘金，合之開弔共二百金，將來可以贖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漱六望差甚切，未知能如願否。現在已數一半，而寶錄館當差人員，尙未放一人。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廿三日召見，垂詢一切，天顏有喜極者。儒晚遇之榮，現已召見五次，將來尙可入對十餘次。羅山前存信來，詞氣溫純，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頃又有信來，言紀澤未定婚，欲爲贅耦庚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余嫌其小一歲，且耦庚先生，究係長輩，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公爲婚，余嫌其輩行不倫，余今不欲仍蹈其轍，擬敬爲辭謝。現尙未作書覆羅山，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兄，可將余兩層意思先爲道破，余他日仍當回書告知一切。余近思爲紀澤定婚，其意頗急切。夏階中處一說本可相安，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余亦嫌輩行少屈，是以未就。黃蕭卿有女年十三，近託袁漱六往求婚，蕭卿言恐余升任總督，渠須迴避，不知渠是實意，抑意不願成婚而託辭以謝也。故現未說定，弟可一一稟告堂上大人。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開親，澄弟盍爲我細細物色一徧，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余至刑部，日日忙冗異常，迥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長在此部，則不復能

月可出。朱石翹明府昨有信來，言澄弟四月底到縣。此次摺弁到澄，石翹有信而澄弟無信，殊不可解。茲有書覆朱家中，封好送去，諸惟心照。餘俟續布。

致弟

七月初九日發家信第八號，想已收到。八月初十，摺差來京，接張湖紋書，計摺弁當於七月廿外起行，諸弟正在省城，而無家書何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往往屢次不帶，或一次帶數封，摺弁殊爲可惡。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當面諄託，或稍有濟，否則每次望信，甚悶損人也。京寓大小平安，前月內人病數日，近已全愈。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徽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之官，貴州今冬本欲寄銀到家，因前次澄弟書言公車來京，家中儘可兌銀，是以予不另寄。除回裏田價外，尚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亦宜早籌畫，共計若干，概向各處公車妥兌，免致年底掣肘。如無處可兌，即須閏八月寄信來京，以便另辦，然不如兌之爲便也。語軸已經用寶，日內即可發下，九月即可到家。鄉試題刻於京報上，詩題得摩字，條出係高宗御製，是題詩中句云：『卽此供吟眺，笑頰事豁摩。』場中無人知之也。李子彥之文甚好，鏡雲文尙未見。宋湘賓教習已傳到，昨日專人告知，李石梧身後恩典甚厚，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硃批竟加帶劄，謂其誇獎過當，詞藻太多，且貶其一調度乖方。

功過難掩，歷任封疆，尤不足稱。云云。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其後復撰進呈，遂多貶詞。功名之際，難得終始完全也。耦庚先生家親事，予頗思成就，一則以耦翁能官，予亦內有愧心，思借此聯為一家，以贖予隱微之愆，二則耦翁家教向好，賢而無子，或者其女子必賢，諸弟可為我細訪羅羅山，下次信來詳告。若女子果厚重，則兒子十七歲歸家省祖母，父叔祖父母時，即可成喜事也。前託在鄉問擇婚，細思吾邑讀書積德之家，如賀氏者，亦實無之，諸弟暫不必昌言耳。餘俟續布。

致弟

八月十四日，發第九號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號，欣悉一切。左光八為吾鄉巨盜，能除其根株，掃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現在制軍程公特至湖南，即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窮竄，一入湖南境內，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尚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為良，且可程賊自効，此是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公議糧餉一事，果出為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大錢三萬餘千，每都畿須派千串，現在為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為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

香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勸，窮鄉殷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言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辦他，反覺無辭以誦。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言，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曾儀齋若係革職，則不復能穿補子；若係大計休致，則尙可穿。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是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

弟在家，能婉愉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日勿忘，則兄之志可以稍釋，幸甚。幸甚。書不一一，餘候續具。

致弟

九月二六日，發家信第十三號。想已收到。十月初十日，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及九月初二、九月十四所發各件；十二夜，又於陳伯符處接到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係交羅羅山手轉寄者。陳伯符者，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得此家書四件，一切皆詳知矣。紀澤聘賀家姻事，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信，已定於十月訂盟。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則又改於正月訂盟。而此間却有一點挂礙，不得不詳告家中者。京師女流之輩，凡兒女定親，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內人聞賀家姻事，即託打聽，是否庶出。余以其無從細詢，亦遂置之。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書，十一日即內人親至徐家打聽，知賀女實係庶出，內人即甚不願。余比曉以大義，以爲嫡出庶出，何必區別？且父親大人業已喜而應允，豈可復有他議？內人之意，以爲爲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則爲妻者，更有跼踖難安之情。日後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爲慮及。求諸弟宛轉稟明父母，尙須斟酌，暫緩訂盟爲要。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余因內人俗意甚堅，即於十二日夜請賀禮庚、陳伯符二人至寓中，告以實

情求伯符先以書告賀家，將女庚不必遽送，俟再商定。伯符已應允，明日即發書。十月底可到賀家。但兄前有書回家信，求父大人作主，今父親歡喜應允，而我乃以婦女俗見從而撓惑，甚爲非禮。惟姻百年之，心先求姑夫婦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層上讀，即羅山處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我初無別見也。夏階平之女，內人且其容貌端莊，女工極精，甚思對之。又同鄉陳奉曾一女，相貌極爲富厚福澤，內人亦思對之。若賀家果不成，則此二處必有一成，明春亦可訂盟。余注意尤在夏家也。京城及省城訂盟，男家必辦金簪金環玉錫之類，至少亦須花五千金；若父親大人決意欲與賀家成親，則此數者亦不可少。家中現無錢可辦，須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車帶回。七月間諸弟鄉試晉省之便，再行訂盟，亦不爲晚。望澄弟下次信詳以告我。祖父佛會，既於十月初辦過，則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現已即吉。余恐尚未除服，故昨父親生日，外未宴客，僅內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晉一，則並女客而無之。朱石樞爲官，竟如此之好，實可佩服。至於銃砂傷其面，尙勇往前進，真不愧爲民父母。父親大人竭力幫助，洵大有造於我邑。諸弟苟可出力，亦必盡心相扶持。現在粵西未靖，萬一吾楚盜賊有乘間竊發者，得此好官，粗定章程，以後吾邑各鄉自爲團練，雖各縣盜賊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如秦之桃花源，豈不安樂？須將此意告邑之正經紳耆，自爲守助。牧雲補廩，煩弟爲我致意道喜。季弟往回。

教書，不帶家眷最好；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乃爲承歡之。季洪十日一歸省，亦盡孝之道也。而來書所云「寡慾多男」之理，亦未始不寓乎其中。甲五讀書，總以背熟經書常講史鑑爲要，每夜講一刻足矣。季弟看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

致弟

正月初八，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發二信，皆係在縣城發者，不勝忻慰。紀澤兒定婚之事，予於十二月連發三信，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言嫌賀女庶出之說，係一時謬誤，自知悔過，求諸弟爲我敬告父親大人，仍求作主，決意對成，以諧佳耦。不知此二書俱已到家否？細思賀家簪纓門第，恐聞有前一說，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或因此不願對，亦未可知。果爾，則澄弟設法往省城，堅託羅羅山劉霞仙二君，將內人性情細告賀家，務祈成此親事，不敢陷我於不孝之咎。澄弟與朱堯階成親，余甚歡喜，我朋友最初之交，無過於堯階者。蓋今日姻緣，已定於二十年前矣。魏家亦我境第一詩書人家，魏棟尙未到京，容當照拂一切也。槓弟買筆事，總在春間寄南，以備科考之用；若科考不在前三名，則不宜考優，無使學政笑我家太外行也。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歸。陰臨文，感應篇。

亦須公車南去，乃可帶澄弟戒烟，正與阿兄同年。余以壬寅年戒烟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戒酒似可不必，三兩杯以養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不知已做成否？若未做，可即做成，用月白緞子爲面。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敬送與叔父大人。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則各穿一件，若不同出門，則薄寒穿干尖子，盛寒穿白風毛。子官至二品，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於孝道則未盡，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京寓大小平安，癘疾未發，文任吾先生希范於正月六日上學，其人理學甚深，今年又得一賢師。植弟勸我教澤兒學八股，其言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經讀完，始可動手，計明年即可完經書，做時文，尙不過滿十四歲。京師教子弟十四歲開筆者甚多，若三年成篇，十七歲即可作佳文，現在本係蔭生，例不准赴小考，擬令照我之樣，廿四歲試行鄉試，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若稍有聰明，豈有不通者哉？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萬萬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我所以決計命其明秋始學八股，廿四始鄉試也。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實不爲遲，不必筆慮。余近來常思歸家，今年秋間實思挈眷南旋，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人，春間即望一回信。九弟進京之說，暫時不必急急。同鄉諸家如故，餘容後日續寄。

寄澤兒

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池驛，慘聞吾母大故；余德不修，無實學而有虛名，自知當有禍變，懼之久矣。不謂天不隕滅我身，而反災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隱隱大罪，不可勝數。一聞此信，無地自容。小池驛去大江之濱，尚有二百里，此兩日內雇一小舟，仍由旱路至湖北黃梅縣臨江之處，即行雇船。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後，可望到家。一出家輒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見，痛極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茲念京寓眷口尚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於後。

一、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全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年伯，籌畫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樾、黃恕，皆是老伯同年，如王靜菴、袁午橋、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帳，惟四順興最多，此外如楊臨川、王明庵、李玉泉、王吉雲、陳伯鸞諸兄，皆多年未償，可求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前往爲我展緩，我再有信致各處。外閱若有奠金

來者，我嘗擬存寄雲午橋兩處；有一兩即以一兩還債，有一錢即以一錢還債，若並無分文，只得待我起程後再還。

一、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難，水路尤險。此外更無好路，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即王家營也。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到池州江邊有陳岱雲親家及樹堂在彼，到漢口時吾當託人照料；江路雖險，沿途有人照顧，或略好些。聞揚州有紅船最穩，雖略貴，亦可雇。爾母最怕坐車或雇一駄轎亦可；然駄轎最不好坐，爾母可先試之，如不能坐，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妥。

一、開弔散計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單請廳省。

一、三先生定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卽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一、外間親友，不能不計告寄信；然尤不可濫，大約不過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並寄信稿，此刻不可遽發信。

一、鋪店帳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節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齋新帳，可請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給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貨店，請寄雲年伯往清，其新猗獬獅皮褂卽退還他，若已做成卽並綴爾途贈寄雲可也。萬一無錢，皮局帳亦暫展限，但累寄雲年伯多矣。

一、西順興帳目，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將摺子找出，請一明白人細算一遍，究竟用他多少錢，專算本錢，不必兼算利錢。待本錢還清，然後再還利錢。我到武昌時，當寫一信致蕭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總須將本錢利錢畫爲兩段，乃不至膠轕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資銀一百念餘金，須設法還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

一、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我經手借與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錢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錢，已無着落，渠係苦人，我當寫信與西垣，囑其趕緊寄京。目前求黎樾喬老伯代西垣清幾個月利錢，至懇至懇，並請高與黎見面一次。

一、本器等類，我出京時已面許全交與寄雲；茲卽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雲年伯；蓋木器本少，若分則更少矣。送渠一人，猶成人情耳。錫器瓷器亦交與他。

一、書籍，我出京一點，明與爾舅父看過，其要緊者，皆可帶回；此外我所不帶之書，惟皇清經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時，已與爾舅說明，卽贈送與寄雲年伯。又會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與寄雲用。自此二部外，並無大部，亦無好板，可買打磨廠油木箱，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每月出貨錢可也。邊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圖八幅，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俱往取出。

帶回

一、大廳書架之後，有油木箱三個，內皆法帖之類；其已祓好者可全帶回，其未祓者帶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來信黏在本子上者，皆宜帶回。地輿圖三副，皆宜帶回。又有十八省散圖，亦帶回。字畫對聯之類，擇好者帶回。上下木軸均撤去，以便捲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寬者，不必帶。做一寬箱，封鎖與書箱同寄一廟內。凡收書籍字畫之類，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幫辦，而收雲一一過目；其不帶者，均用箱寄廟。

一、我本思在江西歸家，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今既毫無可贈，爾母歸來，須略備接儀，但須輕巧，不累贅者。如氈帽挽袖之類，亦不可多費錢；如礪砂膏眼藥之屬，亦宜帶些。高麗參帶半斤。

一、紀澤宜做棉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

一、王雁汀先生寄書有一單，我已點與子彥看，記得乾隆二集，係王世兄取去，五集係王太史向劉世兄借去，餘劉世兄取去者又一片，此外皆在架上，可送還他。

一、苗仙鹿寄賣之書，聲訂聲讀表共一種，毛詩韻訂一種，建首字讀本，想到江南消售幾部，今既不能，可將書架頂上三種各四十餘部還他，交黎樾喬老伯交轉。

一、送家眷出京，求牧雲總其事。如牧雲已中舉，亦求於覆試後九月廿外起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或不還家，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下人中必須羅福盛，若沈祥能來更好，否則李長子亦可。大約男僕須四人，女僕須三人。九月廿前後必須起程，不可再遲，一定由王家營走，我當寫信託沿途親友照料。

寄澤兒

吾於七月念五日，在太湖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是日仍雇小轎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寫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爾等眷口，於開弔後趕緊出京，念六夜發信，交湖北撫臺寄京，念七發信，交江西撫臺寄京。兩信是一樣說話，而江西信更詳，恐到得遲，故由兩處發耳。惟倉卒哀痛之中，有未盡想到者，茲又想出數條，開示於後：

一、他人欠我帳目，算來亦將近千金。惟同年鄒勗齋當時聽其膚受之懇，而借與百金，其實此人並不是情，今渠已參官，不復論已。此外還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親家黎樾喬湯世兄，周荇農鄒雲陵，此時皆甚不寬裕，至留京公車，如復生同年吳鏡雲李

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怨也。從前黎樾喬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友之債，是可爲注。至於胡光伯之八十兩，劉仙石之二百千錢，渠差旋時，自必交還。袁親家處，此時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間有借我者，亦極窘，我亦不寫信去問他。

一我於念八念九在九江耽擱兩日，江西省城公送來奠分銀一千兩，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以西順與今年之代捐貢銀，及寄雲兄代買皮貨銀之類，皆甚緊急。其銀交湖北主考帶進京，想到京時，家眷已出京矣。卽交寄雲兄擇其急者而還之；下剩七白金，以二百餘金在省城還賬，帶四百餘金至家辦葬事。

一馱轎要雇，卽須二乘；爾母帶紀鴻坐一乘，乳母帶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衆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雇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一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雄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繞也。到清江浦登船，可請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廣划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鈞。

子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北託常太姻伯寄，以慰家中懸望。信面寫法，另附一條。

一、小兒女等，須多做幾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一、御書詩匾，及戴醇士劉茶雲所寫匾，俱可請裱匠啓下，捲起帶回。王孝鳳借去天圖，其底本係郭筠仙送我的，暫存孝鳳處，將來請交筠仙。

一、我船上路阻風，十一日尙止，走得三百餘里，極爲焦灼，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來至船上，與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一、江西送奠儀千金外，有門包百金，丁貴孫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尙存四十金，將來羅福盛貴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兩。渠等在京要支錢，亦可支與他，渠等亦極苦也。

一、我在九江時，知府陳景曾，知縣李福，皆待我極好，家眷過九江時，我已託他照應。但討快不討關，爾等過時，渠若照應，但可討快，不可代船戶討免關。

一、船上最怕盜賊，我在九江時，德化縣派一差人護送，每夜安船後，差人喚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過池州時，可求陳姻伯飭縣派一差人護送，沿途寫一溜信，一徑護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陳姻伯

因係親戚避嫌不肯，則仍至九江求德化縣派差護送，每過一縣，換一差，不過賞大錢二百文。

寄澤兒

予自在太湖縣聞計後，於廿六日書家信一號，託陳岱雲交安徽提塘寄京，念七日發二號家信，託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念八日發三號，交丁松亭轉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趕緊出京之說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發家信第四號，十四日發第五號，念六日到家後發家信第六號，此三次信，皆言長沙被圍，家眷不必出京之說也。不知皆已收到否？余於念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親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癩疾自到家後，日見痊愈，地方團練，人人皆習武藝，土匪決可無虞。粵匪之氛雖惡，我境僻處萬山之中，不當孔道，亦斷不受其蹂躪。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妣於下腰裏屋後山內，俟明年尋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殯之事，一切皆從儉約。丁貴自念七日，已打發他去了。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即全守鄉間舊樣子，不參半點官宦習氣。丁貴自回益陽至渠家住數日，仍回湖北，爲我搬取行李回家，與荆七二人同歸。孫福係山東人，至湖南聲音不通，即命渠由湖北回京，給渠盤川十六兩，想渠今冬可到京也。爾奉爾母及諸弟妹在京，一初皆宜謹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長沙賊退後，余有信來，再行收拾出京。茲寄去信稿一件，各省應發信單一件。

亦可將信稿求袁姻伯或龐師照寫一紙發刻，其各省應發信，仍求袁毛黎黃王袁諸位妥爲寄去。余到家後，諸務叢集，各處不及再寫信，前在湖北所發各處信，想已到矣。十三日申刻，母親大人發引，戊刻下筵，十九日築墳可畢。現在地方安靜，聞長沙屢獲勝仗，想近日即可解圍。爾等回家，爲期亦近。惟前農至我家，求我家中略爲分潤渠兒，我家若有錢，或十兩或八兩可略分與芸泉用，不然恐同縣留京諸人有斷炊之患也。書不能盡，餘俟續示。

致弟

廿五日，遣春二維五歸家，曾寄一函，並諭旨奏摺二冊。廿六日水師在九江開仗，獲勝，陸路塔羅之軍在江北蕪州之蓮花橋大獲勝仗，殺賊千餘人。廿八日克復廣濟縣城。初一日在大河埔大獲勝仗。初四日，在黃梅城外大獲勝仗。初五日克復黃梅縣城。該匪數萬，現屯踞江岸之小池口，與九江府城相對。塔羅之軍，卽日迫至江岸，卽可水陸夾擊，能將北岸掃除，然後可渡江以剿九江府之賊。自至九江後，卽可專夫由武甯以達平江長沙。茲由魏蔭亭親家還鄉之便，付去銀一百兩，爲家中卒輩之資，以三分計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兩一封，以送親族各家。卽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却不可過於寬裕，處此亂世，愈窮

愈好。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錢米豬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憤。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無咎，即是持家守身之道。至軍事之成敗利鈍，此關乎國家之福，吾惟力盡人事，不敢存絲毫倖倖之心。諸弟稟告堂上大人，不必懸念。馮樹堂前有信來，要功牌百張，茲亦交蔭亭帶歸。望澄弟專差送至寶慶，交樹堂爲要。衡州所捐之部照，已交朱峻明帶去，外帶照千張，交郭雲仙從原奏之所指也。朱於初二日起行，江隆三亦同歸，給渠錢已四十千，今年送親族者，不必送隆三可也。餘不一。

前信已封，而春二於廿五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敬悉一切。曾祖生以本境圍練派費之事，而必求救於百里之外，以圖免出費資，其居心不甚良善。劉東屏先生接待父大人手書，此等小事，何難一笑釋之，而必展轉辯論，拂大人之意。在尋常人，尙不能無介於中；况大人兼三達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見信，焉能不介懷耶？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大度包容，以頤天和。庶使遊子出外，得以安心治事。所有家往信件，謹遵父諭，即行寄還。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蓄積多少閒氣，無處發洩。』其往年諸事，不及盡知，今年二月在

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想見者，謗怨沸騰，萬口嘲譏，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四月後，兩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愈難，動輒招尤，倘賴聖主如天之福，殲滅此賊，吾實不願久居官場，自取煩惱。四弟自去冬以來，亦屢遭求全之毀，蜚來之謗，幾於身無完膚，想宦途風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溫弟季弟來書，常以保舉一事疑我之有吝於四弟者，是亦不諒我之苦衷也。甲三從師一事，吾接九弟信，辭氣甚堅，即請研究生兄以書聘之，今尚未接回信，然業令其世兄兩次以家信催之，斷不可更有變局。學堂以古老坪爲妥，研兒居焉，托鋪鄉中，亦山林寒苦之士，決無官場習氣。至甲三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學入股試帖，則他項學業必全荒廢，吾計決不令其學作入股也。

致弟

於十六日在南康府接父親手諭及澄沅兩弟紀澤兒之信，係劉一送來。二十日接裕第一信，係林福秀由縣送來，具悉一切。余於十三日自吳城進紮南康水師右營，後營響道營於十三日進紮青山，十九日賊帶礮船五六十號，小划船百六十號，前來撲營，鏖戰二時，未分勝負。該匪以小划二十餘隻，又自由後攢出，襲我老營，老營戰船業已全數出隊，盤坐船水手數人，及僱民船水手，皆逃上岸。各

戰船哨官見坐船已失，遂爾慌亂，以致敗挫。幸戰舟破位毫無損傷，猶爲不幸中之大幸。且左營定湖營，尙在南康，中營尙在吳城，是日未與其事，士氣依然振作。現在六營三千人同泊平康，與陸勇平江營三千人相依護，或可速振軍威。現在余所統之六軍，塔公帶五千人，在九江；羅山帶三千五百人在廣信一帶；次青帶平江營三千人在南康，業已成爲三枝，人數亦不少。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此，若獨成一枝，則不足以自立；若依附塔軍，依附羅軍，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若依附平江營，則氣類不合；且近來口糧實難接濟。玉班之勇，可不必來；玉班一人獨來，則營中需才孔亟，必有以位置之也。蔣益澧之事，唐公如此辦理甚好，密傳其人家，詳明開導，勒令繳出銀兩，足以允我人心，面面俱圓。請蔣翁即行速辦，但使探驪得珠，即輕輕著筆，亦可以速辦矣。此間自水師小挫後，急須多辦小划以勝之；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若有實能帶小划者，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只要開仗時在江邊攢出攢入，眩賊之眼，助我之勢，即屬大有裨益。吾弟若見有此等人，或趙玉班能薦此等人，即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一百餘人來營；馮玉珂所繳水勇之槍銀，及各銀應繳銀者，可酌用爲途費也。余在營平安，精神不足，惟癱疾未愈，諸事未能一一照管，小心謹慎，冀盡人事，以聽天命，諸不詳盡，統俟續布。頃與魏蔭亭談及，招小划水勇一事，渠可回家，與蕭可卿商辦，大約每划五人，五划立一哨官，每百人四哨官，十餘

哨卽立一營官，此不難於招勇，而難於選求哨官營官。弟若見有可當哨官者，或慮其來營，或慮與
蔭亭勇則不必招，聽肅魏辦理可也。

致弟

劉朝相來營，得植弟手書，具悉一切。內湖水師自六月十五日開仗後，至今平安。本擬令李次青
帶平江勇渡鄱湖之東，與水師會攻湖口。奈自六月底至今十日大風，不克東渡。初四日風力稍息，平
江勇登舟，甫經解纜，狂飈大作，旋卽折回。弁勇衣被帳棚，寸縷皆濕。天意茫茫，正未可知。不知湖口之
賊，運數不宜遽滅乎？抑此勇渡湖，宜致敗挫，故特阻其行，以全此軍乎？現擬俟月半後請塔軍渡湖，會
劉羅山進攻義甯。聞初四日可止界上，初五六日當可開仗。湖南三面用兵，駱中丞請羅山帶兵回湘，
業經入奏。如義甯能攻破，恐羅山須回湖南，保全桑梓，則此間又少一枝勁旅矣。內湖水師船廠俱精，
特少得力營官。現調彭雷琴來江，當有起色。鹽務充餉，是一大好事。惟浙中官商多思專利。邵位西來
江會議，已有頭緒。不知渠回浙後，彼中在事人能允行否？舍此一籌，則餉源已竭，實有坐困之勢。東安
土匪，不知近日如何？若不犯邵陽界，則吾邑尙可不至震驚。帶軍之事，千難萬難。澄弟帶勇至衡陽，溫
弟帶勇至新橋，幸託平安。嗣後總以不帶勇爲妙。吾閱歷二年，知此中構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

慎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諸弟在家，侍奉父親，和睦族黨，盡其力之所能爲，至於陽練帶勇，却不宜。澄弟在外已久，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寬二弟去年下世，未寄奠分，至今歉然於心。茲付回銀廿兩，爲寬二弟奠金，蒙送交任尊叔夫婦手收。植弟前信言身體不健，吾謂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之者，尙有好名心橫亘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此余閱歷語也。植弟試一體驗行之，餘不一一。

致弟

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營，接九月初二日家書；廿九日劉一彭四至營，又接十六日家書，具悉一切。沅弟優貢喜信，此間廿三日彭山圮接家信，卽已聞之。廿七日得左季高書，始知其實。廿九日得家書，乃詳也。沅弟寄信在省，來江西大營甚便，何以無一字報平安耶？十月初當可回家爲父親叩祝大喜，各省優貢朝考，向例在明年五月，沅弟可於明年春間進京；若由浙江一途，可便道由江西至大營，兄處聚會。吾有書數十箱，在京無人照管，沅弟此去，可經理一番。自七月以來，吾得聞家中事，有數件可爲欣慰者：溫弟妻妾皆有夢熊之兆，足慰祖父母於九京；一也。家中婦女大小皆紡紗織布，聞已成六七機，諸子姪讀書尙不懶惰，內外各有職業，二也。闔境豐收，遠近無警，此間兵事平順，足安堂上。

老人之心，三也。今又聞沅弟喜音，意吾家高會以來，積澤甚長，後人食報，更當綿綿不盡；吾兄弟年富力強，尤宜時時內省，處處反躬自責，勤儉忠厚，以承先而啓後，互相勉勵可也。內湖水師，久未開仗，日操練，夜夜防守，頗爲認真。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亦尙平安；李次青帶平江勇三千，在蘇垣渡去湖口縣十里，頗得該處士民之歡心。茶陵州土匪，聞竄擾江西之蓮花廳、永新縣境內，吉安人心震動，頃已調平江勇六百五十人，前往剿辦。又派水師千人往吉防堵河道，或可保全。余辭疾迄未愈，幸精神尙可支持。王如一等來，二十四日始到，余怒其太遲，令其卽歸，發途費九百六十文，家中不必加補，以爲懶惰者戒。寬十在營住一個月，打發銀六兩，途費四千，羅山於十四日克復崇陽，後尙未信來。羅研山兄於今日到營，紀澤、紀梁、登九、峯山詩，文氣俱順，且無猥瑣之氣，將來或皆可冀有成立也。餘不一。

致弟

正月十九日，發家信，交王家、六劉、照一送回，又派戈什哈、蕭玉、振同送，想日內可到。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連接澄侯在長沙所發四信，具悉一切。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至今尙未到營。江西軍事日敗壞而不可收拾，周鳳山臘月四日攻克樟樹，不能乘勢進取，臨江失此機會，在新淦遷延十

餘日，正月五日，復回樟鎮。因浮橋難成，未遽渡。臨江吉安府城已於二十五日失守矣。周臬司陳太守等，堅守六十餘日，而外援不至。城破之日，殺戮甚慘。僞翼王石達開自臨江至吉安督戰，既破吉郡，自回臨江，而遣他賊分攻贛州。以通粵東之路。如使贛郡有失，則江西之西南五府盡爲賊有。北路之九南饒本係屢經殘破之區，九江早爲賊據，而僅東路數府耳。羅山觀察久攻武昌，亦不得手。現經飛函調其回江救援，但道途多梗，不知文報可達否。劉印渠一軍，聞湘省將籌兩月口糧，計二月初啓行。不知袁州等處，果能得手否。余在南康，身體平安，癱疾已好十之七。青山陸軍，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殺賊百餘人。水師於二十九日打敗仗一次，失去戰舟六號。湖口陸軍，於初一日打勝仗一次，殺賊七八十人。省城官紳請余晉省就近調度，余以南康水陸不放心，尙未定也。紀澤兒定三月廿一日成婚，七日卽回湘鄉，尙不爲久。諸事總須節省，新婦入門之日，請客亦不宜多。何者宜豐，何者宜儉，總求父親大人酌定之。紀澤兒授室太早，經書尙未讀畢。上湖江太夫人來嬪之年，吾父亦係十八歲，然常就外傳讀書，未久就擱。紀澤兒上繩祖武，亦宜速就外傳，慎無虛度光陰。聞賀夫人博通經史，深明禮法，紀澤兒至岳家，須緘默寡言，循循規矩，其應行儀節，宜詳問諳習，無臨時忙亂，爲岳母所鄙笑。少庚處以兄禮事之，此外若見各家同輩，宜格外謙謹，如見尊長之禮。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織以事縫。

級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子弟，未習勞苦，皆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凡此新語，第一告之。江西各屬告警，西路糜爛，子植若北上，宜走突城，不宜走浙江，或暫不北上亦可。優貢例在禮部考試，隨時皆可補考，余昔在禮部閱卷數次，熟知之也。

寄澤兒

胡二等來，接爾安稟，字畫尙未長進。爾今年十八歲，齒已漸長，而學業未見其益。陳偕雲姻伯之子，號吉生者，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託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豢佚樂，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織，不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針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襖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四年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

廉人且然，况余身為聯大夫乎？余癯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七日在撫州敗挫，已詳寄沅兩中；現在崇仁加意整頓，三十日獲一勝仗，口糧缺乏，時有決裂之虞，深用焦灼。爾每次安稟，詳陳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起居，闔家之瑣事，學堂之工課，均須詳載。

致九弟

初七初八連接第二信，具悉一切，亮一去時，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來信未經提及，或未得見耶？廿六早地孔謹倒城垣數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遲，時刻自有一定，不可強也。總理既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似我疏懶，置之不理也。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近日身體略好，惟回思歷年在外辦理，愆咎甚多，內省增咎，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無勞廬念。今年若能為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教子姪略有長進，則此中豁然暢適矣。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昔賢謂宜用猛火煮漫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稍表余之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余京中書籍，承漱六專人取出，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此後或

易搬回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致九弟

十七日接弟信，并廿二史二十七套，此書十七史係汲古閣本，宋遼金元係宏簡錄，明史係殿本。較之兄丙申年所購者，多明史一種，餘略相類，在吾鄉已極爲難得矣。吾前在京，亦未另買有全史，僅添買遼金元明四史，及史漢各佳本而已。宋史至今未辦，蓋闕典也。吉賊決志不竄，將來必與潯賊同一辦法，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弟當堅耐以待之。迪庵去歲在潯，於開潯守邏之外，間亦讀書習字。弟處所掘長濠，如果十分可靠，將來亦有間隙可以偷看書籍，目前則須極力講求濠工巡邏也。周濟受害紳民，非泛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棲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千金以周其急。先是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佈施，專以目之所觸爲主。」卽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目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必爲地方官所織，且有掛一漏萬之慮。弟之所見，深爲切中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故推而反於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爲沽名之舉也。

十四日接弟初七夜信，得知一切貴溪緊急之說，確否？近日消息何如？次青非常之才，帶勇雖非所長，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其在兄處，尤爲肝胆照人，始終可感。兄在外數年，獨慚無以對渠，去臘遣韓升至李家省視，其家略送儀物，又與次青約成婚姻，以申永好。目下兒女兩家無相當者，將來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與訂婚，兄信已許之矣。在吉安望常常與之通信，專人往返，想十餘日可歸也。但得次青生還，與兄相見，則同甘苦患難諸人中，尙不至留莫大之抱歎耳。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懲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李雨蒼於十七日起行赴鄂，李長處在精力堅強，聰明過人，短處即在舉止輕佻，言語傷易，恐潤公亦未能十分垂青。溫甫弟於十一日起程，大約三月半可至吉安也。

致九弟

春二安五歸接手書，知營中一切平善，至爲欣慰。次青二月以後，無信寄我，其眷屬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未知是否成行？頃得耆中丞十三日書，言浙省江山關

溪兩縣失守，次青前往會剿，是次青近日聲光，亦漸漸膾炙人口。廣信、衢州兩府不失，似浙中終無可慮。未審近事究復如何？廣東探報言洋人有船至上海，亦恐其爲金陵餘孽所攀援，若無此等意外波折，則洪楊股匪不患今歲不平耳。九江竟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實不可及。聞麻城防兵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確否？弟於次青迪庵、雪琴等處，須多通音問，余亦略有見聞也。兄病體已愈，十之七八日內並未服藥，夜間亦能熟睡。至子正以後則醒，是中年後人常態，不足異也。湘陰吳貞階司馬於廿六日來鄉，是厚菴囑其來一省視，次日歸去。余所奏報銷大概規模一摺，奉硃批該部議奏。戶部旋於二月初九日覆奏，言：「曾國藩所擬，尙屬妥協。」云云。至將來需用部費，不下數萬，聞楊彭在華陽鎮抽釐，每月可得二萬，係雪琴督同凌蔭廷、劉國斌經紀其事，其銀歸水營楊彭兩大股分用。余偶言可從此項下設法籌出部費，貞階力贊其議，想楊彭亦必允。從此款有著，則余心又少一牽掛矣。溫弟丰神較峻，與兄之伉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胸中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燄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二字相勗，幸勿視爲老生常談。至要至囑。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

第善視國者，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視軍國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貸民房，令住營外，不使軍中有惰慢喧嘩之象，庶爲得宜。至頓兵城下，爲日久，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饌，而主者冥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

致弟

十七日接澄弟初二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三河敗挫之信，初五日因家中尙無確耗，且縣城之內，毫無所聞，亦極奇矣。九弟於廿二日在湖口發信，至今未再接信，實深懸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漢口後，有書與渠，且專人至桐城三河訪尋下落，余始知沅浦弟安抵漢口，而久無來信，則不解何故。豈余近日別有過失，沅弟心不以爲然耶？嘗初聞三河凶報，手足急難之際，卽有微失，亦當將皖中各事詳細示我。今年四月，劉昌儲在我家請品，亂初到卽判曰：『賦得偃武修文，得聞字字謎敗字。』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亂判曰：『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爲，而云然。亂又判曰：『爲天下卽爲曾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

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擇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玩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必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多講鋪張後輩語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飯。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

致弟

王四等來。得知叔父大人病勢稍加。得十三日優卹之旨。不知何如。頃又接十九日來函。知叔父病已略愈。欣慰欣慰。然溫弟靈柩到家之時。我家祖宗有靈。能保得叔父不添病。六弟婦不過節烈。猶爲不幸中之一幸耳。此間兵事。凱章在景德鎮相持如故。所添調之平江三營寶勇一營。均已到防。或可隱紮。浚川在南康之多城墟。打一勝仗。奪偽印四十三顆。僞旗五百餘面。皆解至建昌。甚爲快慰。惟石埭關向在南安一帶。悍賊亦多。不知究竟掃蕩否。吉中營以後常不離余左右。沅弟儘可放心。起屋

起祠堂。沅弟言外間訾議，沅弟自任之；余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變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閼麗，則傳播招尤，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改葬先人之事，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沅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紀澤姻事，以古禮言之，則大祥後可以成婚；以吾鄉舊俗言之，則除靈道場後，可以成婚。吾因近日賊勢尙旺，時事難測，頗有早辦之意。紀澤前兩稟，請心壺抄摺，儘可行之。吾每月送修金二兩，應抄之奏，不知家中有底稿否？抄一篇可寄目錄來一查，注明月日。紀澤之字，較之七年二三月間，遠不能逮；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尙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雖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驗。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又須用油紙摹帖，較之臨帖勝十倍。沅弟之字，不可拋荒。溫弟哀辭，慕志及王考妣考妣神道碑之類，余作就後均須沅弟認真書寫。資興堂記，首段未慙，待日內改好，亦須沅弟寫之。沅弟雖憂危忙亂之中，不可廢習字工夫。親戚中雖有漱六雲仙

善書，余因家中碑板不擬倩外人書也。

致弟

曾恆五等來接家書，應復之事，分列於後：一、夏家之地，既經買得，可即於三月改葬，賊氛方盛，人事之變不可知，早改一日，即可放一日之心。沅弟來營一次，能否如期告歸，尙未可必，且周壁冲之有凶煞，衆議僉同。自溫弟遭難後，余常以七年擇地不慎爲悔，故此時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一、沅弟晉省，迎接溫弟忠櫬，計日內已在省接到矣。溫弟讀書頗有識，而生前於科名之途太蹇，死復又有闕憾，余擬作哀辭、墓志、家傳等文，沅弟亦宜作文以據其意，將來彙刻一本，俾紀壽長大有所考核。文成後，寄來營中，一爲訂定。一、南安之賊，竄入湖南，連陷桂陽、宜興、章甯三縣，吾鄉必大驚動。現派蕭浚川速赴吉安，如賊犯茶陵、安仁等處，即由吉安橫出截剿。浚川穩而且悍，或者足資防禦。一、起祠字之事，本係要務，不可緩者，刻下湖南賊氛正盛，我家爲衆人所瞻仰，舉動不可不慎，目下不宜興功。一、紀澤稟中問看書之法，經義述聞，博洽精深，非初學所能看，目下不必看他。看注疏時，有不能看者，偶一緝查，則可耳。做賦，亦可不必。

致澄沅弟

寶慶解圍，關勇當撤，賊竄祁衡，吾邑遂可弛防。予在湖口住十日，八月初一日至潯陽，就攔二日，因阻風不克成行，好在上游無事，賊不入蜀，余行雖遲滯，尚不誤事。日內守風，此間可游覽廬山，近處勝境，朱品隆等各營，已由陸路先至黃州。季弟奉胡中丞札，募勇千人，聞初四日自黃州起行歸湘。吉字中營之餉到黃州，再派人起解，如已開船前來，則不起解亦可。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果辦得到否？須略置墓田，令守墓者耕之。凡墓下立雙石柱，方柱圓首，柱高而遠，不刻字者，謂之華表。柱矮而刻字者，謂之闕。四柱平立，上有橫石二條，謂之坊。凡神道碑，有上覆以亭者，有左右及後面皆以磚石貼砌，上蓋銅瓦者，有露立全無覆蓋者，三者隨弟斟酌。要之上用螭首，下用龜趺，則一定之式，不可改易。公卿大夫之家有隆禮者，於墓門之南立墓表碑，又於極南處立神道碑，稍簡者僅立一牌，二者聽弟斟酌。要之宜立於墓門之外。江西立於墳堆之趾，湖南立於羅篋之頭，蓋非古法不可學也。至築墳結頂，上年周壁冲結冲最合古法。今京師王公貝勒及品官之家墳塋，多用此式，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駭聞而不用也。吾之所見如此，望弟細心詳酌。吾於祖父墳墓祠廟，皆未盡心實懷隱疚，今沅弟能力辦之，澄弟能玉成之，爲先人之功臣，卽爲余彌此缺憾。且慰且感，余此次在外，專了從前未了之事，而彌縫過失，亦十得七八耳。

致四弟

前寄一緘，想已入覽。近日江浙軍事大變，自金陵大營潰敗，退守鎮江，旋退保丹陽。廿九日丹陽失守，張國樑陣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雲制軍退至蘇州。初十日無錫失守，十三日蘇州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復，無兵無餉，又無軍火器械。賊若再至，亦難固守。東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浙江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卽余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一，則目下三路進兵，大局不能不變。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顧此而失彼。賊若得志於江浙，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間。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岸，免致江西之糜爛。後湖南專防東南，則勞費多而無及矣。不知以吾言爲然否？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昨已歸去。余尙肯顧大局，沅弟季弟新闢安慶，正得勢得機之際，不肯舍此而他適。余則聽天由命，或浣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愧憾，斯爲大幸。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至戒至囑，余本思將「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作一壽屏，爲賢弟夫婦生日賀。因匆匆尙未作就。余日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劑卽效，比試行之，諸請放心。

致弟

沉弟以我切責之誠，猶自引咎，滯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岡公于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之官，是做不盡的；爾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做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尙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庸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余于初六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致四弟

八月廿四發去之信，至今未接覆信，不知弟在縣已回家否？余所改書院圖，已接到否？圖係就丸

弟原稿改正，中間添一花園，以原圖係點文章，一個板板也。余所改規模太崇闊，當此大亂之世，興造過于壯麗，殊非所宜，忽劫數或有他慮，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去年沉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為隱慮。此事又係沉弟與弟作主，不可不慎之於始。弟向來於益虛消長之機，頗知留心，此事亦當三思，至囑至囑。鮑張廿六進兵，廿九日獲一勝仗，日內闔紮休甯城外，祁門老營安穩，余身體亦好。惟京城信息甚壞，皖南軍務無起色，且愧且憤。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黃金堂買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為不安耳。

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為系念。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為不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罵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于膏肓而不自覺。吾深為慮。前函以傲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惕，若以傲字誥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

致四弟

十六日接弟手書，具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惟弟服藥過多，又堅囑澤兒請醫調治，余頗不

以爲然。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師；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做道場二次，禱祝之事，間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師一節，又與家風相背。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幾于無人不藥，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喫出毛病，則服涼藥攻伐之，陽藥喫出毛病，則服陰藥清潤之，輾轉差誤，非大病大弱不止。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夏末多服涼劑，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專用飲食調養。澤兒雖體弱，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慾，斷不在多服藥也。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場押字，將來恐仍有口舌。地師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以後尙祈卓議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爲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家不敗者乎？北菓公屋，余無銀可捐，已亥冬，余登山踏勘，覺其渺茫也。

致四弟

臘底由九弟處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于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騷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

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弟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一義。弟若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

致四弟

上次送家信者，三十五日卽到，此次專人四十日未到，蓋因樂平饒州一帶，有賊恐中途繞道也。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左軍分出八營，在于甲路地方小挫，退紮景鎮，賊幸未跟踪追犯，左公得以整頓數日，銳氣尙未大減。日下左軍進剿樂平鄱陽之賊，鮑公一軍，因撫建吃緊，本調渠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因近日鄱陽有警，景鎮可危，又暫留鮑軍，不遽赴省。胡宮保恐狗逆由黃州下犯安慶，沉弟之軍，又調鮑軍救援北岸，其祁門附近各嶺，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數月以來，實屬應接不暇，危險迭見，而洋人又縱橫出入于安慶湖口湖北江西等處，并有欲來祁門之說。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無瞑目，毫無悔憾。家中兄弟子姪，推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師，不信醫藥，不信俗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

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此八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爲上等人家。余每次寫家信，必諄諄囑付，蓋因軍事危急，故預告一切也。余身體平安，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渙散，或尙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懸念。

余于初二日自祁門起行，至漁亭，初三日至休甯，初四日派各營進攻徽州，所有祁門漁亭之營，皆派七八成隊來此。老營空虛，聞景德鎮一軍潰散，左京堂亦被圍困，不知能守住營盤否？景德鎮既失，祁門休三縣之米糧接濟已斷，若能打開徽州，尙可通浙江米糧之路，若不能打開徽州，則四面圍困，軍心必渙，殊恐難支。余近年在外，勤謹和平，差免愆尤，惟軍事總無起色，自去冬至今，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所欲常常誥諸弟與子姪者，惟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及余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也，三不信，曰：「醫藥也，地師也，僧巫也。」八本，曰：「讀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言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做官以不愛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茲因軍事日危，旦夕

不測；又與諸弟重言以申明之。家中無論老少男婦，總以習勤勞爲第一義，謙謹爲第二義；勞則不佚，謙則不做，萬事皆從此生矣。此次家信專人送安慶後，再送家中，因景德鎮路梗故也。

致丹叔

去歲接奉手緘，久稽裁復。國藩淺材薄植，上承先世餘蔭，驟躋高位，並竊浮名，撫衷內省，久懷「鴉濡不稱」之愧。來示勸勉有加，而又引杜陵「厚祿書斷」之句以相諷諭，益增悚仄。惟近世所稱羨督撫之榮，不外宮室衣服安富尊榮等事，而姪則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於危艱之間，所居僅營中茅屋三間，瓦屋一間，所服較往歲在京尤爲減省。自去冬至三月，常有賊黨十餘萬環繞于祁門之左右前後，幾無一日不戰，無一路不梗，晝無甘食，宵有警夢。軍士欠餉至五月六月之久，姪亦不忍獨處富饒，故年來不敢多寄銀錢回家，並不取分潤宗族鄉黨者，非矯情也。一則目擊軍士窮窘異常，不忍彼苦而我獨甘；一則上念高曾以來，屢代寒素，國藩雖忝食舊德，不欲享受太過，爲一己存惜福之心，爲闔族留不盡之澤。此姪之微意，十叔如訪得營中家中有與此論不相符合之處，即請賜書詰責，姪當猛省懲改。安慶一城，費盡氣力，本有克復之望，近因洋船暗通接濟，城賊又有生機，天意茫茫，未識大局何日轉旋！

致沅季弟

帳棚即日趕辦，大約五月可解六營，六月再解六營，使新勇略得却暑也。小抬槍之藥，與大礮之藥，此間并無分別，亦未製造兩種藥，以後定每月解藥三萬斤，至弟處當不至更有缺乏。王可陞十四日回省，其老營十六可到，到卽派往蕪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虛。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見，苦于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曾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駮文耆待我之薄，溫弟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谷張伴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沅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百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一日中則辰，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概之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盈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

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惟有可下手之處。沉弟昔年于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非薄，其根實在于此。去冬之買犂頭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務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沉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在弟尙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沉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餒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餘憾。以後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宜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貽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卽以自概耳。湖州于初三日失守，可憫可敬！

致沉弟

此次洋槍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處，一一指出，蓋前次以大價買來，若過于喫虧，不能不一一與之中說也。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則謂我不

德越及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祕而不宣？鄂之于季，自係有意與之爲難，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賞罰于是乎分，卽餉之有無，亦于是乎轉。去冬金眉生被數人參劾後，至鈔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此豈有萬分罪惡哉？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脩，則謗亦日息。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顧，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其雌雄，反忘外患，至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于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于大戾耳。

致澄弟

接弟來信，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將在荷葉宅內爲季治喪發引，季弟此次身後之事，沉在金陵，辦得十分整齊，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二十發引登舟，一切未敢稍忽，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禮儀規模一一相似，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舉新製高脚牌，輓聯稍少，祭幛則較七年更多。身後之虛榮，在季弟可稱全備。前沉弟意季到湘鄉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余意亦以爲然，望弟卽照此辦理，將季

楓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千妥萬妥。古人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尚不可煩，况喪禮而可煩，庸乎！余係一家之主，安慶係省會之地，又係季弟克復之城，一切禮儀，在此行之，即在此發引登山。想季弟之英靈，亦必默鑒，深以爲然。再季弟靈柩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而走十六日，甚爲遲滯。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計程至湘潭二千里，應須四十餘日乃可到潭。當在二月十五後矣。然風信無定，或遇順風早到，亦未可知。自湘潭至北港，又須七八日，家中辦接柩事，總在二月初十以後。葬馬公塘則不進荷葉，不葬馬公塘則必進荷葉，二者聽弟一言決斷。余與沅相隔太遠，往返商酌，恐致誤事，不敢遙斷也。季弟升知府，贈按察使，兩次諭旨寄回，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請諡，恐更有後命，二十日業經題主，須改題耳。

致沅弟

左臂疼痛，不能伸縮，實深懸系。茲商人送膏藥三個，與弟，卽余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可試貼之，有益無損也。「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必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余待希厚雪霽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

發而生舒機乃旺，余意以收齋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爲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曾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霖，不知與弟道及否？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爲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齋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瀆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不「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處，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已於去年八月咨部，以紀瑞姪承廕，因恐弟辭讓，故當時僅告澄而未告弟也。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紀澤已三十矣，同去考廕，同當部曹。若能考取御史，亦不失世家氣象，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竭力竭誠，將來後輩必有可觀。目下小恙，斷不爲害，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

致沅弟

鶴儕指留弟營委員，至三個月之久，宜弟恚怒不平，何銑之事，本擬俟筠仙查後，復再行辦理。今誰公有撫粵之行，後來者不知爲筠誰，意欲懲何銑，竟不知如何下手，乃爲恰如題分。蓋譴問有罪，亦須切當事理，乃服人心。近人摺稿，弟處審到者少，余當飭鈔成本，陸續寄去，每月寄送二分，古人奏

疏，亦當鈔二三十篇，以備揣摩。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第強字須從明字做出，然後終始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瞎鬧者也。余亦并非不要強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見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輕於一發耳。又吾輩方鼎盛之時，委員在外，氣饒薰灼，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近，吾輩若專尚強勁，不少斂抑，則委員僕從等，不關大禍不止。

致沅弟

地道既難中止，聽弟加工再挖，余不復遙制。徹休祁黶俱無恙，賊已由婺境橫竄，安華埠將仍走玉山，廣信以犯撫建。開剃頭者甚多，並不殺人放火，或有各自逃散之意，亦未可知。弟軍今年餉項之少，爲歷年所無，余豈忍更有挑剔；况近來外侮紛至迭乘，余日夜戰兢恐懼，若有大禍，卽臨眉睫者。卽兄弟同心禦侮，尙恐衆推牆倒，豈肯微生芥蒂，又豈肯因弟詞氣稍贛，減諸胸臆？又豈肯受他人千言萬語，遂不容胞弟片語乎？老弟千萬放心，千萬保養！此時之兄弟，實患難風波之兄弟，惟有互勸互慰，互恭維而已。余日內所患者三端：一則恐弟過勞生病，弁勇因餉黜而散漫；二則恐靈營人心渙散，另生禍變；三則恐漢中大股東竄廬巢和滌俱不能守，西梁山亦無兵可以撥防。此三事中，弟有法可

以補救一二否？

致沅弟

適聞常州克復，丹陽克復之信，正深欣慰；而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痛疾已成；逢人輒怒，遇事輒憂」等語，讀之不勝焦慮。今年以來，蘇浙克城甚多，獨金陵遲遲尙無把握；又餉項奇絀，不如意之事機，不入耳之言語，紛至迭乘，余尙慍鬱成疾，况弟之勞苦過甚，百陪阿兄，心血久虧，數倍於阿兄乎？余自春來，常恐弟發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四句，乃露實情，此病非藥餌所能爲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囑至囑！余年來愧對老弟之事，惟去撥程學啓一名，將有損於阿弟；然有損於家，有益於國，弟不必過鬱。兄亦不必過悔。頃見少荃爲程學啓請卹一疏，立言公允，茲特寄弟一閱。李世忠事，十二日奏結，又餉絀情形一片，卽爲將來兄弟引退之張本。余想假於四月廿五日滿期，余意再請續假，幕友皆勸銷假，弟意以爲何如？淮北票鹽課釐兩項，每歲共得八十萬串，擬概供弟一軍；此亦鉅款，而弟尙嫌其無幾。余於咸豐四五六七八九等年，從無一年收過八十萬者，再籌此等鉅款，萬不可得矣。

致澄沅弟

一三二

近日賊情張總愚一股尙在南陽，賴汝光任柱等股尙在光州固始一帶；聞京師之東北山海關外奉天等處，馬賊猖獗，派文尙書福將軍勦辦，尙未得手。新授徐海道張樹聲爲直隸臬司，聖意蓋欲多調淮勇北衛畿輔，局勢又當少變矣。沅弟出處大計，余前屢次言及，謂臘月乃有準信。近來熟思審處，勸弟出山，不過十分之三四；勸弟潛藏，竟居十分之六七。部中新例甚多，余處如金陵續保之案，皖南肅清保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動遭駁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備甚苛，措辭甚厲，令人寒心。軍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頭緒繁多。西北各省，餉項固絀，轉運尤艱；處山西完善之區，則銀錢分文皆須入奏，難以放手辦事。若改調凋殘之省，則行剝民斂怨之政，猶恐無濟於事。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當萬分艱窘，戶部猶將江西釐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率譏以爲恃功驕蹇。爲出山之計，實恐懼氣時多，適意時少；若爲潛藏之計，亦有須熟籌者。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岸寂，如孔翠灑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復思出山，近徐松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復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爲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沅弟雖積勞已久，而才調實未能盡展其長，恐難久甘枯寂。目下李筱荃中丞相待甚

厚，將來設與地方官不能水乳交融，難保不靜極思動，潛久思飛。以余飽閱世變，默察時局，則勸沉行者四分，勸沉藏者六分；以久藏之不易，則此事須由沉內斷於心，自爲主持，兄與澄不克全爲代謀也。余前所謂臘月再有確信者，大率如此，下二次更當申明之。

致澄弟

鄉間穀價日賤，禾豆暢茂，猶是昇平景象，極慰極慰！賊自三月下旬退出曹郡之境，幸保山東運河以東各屬，而仍蹂躪及曹、宋、徐、泗、鳳、淮諸府；彼剿此竄，倏忽來往，直至五月下旬，張牛各股始竄至周家口以西，任賴各股始竄至太和以西。大約夏秋數月，山東、江蘇可以高枕無憂，河南、皖鄂又必手忙脚亂。余擬於數日內至宿遷、桃源一帶察看隄牆，卽於水路上臨淮而至周家口，盛暑而坐小船，是一極苦之事。因陸路多被水淹，雇車又不甚易，不得不改由水程。余老境日逼，免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身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養身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卽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脚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

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並勸沅弟與諸子姪行之。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工，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致沅弟

久未接弟信，惟沅弟信言哥老會一事，竊知近况。吾鄉他無足慮，惟散勇回籍者太多，恐其無聊生事，不獨哥老會一端而已。又米糧酒肉，百物昂貴，較之徐州濟甯等處數倍，人人難於度日，亦殊可慮。吾兄弟處此時勢，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見窘狀，不至一味奢侈。紀澤母子，八月即可回湘，一切請弟照料。早掃考寶書蔬魚豬八字，是吾家歷代規模。吾自嘉慶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見王者星岡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醫藥地仙和尚師巫禱祝等事，亦弟所一一親見者。吾輩守得一分，則家道多保得幾年，望弟督率紀澤及諸姪切實行之。

富托木器不全，請弟爲我買；木器但求堅實，不尙雕鏤。漆水却須略好，乃可經久。屋宇不尙華美，却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卽占去田畝，亦自無妨。吾自濟甯起行，至宿遷，奇熱不復可耐，登岸在廟住九日，今日始開船，行至桃源，計由洪澤湖沂淮至周家口當在之矣。身體不安，惟目光益蒙，怕熱益甚，蓋老人之常態也。

致沅弟

接弟信，具悉一近。弟謂「命運作主」，余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卽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爲可久可常；此外關智鬪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皆予知自強，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賊匪此次東竄，東軍小勝二次，大勝一次，劉鄩大勝一次，小勝數次，似已大受懲創，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竄陝洛，卽竄鄂境，或可收夾擊之效。余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

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戳，會辦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致澄弟

余於十月廿五，接入覲之旨，次日寫信，召紀澤來營，厥後又有三次信，止其勿來，不知均接到否？自十一月初六，接奉回江督任之旨，十七日已具疏恭辭，廿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初三日又具疏懇辭。如再不獲命，尙當再四疏辭，但受恩深重，不敢遽求回籍，留營調理而已。余從此不復作官，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餽送，昨令李翥漢回湘，送羅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劉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難者，前致弟處千金，爲數極少，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間之大福矣。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積積書積衣，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世代皆有明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蔬豬魚考，早掃寶。』常設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禱祈，留客久住，六者俱惱。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卽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爲家訓，子孫雖愚，亦必使就範圍也。

致弟

屢接弟信，并閱弟給紀澤等諭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出省，十月十五日歸署，在外匆匆，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爲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沉弟夫婦病而速痊，亦屬可慰。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勗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足；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一曰，黎明吃白粥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無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諸子姪試行之。又曾以爲學四字勗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讀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並進，則志強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兩弟如以爲然，望常以此教誡子姪爲要。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疝氣等症，幸未復發，腳腫亦愈，惟目蒙日甚，小便太多，衰老相逼，時勢當然，無足怪也。

曾國藩書札類鈔

軍事

與駱籥門中丞

吳甄甫先生來咨，令張潤農太守王璞山縣丞帶勇前往鄂省救援，其文云：『武漢之咽喉不通，卽南北之血脈不貫，北省如此，南省勢成痞症，不得不急思拯治。』自是至當不易之論，想尊處亦必有咨，兼有專函矣。侍日夜籌及援鄂一層，一則以餉項無多，一則以水路無備，故屢與老前輩商而終不敢輕發，然細思武昌苟失，則西制荆襄之命，東固建業之根，長江三千里，遂使此賊封而有之，章奏無由上達，朝命莫能下逮，不數月間，吾輩遽恐隔置化外，豈不痛哉？以是反復籌維，又不得不出於援鄂之策，蓋鄂省則賊雖分竄來南，長沙猶有倖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分竄來南，長沙亦無獨存之勢，特少延數月耳。唇齒利害之間，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侍前所謂要務三端者，城內堅守，止須四千人，城外紮營，亦止須四千人，非謂四千遂足屢戰也，但使有一路可通，不使賊兵合圍，則戰守皆有可恃，不必屯兵萬餘，以待賊之至也。其水路籌備一端，則聽侍在此興辦，老前輩不必分慮及之，斷不可又

派員別爲措置。如省城外內僅留兵勇八千，則此外兵勇似可分三四千援鄂。望鴻裁與提軍及司道諸公熟商。王璞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見極是。蓋多則難精，卽招至三千，已恐其不精矣。鄙意璞山本營及新招之勇，并康楊已回省之勇，與羅李鄒將回省之勇，數項湘勇，嚴汰慎選，祇須存四千人，斯爲適用。蓋信其可用者，惟羅羅山、王璞山、鄒岳屏三營，久經訓練，確有幾分可靠。此外則新集之卒，殊難深信。求老前輩傳羅王鄒三人到署，相與熟計。或留千餘守省，而令璞山率三千人援鄂，則面面俱到，尙覺安妥。若璞山新募至一萬，或少亦四五千人之多，則無論不盡精銳，口糧亦斷不能敷，器械亦斷不能齊，是不可冒昧也。侍另有書與璞山，已將鄙意告之。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嚴爲簡汰，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侍非不知兵勇宜多，恐兩月後無餉可發也。愚拙之見，動輒累紙瀆陳，惟冀鑒察。

與王璞山

荆襄扼長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誠爲古來必爭之地。然以目前論之，則武昌更爲喫緊。蓋岷首既巢金陵，近穴鎮揚二城，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於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後，有三大鎮：荊州爲上鎮，武昌爲中鎮，九江次之。建業爲下鎮，京江次之。」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山中鎮以漸

及上鎮聞九江安慶近已設立僞官，據爲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荊州，則大江四千里，遂爲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湖兩廣三江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達，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南竄，而沅湘固時有壘卵之危；然則鄂省之存亡，關係天下之全局固大，關係吾省之禍福尤切。鄂省存則賊雖南竄長沙，猶有倖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南竄，長沙斷無獨存之勢。然則今日之計，萬不可不以援鄂爲先籌，此不待智者而決也。

足下義氣薄雲霄，忠肝貫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卽日渡湖而北，與岷樵石樵之師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則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實有賴焉。惟近日省局支絀，處處皆須節省慎重，卽以三千勇援鄂，一切用費，不宜過二萬金，乃爲妥善。國藩六月招楚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萬二千有奇；在家初出之途費，起行月餘之口糧，及興辦各件之雜費，與朱石樵郭筠仙另支之儲款，皆在其內。此次湖北行程較近，天氣較好，足下辦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過二萬二千也。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報湘人七月之仇，國藩欲添勇數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兩書往還，不謀而合。厥後足下來衡，面商大概規模，約定餉需不必支之藩庫，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許勸捐餉銀一萬，可私辦

軍裝數項。蓋以爲此吾輩私興之義舉，非省垣應辦之官事也。嗣足下廿二書來，言廿四走省請餉一萬，僕已訝其與初議相刺謬矣。適會田家鎮之敗，鄂省大震，長沙戒嚴，中丞命足下帶勇防守省城，倉卒與舉一切皆取之於官，此則局勢與前議大變，止可謂之官勇，不得復謂之義師也。旣爲官勇，則值此官項支絀之時，不得不通盤籌畫。日下兵勇萬餘，傾庫中所藏，僅敷兩月之需，而足下旣來稟稿，乃云「須再發銀二萬，各勇須預支月半口糧，將來招足萬人」等語，是則足下未能統籌全局，不知措餉之艱難也。又云「帳房三百架，硝磺等項，委員解縣」，招勇本以援省，而多此一番周折，是亦足下閱歷太淺，不善省財省力之咎也。僕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卽游揚其善，宣暴於衆，冀爲國家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爲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者，所禱祀求之者也。

刻下康楊帶回之勇千人，羅李與鄒將歸之勇亦有千餘，合足下之三千，計合城共有湘勇五千餘人。若足下能帶三千毅然援鄂，則省城所存之二千餘，宜酌量裁汰，止存千餘爲安；若足下不往援鄂，尤宜大加裁汰，止存二千餘爲安。然以足下之志識，諒必慨然以援鄂爲己任也；其存省之兵，望

一概用坐糧之例，每日一錢。蓋行糧本過優，亦宜與往鄂者示有區別耳。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賞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附利盡則冷落獸散。昔嘗與岷樵細論此層，茲更爲足下進一解焉。

覆恭親王桂中堂

洋兵會勦內地一節，關係甚重；來示所慮各情，簡要精細。國藩所慮者不在他事，而專在派出會勦之人，實難其選。大抵練選將材必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爲上選。今欲派與洋兵會勦之將，亦必擇三者兼全之人。環觀江楚諸軍武臣，惟多將軍文臣，惟左中丞堪勝斯任。李中丞、楊軍門與左相近而耐勞少遜；鮑軍門與多相近而智略不如。此數人者，各防勦數百里地面，勢不能抽出洋人會勦一處。至新赴上海之李鴻章一軍，慣戰者不過二千人，餘皆新集之卒，操未精，勝敗難料。故各將弁之心，情願獨戰而爲髮匪所敗，不願會戰而爲洋人所輕。情願敗而見罪於上司，不願敗而見笑於洋人。卽國藩之心，亦深恐該軍不整不嚴，爲外國所輕侮。聞洋人常至李鴻章處，催促進兵，約期會戰，聒聒不休。國藩屢兩諄囑，以誠待之，以婉言謝之。會防上海則可，會勦他處則不可。待訓練稍久，隊伍整齊，我兵與洋人各勦一處，相距不遠，或洋人果見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後

與之會勦。先疏而後親，先分而後合，亦無不可。前三月二十四日，敵處覆奏一摺，借考試鎗替爲喻，亦實因無人可派，恐見笑於洋人，貽羞於君國，故爲此引愧之辭。區區鄙忱，伏希鑒亮。敬請鈞安，無任屏營之至。

致鮑春霆

頃奉諭旨，知青陽之捷，閣下又蒙天恩，賞賜御用各物，閣下當威望極隆之際，沐朝廷稠疊之恩，務當小心謹慎，謙而又謙，方是載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相勗，務望牢記勿忘。至麾下營頭太多，營官哨官多係鎮將大員，管轄實屬不易，一人之精神，照管不到，莫如擇一二人分統之，而分管之。如宋國永、婁雲慶二員，其資格才識，皆可勝統領之任。霆字十五營中，儘可分五營與宋國永統帶，分五營與婁雲慶統帶，閣下僅親統五營。此外如仁字禮字峯字春字及馬隊各營，或全歸閣下親統，或酌交宋婁分統，亦須早早派定。譬如大樹高幹無枝，則無葉無陰，必有大枝長條，乃有密葉濃陰，此一定之理也。

李希庵部下，現成大吉爲一枝，蕭慶衍爲一枝，金逸亭爲一枝，梁作楫、蔣凝學、毛有銘、歐陽崇如各爲一枝，多禮堂部下，現分雷正綰爲一枝，石清吉爲一枝，楊朝林爲一枝，閣下亦宜趕緊分枝，庶幾

擔子漸輕，照料易周。卽手下之有才者，亦宜使之獨當一面，俾得各顯手段，各建功業，庶無久居人下之怨。如近日陳由立、余大勝，舍此而逃往別處，亦因久居人下，思另尋出頭之日也。又如近日梅仁富、張遇春之在涇縣，同伴開仗，亦因該處并無統領，照管不到也。閣下若再不派分統之人，則將來之逃往別處者，恐不止於陳余，同伴開仗者，恐不止於梅張。可慮之至，望吾弟早計之。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貴軍營務處，用費浩繁，閣下不能與之同甘共苦，嗣後若派分統之人，須將銀錢公平派出，使分統者寬綽有餘，則人皆心服矣。

覆李中夫

凡兩軍相處，統將一分鉅鎔，則營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同打仗則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則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於治己，而薄於責人，則脣舌自省矣。

覆毛寄雲制軍

前聞峴旌渡嶺，晉秩兼圻，箋賀稍稽，頃奉惠書，牖示周詳，佩慰無似。疏稿分肌擘理，洞若觀火。粵事須從軍務下手，正與鄙見不謀而合。驪珠既得，鱗爪自不勞而理。拙見尤以水師爲要，西江發源雲

貴雁流兩廣，槃薄萬里。論者謂江河以外第一巨川，卽東江、北江，亦復歧港百出，浩瀚逶迤，動輒海汶交錯。專恃陸師，斷難制勝。今之長龍舳板，其初式本出於廣東。惟楚軍立法較密，紀律特嚴。楊盤部下風氣素正，多出廉恥之將。遂爾遠勝粵東。水師之舊，竊謂兩廣軍事高州之擾亂其偶，而南韶與潯梧肇羅之蠢動，乃其常也。陸兵其經，而水師卽其緯也。閣下旣從軍務入手，似宜併講水師，用楊彭之紀律，選湖南之將領，挈以俱南，一洗彼中水軍兵官黷匪明護暗搶之陋習。何必一振聲威，潛移默轉。凱章持躬謹飭，馭下有法，不特戰守可靠，亦足少挽風氣。如其病體全愈，閣下儘可攜以赴粵。弟當作書勸我粵中爲凱章熟遊之地，或亦欣然南征。二年以下，閣下所以惠助敵處，至多且大。借此一才，未足云報也。

與李幼泉

僕本力誠閣下，可分兵分將，貴軍現作守局，卽稍分亦尙無妨。師行所至之處，總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賊遇，將接戰之前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賊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發，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勦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

卽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居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張凱章是王之幫辦，劉壽卿是王之部將，故二人守王之章程，將戰之先夕，必傳衆營官會議，至今不改。閣下於軍事，閱歷尙淺，如純之兩層大一字陣，打進步連環，李之不肯輕進，待賊先撲，王之將戰會諸將名獻計謀，皆宜深思而善學之。令兄與程學啓等，必有獨得之秘，不可及之處，亦宜博訪而師法之，堅其志，苦其心，勤其力，事無大小，必有所成也。

覆李眉生

軍事不厭辨說，既不能臨陣閱歷，又不能平日討論，則更無明了之時。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遇有考究實事，多思多算者，未嘗不好與講明也。國藩所知者，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効有不効，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致李宮保

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計大局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可繼言之。目前可恃者，自以銘鼎兩軍爲最。然兩軍馳驅太久，又屢次修牆挖濠，皆認地段之

最難者，士卒之精力，蓋將竭矣。若再以該兩軍倒守連河，必不認地段之長者難者，軍士之力太竭，恐以勁旅而變爲羸卒。若銘鼎兩軍不認防運之費，它軍尤無可恃。惟淮軍略留有餘不盡之力，必須決計罷防運之議，永不築牆修濠，除追剿之外，或有休息之日。縱不能爲淮軍保常新之氣，亦不至疲癯而不可振。願與閣下反覆圖之。至後路糧餉，僕與梅籌畫，今年尚可支持，明年斷難接續，須裁減步隊萬數千人，方可爲繼，而勢不終窮。請閣下默爲預籌，至以爲禱。

與李次青

此次平江勇東渡，僕極不放心。蓋以未經戰陣之卒，當狡悍百戰之賊，固爲主持者之不慎矣。而玉川之勇，漫無紀律，若此，又實出我意計之外，是以愈想而愈生危慮。茲特有數事諄囑，千萬牢記：

一曰，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爲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

一曰，哨探嚴明，離賊旣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敗之路，一一深明，切勿孟浪。

一曰，稟報詳實，足下專好吉祥說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如蔣營之事，至今決裂不可收。

拾，而後聲言固已晚矣。以後稟報軍情，務須至實至詳。

一曰，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且下在軍年餘，毫不諳練，寶秋兄亦頗有輕敵之心，各哨官哨長，一味客氣用事，余所深慮，尤在於此。切宜痛戒！

以上四條，切望細心體察，勿涉大意。

與李次青

各勇進銳退速之弊，蜀山西去時曾囑及之。全賴營官哨官得力，故幸免於疎失。大抵他處兵勇情形亦略相同，進則爭前，退則散亂。將三五人保住陣脚，即見勁旅；無此三五人者，則其初每成先勝後敗之局，其後遂爲屢北不振之師。此蓋軍旅之強弱之恆態，而墜下平江勇與恆態微有不同者。他處營官哨官各有賞罰生殺之權，其所部士卒當危險之際，有愛而從之，有畏而從之，尊處大權，不在哨官而獨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責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責，欲革一勇，則恐不當尊意而不敢革。營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憚，欲罪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復知有營官哨官。甄錄之時，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營哨之權過輕，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

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之者，則無其事也。此中之消息，望足中默察而默挽之，賞罰之權，不妨專囑哨官收錄之時，不妨兼用他籍哨官得人，此軍決可練成勁旅，但總攬則不無偏蔽，分寄則多所維繫，幸留意焉。胡應元果能戰者，則宜直授以營官，不宜復以資地限之，衛青人奴，拜將封侯，身尙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偏奇男子乎？

與羅伯宜

省中各營官，多有才；頡頏作氣勢，不肯下人，亦將領之常態，足下當剴切勸導，持衡之短處，在所見間偏，其長處在雖偏而不私，持衡之令人怨處，在好當面罵人，其令人感處，在好救人之危急。此僕之中後營各勇而知，非僅聞之舍弟與足下也。足下將此數端，一一婉告省中諸將，略其短而服其長，自然互相敬愛矣。

覆胡宮保

手示敬悉，多鮑不甚愜洽，唐蔣亦各立門戶，無長濠以困城賊之出，斷餉道以速援賊之至。內外受敵，軍無統一，此皆太湖可慮之端也。國藩去歲初出，本奉諭旨指撥蕭張二軍，歸此調度，今蕭張不來，各營皆雜湊，勉合成軍，實難深恃。來教分別援賊包打勝仗等語，無乃期許過奢，鄙人教練之才，非

戰陣之才也。守黃梅守石牌，或可竭力任之；拒援賊，則敬謝不敏。人貴自知，不敢不確陳其短耳。

覆胡宮保

惠緘敬悉一切，多公事已詳於前兩緘矣。細察輿論，近年鮑之戰功，比多更偉，而多好理墳山爭門等訟事，又凌辱紳士，頗爲官民所憾。其才似宜將少，不宜過多。鮑二公，正以彼此爭勝爭強，故自力戰，不肯落人後。若鮑歸多統，則多之意滿而鮑之興沮，彼此皆無爭勝之心，似非利也。鮑日內歸思極切，侍正苦心勸慰之際，尙祈無遽生波折爲荷。

至唐公一軍，卽日當爲淮北之行，蔣公一軍，卽日當調歸希庵。縱此時令歸多統，亦屬有名無實，仍祈鴻裁酌奪。多之精選在石牌飛虎開化營，在太湖渠欲調飛虎開化營至新倉，正係禦援賊之來路。且馬隊不宜於城根，似非欲敵軍赴石牌也。至天堂實係要著，不必後悔。近日見公調度，處處合宜，但嫌身邊太單耳。此後但求不動不變，不疑不悔，與諸將書緘，不必過深，不必過謙，且待賊至，濟山公率金逸亭軍再定進止。

覆胡宮保

惠緘接到，太湖萬五千，且全行撤動，侍覺不甚妥協；縱使敵部分七千人圍太湖，僅能紮西

南一路，其東北正北三面城賊，仍可分出與援賊夾擊多鮑之軍。况敵處實無統領，難以前往耶？
徑徑之愚，尚乞鑒亮。大抵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失。禦援賊於太湖城外，雖失算，然使能戰，而捷則轉爲勝算矣。禦援賊於潛山，雖若勝算，然使不能戰而敗，則轉爲失算矣。平日千言萬語，千算萬計，而得失仍只爭臨陣須臾之頃，公以爲禦賊潛山必操萬全之算，愚見亦未敢盡信也。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公自謙愚慮無當，以侍觀近來調度，實委叶不可及。前日三緘調撥，亦自有精思，特於諸將人情，似尙有體察未盡之處。狗賊若於今冬來援，勝負之數，誠不敢必；若明春來援，則蕭軍已到，希公亦或可來，大局總可無礙。霍山求兵甚切，我公熱腸，必不忍置不顧，然以軍勢論之，尊處萬不宜深入。前此余際昌深入稍蚤，已有伸縮不能自由之患，公斷不可再深入也。軍無後繼，是古來一大忌。去年三河敗後，已覺無以善後，無以爲繼，厥後多鮑花源亭之捷，有大勳亦有天幸。此四路之中，不能不常存一後繼之想，願公率所部舒金曾吳等軍，堅駐英左山近，勿復輕進。公處兵力既厚，營壘既堅，余丁處有急，固可就近馳援。

覆胡宮保

手教二恆二禮營撥歸敵處，公牘亦到。靈營不宜撥隸敵處，本日已詳復矣。揆帥信并另件閱悉，不忌不足以爲驍將，不妬不足以爲美人，無足怪也。在下則護翼之等夷，則排擠之爲常態，亦無足怪也。止難爲閣下調撥耳。

覆李次青

一吳近庵事，卽照來札示飭募二千五百人，錄札奉達。軍事是極實之事，廿三史除班馬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退庵若以編輯廿三史成書爲治軍之藍本，則門徑已差，難與圖功。閣下與之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與吳桐雲

壽州不克解圍，於大局殊有關係。苗逆頗畏希部之威，今見蔣毛之技，不過如此，以後當更猖獗，難於收拾。所幸臨淮軍業已立定脚跟，餉項較前稍裕，頃聞河南亦解萬金，唐帥部卒恩誼固結，但使不至斷炊，必可一戰。臨淮之根本既固，六安之要區無失，他處縱有疎失，尚可徐徐補救。臨淮章奏，是否全出鉅手，續請南下一疏，風定肅清一疏，稍嫌浮誇失實。我楚軍之所以耐久者，亦由辦事結實，敦

樸之氣，未盡澆散。若摺奏過爾浮僞，不特畏遐邇之指摘，亦恐壞桑梓之風氣；可否與義帥熟商，以後刪除誇飾一歸簡質。

覆李申夫

一行軍以渡水爲最難，不特渡長江闊河爲難，卽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濟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此次渡水紮營，本係冒險之著，又不以全軍同往，而僅去兩營六百人，又不多帶子藥等物，致左營以鎗礮不齊，而先退登舟，右營以子藥不繼，而參用鍋鐵。此皆調度不善之咎。然閣下本意，欲解城圍，冒險輕進，不暇細思，亦欲力挽過於持重之弊，鄙人不深究也。

復尹杏農

兩接惠書，援古證今，陳義甚高，細繹尊指，大約謂臨淮非扼要之區，分兵駐紮四省，不如駐於近賊之一路。尤於兵貴神速之義，再三致意，勤勤啓迪，所以惠我者良厚。惟其中有與愚見稍異者，略陳固陋，以資參究。

來書引亞夫委梁故事，吳楚反時，條侯知陳孝王足以抗賊，故聊委之以挫賊之銳；使委之而梁

破，則賊踞名城，兇餒驟長，盜糧頓富，天下事將來不可知，尙何破寇之有？雒河雖屬襄爾之區，而既有英部八千堅守其中，斷無不救之理；若謂餉道不可不通，而賊圍不必遽解，是猶醫瘟疫者，謂但吃飯之照常，却不欲壯熱之遽退，且須酌留此次之壯熱，借以政治多年之舊病，有是理乎？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皆極拙鈍之事，於神通二字，幾乎相背。卽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旣深自愧歎，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全信。敵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儒者記兵事以遷爲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爲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灘，國藩頗疑其并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尙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頃刻而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決之而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尙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蹟相合者，蓋寡矣。因來示諄諄啓告，聊述近所抱愧與素所蓄疑者，以相質證，幸無惜反覆商論，匡我不逮。改駐臨淮，不過就近調度，屏蔽淮南，慮滌各屬，初無他意。閣下深以爲疑，則亦失之太拘。擒匪萬馬奔突，飄忽異常，雒河圍之後，分爲兩路西竄，敵處擬以步隊分紮四處，規模粗定。馬隊則尙未經畫就緒，無一騎可借追勦之用，良以爲歎。

復李宮保

幼仲赴沛琴省跟追，自是日前一定之理，必然之勢。豫皖各軍進紮開河以上，或可勉遵調度。皖軍進紮灘上一帶，未知其恪恭遵令否？即能遵行，而紀律未必嚴明，與蘇軍未必聯絡，祈更酌奪。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軍律不可騷擾，二曰奏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譬若舟行遇大風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謂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者數倍。昨令兄筱泉書來，言左公函中有一「湘淮暗分氣類」之語，即從大帥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實無絲毫罅隙，渠前批霆軍之稟，頗似有意簸弄，尊處軍士若不得手，左公必從而騎訖之。僕前信言勸軍事，力戒諱飾，念七日之信，力戒騷擾，正恐閣下立脚不穩，被人摘發也。至於大處調度，危急之際，尤以全力保士氣爲主，孤軍無助，糧械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請閣下常函省察二君，數者加意體察，庶免非常之禍，誠能不騷擾，不諱飾，不散亂，三者問心無愧，則成敗一聽諸天，騎訖一聽諸人而已。

覆李中堂

京畿營兵見弱，沿海各省之任重致遠之人，名論自是精確。樞府意旨，蓋以船堅礮利，不逮洋人，不得不專恃和議，又兼毫無準備，萬一和局決裂，天下必歸咎執政諸公。故議留直隸練軍，欲用以間執清議，並非果有猶豫不虞深謀遠慮也。直督議應練兵，責無可貸，惟綠營廢壞已極，六軍章程過密，

文法大繁，卽渠當日，率於衆議，爲此應酬世故之文。今欲釐革積弊，一新壁壘，殊乏良策。現因久旱不雨，二麥歉收，秋禾未種，恐須辦理荒政，不得不暫置練兵爲緩圖。目下所恃，惟銘字一軍。趙道鏡川帶八營來保定，似亦中等之材。劉子務久駐張秋，又分三營移駐臨清，聊資鎮懾。惟聞子務因省三不出，自以肩荷太重，焦灼惕懼。省三曾言，丁壽昌係一好手，但子務業已代統銘軍，丁到難於位置云云。今子務不特代統，已接統矣。應否調丁壽昌北來，分統幾營，稍輕子務之負擔，而令鏡川專管營務，不必帶隊，抑或即用目下局勢，子務總統，而鏡川分管，無須更張之處，二者孰爲妥善，請便中迅速示復。如須調丁北來，并請尊處先行告丁也。

津防由崇帥兼制，春間崇公奏裁一千餘人，曾來省面商去留。僕因裁撤另換，亦未必遽能得力，敵處又無統將可當一路者，因囑其不可多裁，而不欲徒爲已甚之舉，仍以津防全局相屬。渠意亦深願如此，因是無復齟齬。現令陳濟清帶天津所留之兵，與銘軍分汎巡防境內伏莽，當可無虞。至備豫外洋，則不惟畿甸房軍驟難及此，卽他省兵力數倍於直隸者，亦斷不足以敵洋人。鄙意北方數省，因循已久，無良將勁卒，足備任用。餉項又難籌措，設備之說，誠爲毫無把握。東與新造之區，事事別開生面，百戰將士，尚不乏有用之材，餉項足以濟之，製器造船各事，皆已辦有端緒，自強之策，應以東南爲

主閣下雖不處海濱，尚可就近董率；購辦器械，選擇人材，本皆前所手創，仍宜引爲己任，不必以越俎爲嫌。鄙人則年老氣衰，自問不堪爲世用矣。

與王璞山

僕於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全愈。每念天下大局，極可傷痛！桂東之役，三廳兵尋殺湘勇於市，足下所親見也。江西之行，鎮筵兵殺湘勇於三江口，傷重者十餘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兩次兵噪，執旗吹號，出隊開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二十四，臨莊諸君遇難，亦以鎮筵雲貴兵見賊逃潰，危敗不救，遂致斯痛。蓋近世之兵，屏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逆賊，而狠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勝於仇兵。曩者己酉新甯李沅發之變，鄉勇一躍登城，將攻破矣；諸兵以鳥鎗擊勇墜，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尤層見疊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卽各勇與賊事般之際，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邪？不特勇也，卽兵與兵相遇，豈聞有此營已敗，而彼營冒險行救者乎？豈聞有此軍餓死，而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僕之愚見，以爲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絃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

萬人概求吾黨賞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氣之氣爲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勵，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

與張石卿制軍

奉惠書，未卽箋復。此間簡調山東，自以密邇畿輔，重資鴻籌，作鎮海岱，惟兩湖吏治未就，整飭軍政，亦有起色。遽爾移節東征，不獨文武方振之綱，莫爲廢績，卽南北紳庶，亦若失所倚。

弟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只以時事孔艱，苟利於國，或益於民，卽不惜攘臂爲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練勇之舉，亦非有他，只以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姦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誨。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云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覆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爲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

迨六月初提軍到省，謂防堵不宜操兵，獲勝不宜過勞，遂切責塔將而右議清將，而中丞亦疑弟不宜干預軍事。會弟與老兄有舉塔刻清之摺，同時並發，而尊處又有札斥塔將何不操練，提軍遂疑兄與弟併力排之，皆挾私見而非公忠也。豈其然哉？嗣後兵勇相爭，弟雖常持正議，而每抑勇而伸兵，自謂寸心無私，可見諒於人。人逮初六日兵譁之變出，論者或謂是有指嚙，或謂早伏陰機，何不預為之毋？君子直道而行，豈肯以機械險巇與人相競禦哉？惟弟本以鄉紳，半涉官事，全仗虛聲以彈壓匪徒；一有挫損，則宵小得以窺伺，而初終恐難一律。是以抽掣轉移，暫駐衡州，蓋因二月一奏，曾言上四屬土匪極多，將來請駐衡州數月也。不到十日，而茶陵安仁相繼失守，去衡州較近，距長沙略遠。弟奏中亦慮及此，曾言「吉安土匪，恐江西勦急竄入安鄱一帶。」不幸言中。弟來衡似不為無益，現已命塔副將王同知之勇自北往攻，王縣丞及舍弟之勇自西往攻，東南兩路令駐紮興甯之湘勇兜截，未審能即日撲滅否？然係烏合，想無足深慮。至於粵賊大局，若以各處兵力勦之，恐終難了。此鄙意欲練勇萬人，概歸岷嶽管帶，或猶能指揮如意。不審鴻裁果以爲然否？粵賊竟據九江田家鎮之師，不審果足資塔禦否？如賊勢稍紓，大旆當即北發，相去益遠，會合無因，依依之情，筆不能罄。

粵逆於一月二十二退出江西過湖口後，卽分竄上下游；一破安慶一據九江比聞北陷蘇梅南擾興國此時大局糜爛，卽使三城克復，秦晉無驚，而流賊之勢固已成矣。岷樵勳望日隆，全握兵柄，是意中事。鄙意欲練勇萬人，概交岷樵統帶，以爲掃蕩澄清之具。近時各營之兵，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協，勝則相忌，敗不相救，卽有十萬衆在我麾下，亦且各懷攜貳，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也。鄙意必需萬衆一心，諸將一氣，而後改絃更張，或有成功之一日。昨已爲書告邑人王璞山，鑫又有書告岷樵矣。璞山亦有書抵我，痛夫江西七月二十四之役，湘勇陣亡者八十餘人，又重以帶勇者四人。夫興義憤，思報友仇，而紓國難，茲將渠書並弟書二件，抄呈尊覽，兩人者起意不同，而指歸則一。現擬於衡州廣募新勇，大加訓練，前六月間，託魁太守所招之勇邵陽各勇，較勝於新化後弟自省歸，邵勇交塔副將帶往醴陵防堵，昨在安仁勦江西土匪，一戰蕩平者是也。新化勇則散遣歸農矣。弟來衡時，聞新勇並未散，且屢來具呈，稟請赴江殺賊，是以復行招集，現存二百餘人。鄙意欲再招百五十人，合成三百六十人，以符弟之營制。茲者新化勇數人回籍，令其自行招集，呼朋引類，或可得勁悍之卒，亦未可知。香海兄若素知新化健卒，何處最多，或見此數人，加以指蹤，無取浮滑之輩，而求土作之類，是爲至要。其途費業經議定，來時不給一錢，到衡之日，每人

給錢三百文而已。此事各勇自能了之，兩兄不管亦可。自新化勇而外，弟又欲招粵太守曾經訓練之邵陽勇一營，計三百六十人，以爲弟之親兵。煩兩兄與蔭翁商妥，須擇其精而又精者。蔭兄無留上駟自用，而以下駟應客。至禮至感，某口糧銀數在衡擗演，每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其爲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卹銀六十兩，征本省土匪減半。弟若不出外，或交岷樵作親兵亦如之。望兩兄與諸勇斷言之也。

此次初出，無所謂安家銀兩，在室亦不能先給幾日口糧，途費亦惟到衡之日，每人給三百文而已。抑又有請者，不難於勇，而難於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勞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以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故弟嘗謂帶勇，須智深勇沈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兩兄平生物色，果有此等人否？如其有之，萬望道達鄙意，

請以出，非弟之私好也。爲天下出也。弟之汲汲尤在於此。

覆劉霞仙

璞山募勇之事，國藩蓋時時係念。前次爲赴鄂救援之行，不妨倉卒成軍。近日爲東下討賊之計，必須簡練慎出。若不教之卒，窳敗之械，則何地無之，而必遠求之湖南，等於遼東自討之豕，仍同羈上兒戲之軍哉。故此行不可不精選，不可不久練。無愚智皆知之，豈以足下與璞山之賢，而反不知乎？選貴精，則璞山新招之卒，其可汰者必多。練貴久，則未出之前，成行之後，其口糧必須早爲計畫。現在江達川新招之千人，僕擬先發安徵助岷樵之急需矣。其餘五千，今冬須備兩月坐糧，明春須備兩月行糧，計其所費，良復不資。止得選備十營，合長夫爲五千人，或可勉強支持。是以昨復中丞一書，將各勇通籌核算。璞山新舊之勇，多不過留四營。茲將原書抄呈，足下與璞山覽之，可得其詳。勇佳處有二：一則性實尚，馴可以理喻，慚感；一則齊心相顧，不肯離棄伴侶。其不佳處亦有二：一則鄉思極切，無長征久戰之志；一則體質薄脆，不耐勞苦，動多疾病。以此四者參觀，大抵征本省之士匪則利，禦江南之粵寇則怯。朱石樵歸來，必有一番閱歷爲論也。至於募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熟於熟；如雞伏卵，如鑑練丹，夫可須臾稍離。前與璞山面議，每營須有文武兼備之營官，始克照料一切。不知璞

山已覓有賢者幾人，果能當此一席否？僕極不放心。今年援江之舉，以營官未暇詳擇，至今懊悔。望足下與璞山將四營官伊誰，幫辦伊誰，即日飛示。至要至要。

與王璞山

近日在敵處聞足下之短者甚多，其來尊處言僕之輕信讒謗，棄君如遺者，亦必不少。要之兩心炯炯，各有深信之處，爲非毀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此者，別自有在。今欲多言，則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所謂「窗櫺愈多，則愈蔽明」者也。特書與足下約，計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條，不必從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者三條，僕自密辦而不遽以書告足下者二條，並具於左：

一、必從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各勇宜操練兩個月，體弱者，藝低者，油滑者，陸續裁汰，明春始行遠出。每營必須擇一營官，必盡然分出營數。此時卽將全數交付與他，不必由足下一手經理。人則逸，獨任則勞。此後必成流賊。股數甚多，吾須分投與之相逐。若平日由足下一人統帶，臨陣始分股逐賊，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幫辦者，每營須四五人，必須博求賢俊，不盡取之湘鄉。萬一營官有病，則幫辦亦可統領，斷不可草率。足下現物色得幫辦者幾人，祈開單見示。器械必趕緊製辦，局中窳劣之件，概不可用。伯韓所造抬

鎗甚好，不知烏鎗已成若干。石樵言帳房宜用夾的，是否屬實？祈復示。如必須改的，此時尙可趕辦。鄒岳屏所捐錨桿亦不好，竟須另覓硬木圓身，未經鑄破者。如有一槓未精，不可輕出。戰船能多更妙，縱使不能，亦當雇民船百餘號，與陸路之兵同宿同行，夾江而下。凡米煤油鹽布疋乾肉錢項鐵船竹木之類，百物皆備，匠工皆全。凡兵勇紮營，即以船爲市，所發之餉，即換吾船之錢，即買吾船之貨。如此展轉灌輸，銀錢總不外散，而兵勇無米鹽斷缺之患，無數倍昂貴之患。

一、不必從僕，聽足下自爲屈伸主張者三。

鄙意定爲十營，合長夫計之，得五千人，非不知其太少，實恐口糧無出也。已由公牘札飭足下僅留四營，如足下能設法勸捐，多留一營亦可。鄙意欲足下來衡州合操，若憚往返，即在省別操亦可。竹莊可帶一營，可囑其營帶來衡石樵歸時，必來衡商議大局，足下如不同來，必須開一單與石樵粗定規模，再由敝處核定。陣法原無一定，然以一隊言之，則以「鴛鴦」「三才」二陣爲要，以一營言之，則「一正」「兩奇」「一接應」「一設伏」四者斷不可缺一。此外聽足下自爲變化，將多人以禦劇寇，斷不可無陣法也。

一、自爲密辦而不遽以書奉告者二。

有人願帶五百人隨同遠征已許之矣。船戶已請多人去邀集，未知果有成否？足下亦有相契之船否？祈示。

覆江岷樵中丞

來示論兵勇短處，最爲切當。僕於二月間復魁太守書有云：『岳王復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復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雖語涉諧謔，實痛切之言也。今欲圖謀大局，萬衆一心，自須別開生面，斬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將之，不雜入營稍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國藩之意，蓋與閣下若符契耳。

添勇六千之說，昨因令弟達川帶勇一千進省，即令其先將此勇趕緊赴皖，以備閣下爪牙之需；其餘五千，須俟船礮辦齊，水陸並進，乃可有濟。省中諸友及璞山之意，皆欲急急成軍，以出國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東下，一以爲四省合防之計，一以助閣下澄清之用。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礮並富，陸軍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爲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戲成軍，倉卒一出，人盡烏合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礮不滿五百，如大海簸立墨子着面，縱能迅達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鄙人愚見，總須備戰艦二百號，又輔以民船載貨者七八百，大小礮千餘位，水勇四千，陸勇六千，夾江

而下；明年成行，與麾下相遇於九江孤山之間。方始略成氣候，否則名爲興義旅，實等矮人觀湯，直方竅一晒耳。明知閣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無益，不如遲而有備。且閣下初到蘆江，亦宜將吏治民事略爲整頓。卽陸路塔禦，本境勦匪，有隨身帶往之勇，有遠川續往之勇，有李少荃舊練之勇，亦尙足資捍衛，想卓裁定以爲然也。閣下奏保辦理舟師之張觀察敬修頃聞郴州北來，日內可抵衡州，此間辦法，有與制軍書與羅山書抄稿呈覽，可以得其大凡。羅山新自吉安到省，聞有不願長征之意，未卜能強之一出否？璞山以汰勇之故，頗致怨於國藩，尙可徐徐開譬。

叔續學術浩博，天下共知其宏識遠略，可謀大事。豈獨國藩與閣下知之？今年併力援江，實與伊定議也。安徽紳士國藩所知者，自呂鶴田、吳竹如、李少荃外，又有何慎修、子永、涂宗瀛、閻仙，其去安徽最近者，又有宿遷之臧牧庵、淮安之魯通甫，皆碩學鴻才，城戴存莊，雖文學之士，而有血性。官場自岱雲外，袁午橋最爲結實，才氣亦足以包舉大事。國藩去年曾過州縣，見宿州、郭刺史、尚淳，實有賢聲。此外問呂鶴翁、李少荃當不差謬。季高、鶴仙僕寄書山中，屬其來衡練兵，遠赴皖中，助閣下一臂之力，現皆未來。霞仙諸君不知可出佐閣下否？伯偉必宜送往幕府，但須船之後，與大隊偕行耳。承示致周敬修先生書，不特規畫大局，有陳同文一流人氣象，卽文義之美，亦殊非近時所有。此老與國藩會晤，雖

淺，結契頗深，實能脫去世俗仕宦町畦；近聞其姿倅古人，不知果否？其世兄亦是可用。

安徽利源，惟淮、北鹽務，尚有可圖；洪湖以西，尚無阻滯。北可以侵漢東之引地，西可以侵淮南之引地；署運使者，爲舍親郭雨三閣下，能與鶴翁謀在此間圖生活否？否則專恃捐輸，斷不可恃。此時設局開捐，足資窅然，涸轍之勢，即在目前。奈何奈何！

覆夏憩亭

選將之道，誠爲至要；惟僕所用之人，如塔智亭、邵陽勇、林秀山、帶平江勇、周鳳山、帶道州勇，揚名聲，帶新化勇，卽舍弟輩之帶湘勇，均有各樹一幟之風。止可直隸鄙人麾下，未便又立總統之名；貌爲相轄，實不相降。江汝舟自回楚後，並未與弟通信，聞羅山到此，有不願長征之意。璞山之志，久不樂爲弟用；且觀其過自矜許，亦似宜於勦土匪，而不宜於當大寇。惟伯韓近日來衡，弟當與熟商一切耳。

戰艦之事，近已分局湘潭，均刻期燈節前後畢工。惟張觀察購辦之夷礮，廣礮到楚，尙無確耗。若不俟之以行，則彼此皆不成軍。弟北望君門，東望皖江，寸心焦灼，豈忘片刻安處；而籌辦各件，俱非倉卒所能遽就。且卽使成軍以出，亦當於黃州、巴河、九江等處，先謀收復，又不能遽赴吾賊老之急；大局所在，止論地形之要害，不得顧友朋之私誼。卽君父諭旨所指示，亦有時而不敢盡泥也。弟以菲材，謬

與戎事。蚊虻負山，自知不勝。往在京師，頗好與勝已者往還，或有所圖，則招以共事。此次膺斯重責，豈不知博求豪俊，教我不逮。惟念兵凶戰危，以萬衆而託命於鄙人，苟非慨然相許，即亦不敢相強。閣下珊瑚網之訓，謹當感佩。然幾幾誠求，又幾幾不爲強求，此亦自有苦衷。閣下應能曲諒之也。

覆王璞山

方今友朋中，如足下之精心研求者，蓋不幾見。僕於此等處亦頗究心，茲將僕之營制，與所以位置諸賢人君子之助我者，逐條臚列，所飛書覆我，歸於一是。且以逆賊楊秀清不過閩里一儉兒，其羽黨亦烏合嘯聚，而其官職營制人數之多少，旗幟之分寸，號令之森嚴，尙刊定章程，堅不可改。况吾黨奉朝廷之命，興君子之師，而可參差錯亂，彼立一幟，此更一制，不克整齊，而畫一之哉？所定條款，務望遵從，即小處，或有不當，亦當委曲商酌，不可遽爾違異。

一、舊制三百六十人爲一營，茲添爲五百人一營，每哨添火器二隊，刻有新營制一紙。足下之二千人，即可分爲四營。一營官必須賢能之士，即幫辦亦須博求時彥，與其一手經理，或有不逮，不如求賢以自輔也。現在貴處各營官幫辦，中有朱鐵橋、鍾台州及桂東之某生，僕所倚信，亦在此三君子。此外則閱歷較淺，恐未足恃。僕意足下自將一營，以朱鐵橋輔之；朱石樵將一營，以鍾台州輔之；孫闔、青

將一營，以桂東某生輔之；鄒伯韓將一營，以其本家元探等輔之。此三君者，皆足下平日深相契好，以之分帶足下之勇，有相成之益，無相妒之嫌。此區區位置之苦心，想足下能鑑照也。

一、陸路十二營，須有一總提調，擬以朱石樵爲之；提調斷不可無兵，故令其自帶一營。又恐其不能斤斤於營中之瑣務也，故鍾台州輔之。行軍必有智勇兼前者爲先鋒，茲特立嚮導處，擬以足下爲提調；又別立偵探處，擬以鄒伯韓爲提調者，皆極要事也。三君子皆自帶一營，而又兼管此三分之則各有專職，合之則聯爲一氣。一陣法初無定式，然總以握奇經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極善。茲以五百人定爲四面相應陣，以爲凡各陣法之根本，各營均須遵照。茲附去一紙，其每隊之「鴛鴦陣」，「三才陣」前已刻式，茲亦附去一紙。

一、長沙丁氏兄弟，皆一時賢俊；比之新化之鄒湘陰之郭殆將過之。聞丁秩臣之弟，號選卿者，艱苦忠信，智勇深沈。足下若能求此人帶勇，則可師可友，望設法求之。足下忠銳絕倫，惜尙未能尊求勝已者耳。

覆朱石樵

紙樵奏調台端，赴皖公義私情，俱不可以不往。弟擬月杪起行，在省耽擱數日，花朝之前，可以赴

鄂旌從或與偕行，亦未爲不可；特到鄂以後，弟雖水陸並進，與此賊決戰於黃州巴河之間。閣下則可由黃陂麻引間道赴廬，弟須欲聽閣下之自往，則失吾干城腹心之助；欲攜閣下以偕行，又負岷樵救焚拯溺之望。以是展轉難遽決爾。假令天心厭亂，鄂湘二省之師，竟能克復黃州，驅逐巴河，與岷樵及閣下之師，會於湖口小孤之間，併力而攻安慶，則大局猶有可爲。蒼蒼者究竟未如何若？吾輩竭力爲之，成敗不復計耳。

此間所辦快蟹船，差強人意；長龍船薄脆不堪，連日鬱惱異常。弟前見成守備熟船事，推心置腹，委用極專，不謂遽失所恃。璞山不願從吾營制，弟比與霞仙細商，亦嫌其帳下幫手過少，恐二千餘人者，非一二人所能馴御。且此時斷斷不合，將來進止參差，亦難得力。弟即決計不帶之東下。方今世亂需材如璞山者，弟即不能用，自有他人能用之者。勉於求合，乃所以愈離也。

覆駱中丞

水師將不暇擇，實因將官不願下河。湖北亦同此患，而招水勇亦較陸勇迥不相侔。陸路應募者極多，而水路則久不能齊，是以有來即行收留。來示謂非慎重周詳之道，極是。然急何能擇？姑以充數。礮架除辦四十餘筒外，再求多造百筒，廣礮之架無磨盤，不甚靈便，到省當換三分之一。璞山之勇之

若歸我督帶，則須受我節制，此一定之理。侍於去年箴規璞山一函，業抄稿呈閱矣。厥後璞山復書，但求乞放還山，而於侍書各條，並不一一答復。此其意豈願與侍同事者乎？既不能受節制，自難帶以同行。今日大局糜爛，侍豈復挾長恃勢，苛人小節以自尊，又豈復妬才忌功，不挾健者以自衛？惟一將不受節制，則他將相效，又成離心離德之象，故遂決計不帶也。

昨閣下欲札飭璞山先黃州，不知比已下札否。札中所言，係令其歸甄師節制否？若歸甄師節制，則尊處宜速行咨明。若不歸甄師節制，聽璞山自成一軍，則尊處宜先行奏明。此亦一定之理。今世雖大亂，而此等處尙不可紊也。國藩性本褊隘，因有鑑於晚明君子，朝局敗壞將盡，而猶偏競意氣，爲可恥笑。是以時自省警。閣下若取侍與省中諸僚友往返書函，一一俯覽，而察我心緒，亦足以知區區之非盡無說矣。

覆褚一帆

湖南向無水師，此次開天闢地，披荆斬棘之世界，實屬萬難。陸路之勇，一入船上，則站立不穩，頭暈嘔吐者，往往有之。故鄙意欲招駕船水手，以免站立搖晃也。須俟喫口糧稍久，徐徐教導。徐徐簡汰，徐徐新添，乃可成事。衡郡六營，副右營楊將官於初點名時，即將如何往江南殺賊，如何號令嚴明，退

怯者如何正法，一一問明。各勇紛道退，無一顧者。正前營諸將官，正左營龍將官，起初並不與諸勇問明，但每日給之口糧，教之放礮盪漿等事，不過廿日，諸勇欣然，今則躊躇欲戰。愚民無知，於素所未見聞之事，輒疑其難於上天，一人道退百人附和，其實皆勇，心中亦並無真知灼見，假令有百餘人稱好，卽千人聞聲稱好矣。戚南塘招勇之法，亦嘗詳及此層，其說極精。胡維峯昨來稟函，道及閣下與渠言招陸勇之說，弟甚善之，祈閣下飛告維峯，雜招陸勇，但須肯上船者耳。弟爲勇未招齊，極爲懸系。准于二十八日起行，抵潭時與閣下商議，免致兩處牽掣。目前數日，廣爲招之，將來嚴爲汰之，不過多費口糧耳。卽爲應行更改者，亦可更改。閣下與厲伯符一商，無庸盡行稟陳也。

與羅羅山劉霞仙

前復一函，由寶勇帶往，亮達觀聽。此間先接胡潤公十一日一函，而知陸軍敗挫之狀，旋接雪琴厚庵初五一函，而知水軍自十二至二十四，旬餘血戰，入險出危，奇功不世，爲之駭詫敬歎。有此偉績，而蒼蒼者不遂令竟復武漢，其卒不復耶？抑留以有待耶？時事愈難，則挽回之道，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霞弟傲兀鬱積之氣，足以肩任艱鉅，然視事大易，亦是以一弊鄙意，此時不可分支，且以五千之衆，併爲一路，非必勝羅而薛霞也。姑試十餘戰，徐徐以養霞公之望，而堅軍士之信耳。寶勇尤不可獨分

一支，想魏兄深知之。岳鄂地勢甚大，股甚衆，必有爲分支之說者。故國藩兩書皆競焉，伏惟詳營。郴州之賊，擾陷茶陵醴陵等處，不無警動，尊處亦不宜撥兵回救。古人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也。後泉剿史丁艱，國藩擬附片奏請留營辦事。此間水陸如舊，周副將溥一軍尙足自立。次請在蘇官渡師垂老矣，後幫三營，故乏起色。前幫四營可與防守，難與進取。外江事勢如此，雪琴恐不能遽來。章門如決不能來者，則請於鮑超、張營貴二人之中，飛調一人來前，康以振積疲之氣。天下滔滔，何處英傑，翩然來止，以輔不逮而張屏，窳乎？雪琴厚處，不別作書鮑、張二君，亦不具公牘，康閣下爲我力致之，必分一人前來，而後有濟也。

致羅羅山

新正九日，接臘月十七日惠書，並公牘，具悉一切。水陸屢次大捷，似武漢不難克復。獻歲新社，嶧想已踢破黃鶴，馳奏露布，勳福無量。至以爲頌。江右軍事，洎無善狀。周鳳山臘月初四樟鎮大捷之後，本應留賊之浮橋，星夜修補，濟師西岸，速勦臨江，正可一鼓而下。乃不知出此，而循河之宜岸而上，以勦離、樟鎮六十里之新淦。初十日收復縣城，於是疑議紛起，可道移文，周軍就近南援，以解吉安之圍。吉安城中周廉訪陳太守等，亦飛書請援於周副將，新淦縣李令則稟請周軍留淦，以姑

竄撫建之路。往返商確，遂耽擱十餘日。新撫文中丞批令由樟鎮仍勦臨江而亦未堅主其義。國藩恐周將地形不熟，方略不明，遂飭雪琴觀察由南康馳赴臨江與周將商辦一切。逮新正四日，始抵樟鎮。而陸軍已有初一夜之挫。蓋周將自駐新淦，分辰勇常勇八百人回駐樟鎮，護衛水師。賊匪覘知兵單，遂渡三四千人於樟鎮，乘之攻陷營盤，傷亡二百餘勇。幸初三日，周將自新淦回援，中途大戰獲勝，斃賊數百，奪器械馬匹甚多。初二日，江軍水師戰勝，奪獲船隻數位。初七日，雪琴水師戰勝，搶奪浮橋木筏，軍威稍振。周將亦於初五回紮樟鎮，日內可同雪琴進勦，差慰廬念。

惟自彭周而外，江西無一軍可恃。吉安之圍，五旬未解。西路州縣陷至二十餘處，無人過問。餉項業以罄竭，臘月即發鈔票一半，辦理諸多棘手。國藩爲江省計之深，望閣下之來援，爲大局計之。又甚不願閣下之回援。何也？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爲功。善用兵者亦然。今江西之勢，亦可謂棋危劫急矣。當此之時，若雄師能從北岸長驅，與水軍鼓行東下，直至小池口八里江等處，則敵處青山湖口之師，忽如轍魚之得水。江西瑞州臨江之賊，忽如釜底之薪。以不援爲援，乃轉敗爲功之要著也。如閣下仍從通城義甯回援江西，則武漢縱能克復，恐敗賊從而回竄北岸，既無重兵外江之水師，萬無東下之理。內湖之水師，終無出江之望。是回援而滿盤皆

滯，不援而全局皆生；國藩所反覆思維，而確見其然者也。

頃接黃南坡兄來信，湖南擬以六千兵勇，救援江西係黃與夏憩亭方伯朱石樵太守三人董其事；此舉果成，則由袁州建瓶而下，較之閣下從外兜勦而入，尤爲得勢。望探確湖中實情，如援師已成，閣下卽無庸回江。國藩細察目下局勢，閣下克復武漢後，由北迅速東下，湖南援師由袁州橫出，上策也。湖南援師不成，閣下克復武漢後，回勦瑞臨中策也。援師旣不成，武漢不復，閣下屯兵鄂渚，國藩親率青山湖口陸軍，馳援腹地，與周鳳山一軍夾勦。此則近於下策，而亦不能不出此者也。敢布區區，尚祈卓裁示復。水師近未開仗，青山蘇官渡尙屬平順，霞仙比已至尊營否？筠仙已赴浙中，軍事多虞，離憂增感。

與李次青

賊匪每夜兩次列炬，更鼓嚴明，正守城之下，乘林敗容之守九江，黃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無聲爲貴。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擊柝列炬，已無聲而後可以聽人之聲，已無形而後可以伺人之形。撫賊之備物太甚者，其中蓋有所不足也。願足下以精心察之，冷眼窺中，無乘以躁氣，無滑以衆論，自能覷出可破之隙。若急於求效，難以浮情容，氣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

以黃金注者昏。外重而內輕，其爲蔽也久矣。僕之不欲再增撫州陸軍，實以金注太重爲慮。其水師助勳已調新中親兵二營，以饒防稍鬆也。連日苦雨不息，風雷交作，憂懼百集，不知尊營能無被浸淹否？將士淋漓困乏之中，尙不至多病否？此等苦况，軍中所不數見。足下積年體弱，能勝此否？國藩比亦移居營帳之中，深宵聞喧，慙傾注之聲，念我撫郡征人茫然不知天道人事之何所終極也！

各屬民未厭亂，從逆如歸。所出告示，嚴厲操切，正合此時辦法。但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須能行之；無惑於妄傷良民，恐損陰騭之說。斬刈草菅，使民之畏我，遠過於賊畏，大局或有轉機。四五月餉項竭蹶，每名每日只能給百文，待六月廣東餉到，再行逐一補足，外每日加賞米一升鹽三錢，將來不復扣還。此係萬不得已之計，望足下傳集各弁勇，將國藩苦衷，一一告明。即日再會中丞銜，出一函並諄札各營也。豐城經劉養素水師克復，亦一快事。省城虎勇等營，將以日內駐紮瑞州等處。西爲湖南援師與隔嶺之雲，東爲撫州大軍抽釜底之薪，或者稍有裨益。捐功牌銀數，由足下更定，便宜行之。一面稟明可也。

與李次青

接惠書，知渡河截剿援賊獲勝，欣慰欣慰。足下與秀三彌之圍攻之師，兵力頗厚，惟屢次爲鎗砲

傷我壯士，逾數百人，銳氣暗損，最爲兵家所忌。夫戰勇氣也，再而衰，三而竭。國藩於此數語，常常體驗。大約用兵無他妙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彧之拔偏陽，氣已竭而忽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敵，此善於用氣者也。足下忠勇內蘊，邁往無前，惟猛進有餘，好謀不足。吾願足下學陸抗，氣未用而預籌之；不願學荀彧，氣已竭而復振之。願算畢而後戰，不宜且戰而徐算。至囑至囑！

與羅伯宜

初四大仗之後，峙衡連日出隊，不甚相宜。蓋瑞州一軍所恃者，在湘寶兩營。到瑞數大戰以來，受傷者亦頗不少；似此精銳百戰之卒，當加意愛惜之，宜使賊來尋我，我不去尋賊。僕於用兵，深以「主客」二字爲重。撲營則以營盤爲主，撲者爲客；野戰則以先至戰地爲主，後至戰地者爲客。臨陣則以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爲主。前二十五日有信與峙衡，囑其移營，暢言主客之義。今兩次大勝之後，正可趁此時移營。久頓城下，賊常主而我常客；不過兩月，銳氣暗損，解心暗生，強兵將變爲疲兵。望與峙衡切商，即日移營至要至要！賊雖屢敗，而城中精銳老賊並未多損，切不可稍存輕敵之見。

千萬千萬

—與羅伯宜

初一日接惠書，具悉種種。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自僕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忱惕者，其後常得大勝。或當志得意滿之後，各路雲集，狂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瑞州一軍，自初一初四大捷，各營漸有輕敵之態。頃聞黃澤遠添營已至，王吉昌虎勇亦來，周梧岡及舍九弟亦將畢集於此。鄙懷惴惴，輒有鑒於九江小池口往轍，或致意外之失。聞峙衡思深慮遠，乞足下與之精心默究，在已有少滿足之懷，則箴砭之，將士有矜慢之漸，則戒飭之。關係至大，千萬千萬！

覆左季高

惠械敬悉一切。迪庵之死何疑？卽舍弟溫甫及篠石篁村龍臣懷軒諸人之死，亦又何疑？鄂中兩奏皆作不了語，亦閱事不多之故。戰敗而主將尚存，不過半日卽喧傳，兵衆蠅附之矣。李續燾紮大營後面，歸路必經之地，不告而先退，趙克彰不救三河之難，揚得武敗回，不一詣希庵營次，此皆可惡。閣下爲我痛弟，與迪爲不達，此次殲我湘人，殆六千焉得不痛，又焉得不惡彼背負者也。國藩定於正月

初旬移營饒州於彭澤湖口等處，擇地駐紮，意在保全湖口，爲潯江兩岸聲援。如潤帥希庵之意，欲弟移駐北岸，亦甚易耳。徐州歸德曹縣失守，確否？捻匪氣餒日壯，論者以爲禍烈於洪楊。山東河南兩省大吏，不講吏治，從亂之民日多。來示欲弟講求馬隊，誠爲要指。此事弟夙來究心，楚人柔脆不耐勞，恐終不濟。南馬亦弱小，遠不如河北口北論人馬耐苦，終以內外札薩克爲優。東三省則以吉林黑龍江爲優。陪京人材，近稍浮滑，好利習俗易矣。吾楚水陸諸軍士卒，多不耐苦，大是短處。將帥亦皆煦煦愛人，少英斷肅殺之氣。來書謂羅李晚節皆失之寬，正不獨羅李爲然也。乾鎮河溪等處，如有好兵，吾欲調千人練之，不須統將，祇須千把數員分帶之。抬鎗鳥鎗，操得快而有準，無論或南或北，或山或野，終是可靠。吳翔岡在金瓶嶺所操鎗手，現在存者無幾，皆已分投各軍。若操練千兵，則無分散之慮。陳德園一起，係勝帥所調，終當索去，未便竭吾力操練此起耳。

與胡宮保

新正二日，展誦惠緘，知歲杪有二郎河之行，又承賜示祭迪庵中丞文，字挾飛鳴之勢，而筆含哀憤之聲，讀之令人增友朋之慟。迪公真不死矣！不審他日鄙人能得此於先生否？此不可不預爲要約也。初十日又得元旦賜械，並讀迪公優卹諭旨，可歌可泣，尙復何憾？三函所論各事，謹一一詳復如左：

一閣下不居署中，與希庵相處，寸步不離。公義私情，兩爲曲盡。然希庵將來不能不率師入皖，不能不一攻舒桐三河，以雪湘人之恥，而抒迪公之憤。閣下似宜久駐黃州，可伸可縮，可外圍皖省，可內保腹地。上游可籌餉，可察吏，下游可督潛，太進剿之師，可顧二蘄防守之兵，似覺面面俱到。若旆旛一入皖境，則於籌餉察吏等事，不甚靈通。鄙意春夏間，希庵與閣下似可堅駐黃州，如新馬隊能練成，希庵進剿皖中，閣下可一至下游視師，時往時返，仍開府黃州，長爲老營，常常添練新兵，新勇接濟前敵，更換淘汰，如蕭相關中故事，則爲益極大。芻蕘之獻，不審有當否？

一多鮑欲兩路進剿，自是正辦；找進則賊自守不暇，賊進則我亦自守不暇。一消一長，斷無中立之理；惟自毛羽不豐，兩路俱須馬隊，現僅馬千餘匹，不敷分布。且一入皖境，卽無歇手之時。希庵如須回湘，一行不如待其假旋，再行進兵，氣更充足。

一湖口彭澤總須一支精兵，乃可保全；此不特爲侍靈愜之所，亦塔羅李三君九泉所必爭。且楊彭及諸將士，亦不可再有此疏失也。守湖口之賊首黃文金，今尚在蕪太等處，必不能忘情於此。景德鎮若能克復，擬以凱章當此一路，庶足禦之。劉傑人李寶賢劉連捷黃澤遠皆好營官，惜無好手統領之寶營，則風氣日壞，難期得力矣。

一、季公似不宜赴鄂。目下湘中亦多事，東防南安之賊，南防廣西之賊，西防黔中之賊，必家鄉平安無事，而後湘勇之在江在鄂者，無內顧之憂。來示謂合軍而後能保楚，保楚而後能圖吳，吾謂固湘而後能合軍心也。印渠及其三將除江西外，勦湘剿鄂皆其所願，征皖北尤所甚願，但目下雖防寶永一帶，不知此軍能遠出否？侍已械詢季公矣。楚勇束伍太不講，往曾與岷樵言之，去冬又爲印渠言之。頃季公書來，已另立規模爲之編束。

一、來示留意統將才，此卻極難。前此所得諸名將，皆邂逅遇之，非求而得之也。近來長千人長五百人者，容可物色，或無其才，而徐徐操習以幾。獨統領，則必天生是才，非學所能幾。王枚存不知統一路否？希庵嘗稱之，頃亦械詢季高矣。李筱泉之弟少荃名鴻章，丁未編修，其才與氣似可統一軍。擬令其招淮南之勇，操練馬隊。渠久客呂鶴翁處，福元翁處，閱批過多，不敢輕於任事，刻尙未相許也。意誠耿介而外圓和，論事觀人俱有識，却是吾鄉一把好手。幼丹與本省上下官多齟齬，深虞其憂悶致疾。赴昌王太守，明決有才，此三人合之次，青均濟時之良器。然皆不宜於統軍，名將難得，寤寐求之。

一、西丹似可不調，調千人亦太多，無益大局也。鹿角禦馬是古法，京營漢軍專有一項昇鹿角兵，然亦似鄙人初講水師時，以魚網牛皮擋礮子耳。真能戰者，決不事此也。特決計另練新馬隊，更不講

求他法，雖岳公之一麻札刀，亦倖而偶勝耳。

以上各條，謹就重商處奉答，仍求詳示。

覆胡宮保

接兩次惠緘，并說帖一件，敬悉一切。所欲復者，條列於左：

一、水師操習陸戰，衝出下游，亟肄以疲賊，多方以誤賊，此自操算。七年閣下曾上一疏，與此亦大同小異；四年黃麗西上一說帖在侍處，亦大同小異。國藩淺見，竊以爲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後求人；兵事無常者也，當先求人而後立法。求人以統領爲最難，營官亦頗不易得。厚庵自三河大變後，槍懷同志，度其情態，且如中鉤之魚，失配之鳥，勢難強其另闢門面，重立規模。雪琴亦久疲患，非復有朝氣可用，縱強之使爲統領，亦必不討好。若於楊彭二公外，別求統領之才，不知陳金鼐、劉國斌、李成謀三人，可統此席否？若水師營官中，不能挑出統陸兵之人，而另擇一人，納入水營，誠如尊慮，必不愜洽。此陸軍坐船，以求統領爲第一義之說也。至抽勇三分之一，以習陸戰，恐楊彭及各營官哨，官皆不甚願。自廬州再陷，巢湖水師好船好礮，盡以資賊，計亦必出江與楊彭決戰。水師抽勇登岸，固亦不可不慎。鄙意抽撥水勇，操習陸戰，不過欲其熟舟楫，彼此聯絡耳，却須准其另募漿手，補足原額。其船

隻則須另行打造，如極大舳板，如渡船，如長龍之無平盤者，與賊舟相似，而不用前此之師船，或者人樂從。此段議論，侍不寫信告楊彭，恐先淆亂各營之耳目也。

覆胡宮保

西丹得調千名甚好，大凌河捐馬，恐不可恃，將來仍須至北口采買，尙祈早去早來。鄙意猶思募淮南之勇，試北口之馬，蓋西丹有窮，練勇無盡，兵事未艾，早遲終須以南勇習北騎，不如早動手一日，多一日之閱歷也。若鄂中采馬到時，乞惠給敵處一二百匹，并乞都將軍惠撥官二三員，兵一二十人，先合此間弁勇，稍爲濡染。李朝斌曾充敵處戈什哈，有真性情，水師合軍，必有數次惡戰，又多分好手，還湘此後水營得力之人，不可令其登陸矣。劉傑人殉節，其爲人可敬可憫，本非統領之才，是所謂賊夫人之子也。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祥和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尙難養得恰好，况弁勇乎？

覆胡宮保

得兩次惠緘，敬承一切。祁陽已於十八日解圍，新甯武岡亦先後解圍，羣賊萃於寶郡，官軍如田興恕周寬世趙正班王人樹亦會於寶郡，計不下二萬餘人，大局當可無礙。來示慮及賊出沅資修造

戰船，據洞庭之上游，鄙見以爲此不足爲慮。國藩初在衡州造船百六十號，規模極狹小，器用極草率，然已費盡千氣萬力；閣下於五六年間，恢廓水師以左右博大精至之才，又得湖南公私之助。然辦礮之難，需子藥之多，造船之委曲繁重，聞亦費盡千氣萬力，乃得集事。今賊欲於資沅造船，何處得一清淨之所？兩月三月無官兵去擊者，何處購礮？何處得此大樁子藥？若自鑄土礮，則亦不足畏；若僅造民船，則徒供楊彭之一焚，尤不足畏矣。若果入蜀中，鄂省添出西邊防務，却自費手，然亦在陸而不在水。芻蕘之見，是否足供采擇？此賊鈍於浙，又鈍於閩，入楚後，又鈍於永，鈍於祁，或竟不能入蜀，亦未可知。巢湖賊舟出江，下游必有幾次惡戰，黃石磯湖口各營，應請不再調開。李申甫尙未來營，蓋爲雪琴留談也。

致胡宮保

前日因循未及赴黃州，昨夕定今日成行，而又有風雨交作矣。自占英霍山險之路，而以沿江平易一路讓鄙人，此公之盛德，而鄙人所最難安者。面商之事，此爲第一。惟標各營與希庵各營處處黏連一片，勢難析分；希庵既居商六一路，則大纛不能不居英霍一路，待雖欲辭易而居險，而事理不甚切當。且細思賊所必爭苦戰不休者，乃在太湖桐城大關等處，此爲第二路，今多鮑所占者也。蕭浚川

來，亦擬調歸此路。今多鮑蕭唐四人，萃於第二路，則兩人公轄之，且不時撥生力兵協助之。此路正兵屹立不動，餘三路皆當以奇兵論。不審憲籌以爲然否？希庵應否於十月來黃，如以爲可，待當便緘催之。

覆李申夫

接來械，具悉營務處合嘉字營行住有法，驩慰之至。去黃梅日近，務宜勤發哨探，凡臨敵觀氣色，有二可慮：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淫溢也大也慢也，——惰氣則有瞻滯之色，——瞻晦也闇也，——望體察而補救之。何鏡海若能「克勤小物」四字上用功，應日有長進，望閣下虛己以待之，方不隔膜。

覆黃辛農中丞

月前展誦惠書，曾泐函佈復，諒登籤掌。頃手書以皖捻蟻屯蒙毫接軫中州滋蔓時虞，力圖防剿，仰見蒸懷肫篤，碩畫周詳，至爲欽佩！迺辱明誨，欲以湘衡舊旅從事中原，且勸勉之殷，至三至再。回環循誦，五中惶悚！夫天下大勢，北而畿輔，東而三齊，皆以豫州爲綰轂之區，來書指明，輕重緩急，無待著龜。國藩自再出視師，奔馳江楚，不敢告勞，果能勉竭駑駘，與大君子戮力同仇，肅清北路，獲收鉛刀一

割之用，良所至願。無如南北異勢，邊地弗良。前書未盡欲言，今復爲老前輩纒陳之。

河淮以北之民，賦性剛勁，耐寒習苦，囊裹乾餓，且行且食，以該處之兵，辦本地之賊，必可得力。若敵部皆衡湘之士，狃於南方風氣，不慣麵食，冬則皮帽皮衣，炭盤手盞，刻不能離。羅李名將，亦不免於冬烘氣象。昔閣下與二公爲至交，諒可隱知。至勇丁安靜不擾，甲於他處，而文弱不耐勞苦，又常常告假思歸，禁之不可刑之不聽。珂鄉貧民風氣，與敵縣人情，一一相同，其不可強之北征者，勢使然也。况敵部蕭張兩軍調赴湘粵，兵力本形單薄，所賴楚北諸軍，互爲聲援。前兩次奉旨籌撥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籌維再四，至今無以應命。現下游援賊，開有四眼狗、大股西來，太湖一路最爲吃重；敵部進屯宿松，與太湖相爲犄角，兼顧後路餉道，似難臨敵撤調。方命之愆，實深悚歎！

抑似更有進者，自太行以東，至於曹鄆，皆自古百戰之場，如鄴、下古之雄都，大名、宋之北京，良將勁卒，尤當世不乏人，皆閣下按部必經之地，可否奏請直隸、齊、豫三省督撫，中飭令一人，召募河北壯丁萬餘人，認真訓練？不過數月，其雄健必可重勝於湘勇，較之調南勇而北征者，難易不啻霄壤。或三省各募各練，直隸則屯駐大名，山東則屯駐東平，河南則屯駐彰衛，有事易調撥，無事易遣散，實爲事半功倍。是否可行，惟祈籌畫熟商。

覆胡宮保

接深川稟，冬月二十七日抵湘潭，索餉甚切，若湘中少有以濟之，臘月當至鄂矣。深川來，則以八千人圍太湖，多鮑蔣諸軍，可禦援賊於新倉等處，亦如閣下之初指矣。大約楚軍圖皖，須分兩宗：一曰堅扼之師；一曰游擊之師。侍部與公部，可爲堅扼之師，多鮑希浚四軍，可爲游擊之師。唐則尙存堅扼之列，蔣則終歸併希軍者也。侍在第一路爲汎地，不必輕動；多鮑，雖在第二路，萬一三四路，有非常之警，仍可借用。公目前切不宜深入，軍事如鎗法，門戶宜緊，如拳法，有伸有縮。若公入之太深，則有伸無縮矣。

覆胡宮保

金余內外會攻之說，實不易易。記得塔羅破半壁山時，楊彭紮釣魚台，東距陸營僅四千餘里，三日不能通一信；雪琴在吳城時，約厚庵同攻湖口，亦屢不能如期。此賊之多且悍，又遠過秦曰綱輩也。鄒意金余之師，請閣下囑其擇要駐紮，一出水吼嶺，賊必設法尋金余開仗。金余營盤果立於不敗之地，則山外各軍，自有可以破賊之理。以金余爲堅立營壘，致賊而不致於賊之師，以唐道爲幫鮑蔣，老營，防鈔後之師，以多鮑蔣二軍爲進剿之師，三者各有專職，各足自立，不必約期會戰。如彼此開仗

恰值同日，則天緣湊泊幸也；若不值同日，亦自無礙。不約期則各自進止，毫無牽掣；約期則彼此牽制，反恐誤事。國藩擬以此意商之唐蔣二公，閣下若以爲然，則請告之金余總，以自立不敗爲主，不可靠山外之援應也。

覆多禮堂都護

手械具悉，所示羅溪河係山僻小路，不能禁我軍其躡其後；陳德園二郎河該逆現無如許之衆等語，可謂知彼知己，確有卓見。該逆布散謠言，口稱上竄，無非欲我軍急於求戰，急於攻壘攻山，使我爲客而彼爲主，彼得占些便宜耳。胡宮保欲調朱雲崖七營赴馬齒嶺，弟欲調四營暫回太湖，蓋皆不免爲謠言所動也。

四眼狗之長技有二：一則善於日暮收隊時殺回馬鎗；一則播散謠言，誘人攻他，他得反客爲主。閣下昨日見賊不出，卽不進擊賊巢，不受狗賊誘，可謂有識。嗣後若能常守此法，山內山外，兩邊夾賊爲營，我勢日鬆，賊勢日偪，賊不能不尋我開仗，則我爲主而賊爲客，狗之二技，可破其一矣。金軍移紮陳家嶺等處，其後路有二：東爲水吼嶺，西爲羅溪河，皆有兵駐紮，當可無虞。足紆塵注。來示詢及太湖情形，日內援賊無進太城之信，尙不喫緊；雲崖四營暫不必回太，應令仍住壓下在右，開仗時助前敵。

一臂之力也。

再狗賊二技，第回回已聞之，然聞其殺回馬鎗耳。此次乃必於日暮時始逞其技；但聞其好截紮官軍後路，偪官軍尋他開仗，令官軍爲客而他常爲主耳。此次則不能截官軍之後路，而反置彼之後路於不顧，豈果另有他長哉？鄙意狗賊之計，仍不過誘官軍去攻他之堅壘，攻他之山險，他爲主而我爲客；上半日以匪黨拒我，下半日乘我疲乏，狗自出巢，逞其猖獗耳。是此次狗以二技變爲一技也。閣下機智過人，有何妙法破此二技？祈熟思詳示爲荷。

與李申夫

昨日得張筱浦副憲咨來奏稿，浙江似已失守。鄙意浙江未失，則援浙爲重，以其膏腴也。蘇州金陵之後路也，京漕之所出也。浙江既失，則安慶爲重，以其爲武昌九江之門戶也。水師得此城，則有所依附，以爲根本也，以絕金陵賊糧之源，以殺江淮各賊犄角之勢也。是目下我軍，仍以進攻安慶分擣桐城爲上策；所以遲疑不決者，懷桐兩支圍兵，青草壩一支援應兵，商固英霍兩支防守兵，五支均不可少。若於此五支之中，分出一二支去援浙江，則大局皆變；大股援賊來，懷桐兩支皆站不住。與其待戰不住而退，不如此時不輕進之爲愈也。候商之胡帥裁奪。

釋李希庵

接惠緘并賜名馬，感佩無似。凡受惠皆須即日申謝，惟受馬宜略緩再謝。近日風氣，馬之上駟必自珍秘，而以下駟應客，恐賢者或不免爲習俗所移。今早試騎一次，誠有德驥之風，而無厭之求，更覲覲得一力驥也。

蘇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東南大局，決裂至此，不知尙有何術可以挽回國藩？昨辦一咨，咨兩湖江西各師，茲抄稿呈覽，應如何保全江楚三省，以爲恢復下游之根本，敬求閣下深思熟計，詳悉見示。此賊斷非能成果者，吾輩若同心竭力，早作夜思，未必不可挽回於萬一。大約「勤」字「誠」字「公」字「厚」字，皆吾輩之根本，刻不可忘；而目前規畫大局，禦賊匪秋間兩路大舉之狡謀，則尙有非此四字所能救急者。現奉寄諭，飭國藩往援蘇常，蓋不知蘇常已失也。鄙意楚軍刻不能救援下游，且當竭三省全力，禦賊匪秋間之大舉，如能於秋間兩路大捷，然後有餘力兼謀下游，目前實有不逮，尊意以爲何如？

桐城鄉間，此時尙有書可買耶？鄙人當謂古今書籍，浩如煙海，而本根之書，不過數十種，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二十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韓非淮南騁冠——集則

文選百三名家，暨唐宋以來專集數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襲前人之說以爲言，編集衆家之精以爲書，本根之書猶山之幹龍也，編集者猶枝龍護砂也。軍事匆匆，不暇細開書目，閣下如購書，望多買經史，少買後人編集之書爲要。

覆胡宮保

接二十七夜兩次手教，并丁汪兩信；當此大局震駭之際，讀二君信，爲之氣壯。應卽鈔一通於坐右，氣餒時一爲省覽。大絨未蒙詳示一切，茲將鄙見條上一二：

一、侍雖辦兩江之事，而前日咨商三省合防之局，仍不可變。固上游以爲圖下游之根本，一定之理也。江北江南，總求呼吸相關；侍駐南岸，求閣下移駐宿松，相距較近，以便隨時飛商一切。仍造渡船一百號，每號可載六七十人，置於東流安慶之間；南北兩岸有非常之警，則渡兵過江，互相救應。

一、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在山外濱江，由池州以窺蕪湖；第二路在山內，由祁門至徽州甯國；第三路專守廣信，貴溪戈陽恐賊上竄江西。第一二路之兵，應由國藩帶去，擬請次青招三千人；現有平江勇五千合，爲八千，概歸次青幼丹及饒廷選三人管轄。幼丹處卽日常專摺奏請出山。

一、侍所帶之兵，擬帶霆字全軍張凱章一軍，禮字二營，共萬一千人，分爲山內山外二路。本太單

薄，目下一二月內，靈凱二營不能遽到，必先帶萬人南渡，或帶希公一軍，或請希代圍安慶，而侍沅弟一軍皆可。待一二月後，靈凱皆到，或希或沅，侍必仍令其渡回北岸。蓋侍以北岸爲根本，若有胞弟倚公在北岸，則侍之本固矣。

一、舍弟沅甫一軍，擬令再招二千人，足成萬數，於其中抽出朱唐二人，仍歸侍身邊護衛之。第一二路，得春靈凱章雲崖三人，在南岸差足自立。禮希沅皆在北岸，萬無一失。若希庵能再以成大吉畀我，則南岸亦漸壯盛。

一、侍之餉項，擬派李筱荃與李輔堂專辦江西牙釐，奏明江西全省錢漕歸中丞收，牙釐歸侍收。其抽釐章程及釐局用人之法，與具奏立言之法，均求指侍。

一、多公不肯分兵，都公如何赴揚州去調撥步隊，亦極不易。查淮揚下河七州縣，若就場征課，益以錢漕釐金，每年可得六七十萬。若得能辦吏事善理財用者，代都公此席，江北之事，非不可爲也。閣下心中如有其人，當會奏請都公免此一行，如其無人，却不敢奏。都公此行，大有損於鄂，却無益於淮揚，實爲難事。

覆李次青

彭大壽爲各營領袖，而不能遽歸尊處，縱不北走湖南，走越亦慮吳楚之急遮劇孟也。此公在外多年，閱歷深透，頗近於滑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竄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彭公若尙未歸，祈另擇一誠實不佻者，以爲領袖，藉資表率，以禁產之良，謂乏樸實頭地之品，殆不其然，特物色未至耳。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竄太多，漓樸散醇，真意蕩然。湘勇之興，凡官氣重，心竄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望閣下以爲首圖而切戒之。

覆李次青

一、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爲，頃已奏閣下調補斯缺，明年國藩有淮揚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屬。大抵地方事閣下主之，軍務事季高主之，升遷舉劾，則兩公商辦，而僕與胡宮保亦可參酌。務須從吏治上，痛下工夫，斯民庶得少蘇。

一、前議閣下一軍，由廣信於潛昌化一帶，繞至廣德州，皆三路中之南一路，閣下所知也。今饒枚臣已入杭不返，沈幼丹堅臥不出，彭鴻軒一敗不振，廣德又於四月初四日失守，賊勢彌張。貴部三千餘人，恐難當此一路，擬請貴軍全駐甯國，季翁新軍六千當廣德一路，凱章則游擊於廣德甯國之間。

春霆則由石埭進攻池州國藩則駐徽州此將來定局也。

一、目下急援甯國應派春霆全軍先攻石埭凱章由右平以攻涇縣貴部至廣信後休息數日即由華埠以達徽州閣下輕騎來祁門一行再專人至廣信調隊與貴部會於徽州由旌德以救甯此目下分路援甯國之局也。

一、鴻軒一軍既歸浙江調遣凡來此相就者閣下不宜招惹整頓敗軍實不易閣下新軍既有四千七八百人益以屈劉之千六百人則不甚單薄特患其中未盡訓練之實耳閣下不赴浙履任又不管鴻軒之軍浙人難免怨閣下而兼怨不佞然僕以貴部守甯國之名城而以左張鮑三軍左右夾輔則僕之爲閣下謀也甚忠以左張剿廣德屏蔽浙西則僕之爲浙江謀也甚忠此心可告皇天可盟鬼神雖千怨萬謗亦不足惜閣下不必瞻顧也。

一、吾輩均屬有志之士亦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咬文嚼字習氣未除一心想學戰一心又想讀書所謂梧鼠五技而窮也僕今痛改此弊兩月以來不開卷矣閣下往年亦係看書時多料理營務時少其點名看操查牆子等事似俱未躬親此後應請親任之閣下贊吳退庵之賢證以胡宮保所稱似亦學問中人非軍旅中人也俟相見再議。

覆張凱章

守城極不易，城內雖有守堞之兵，城外亦須紮營，以護餉道。汲道關下僅三千人，恐不敷分布。次青卽前車之鑒矣。鄙意仍以全紮城外爲要，所酌之如業已修城，心有把握，則由關下定計，僕亦不爲遙制。總之，主守則專守，主戰則專戰，主城則專修城，主壘則專修壘，切不可脚踏兩邊橋。臨時張皇也。次青所以失者，力主守城之說，乃必待戰敗之後，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賊已來撲，士氣已餒，軍械已失，豈復能堅守哉？關下若爲守城計，則當早早分布，早早約定，不準一人出戰，待賊來撲城，我軍在城上，悄悄靜靜，看得分明的，當然後出戰。若不度其必勝，尙不出仗也。

覆李希庵

青草壩各營進援六安州開州城解圍後，此舉業已停止，不知確否？胡中丞於久經謀定之局，每至臨事變，其初計如去年七月初破石牌之時，卽議定守石牌圍太湖矣。十一月援賊將到，忽變爲進禦小池驛之計。本年三四月初進安慶之時，卽議定遠攻桐懷，近守英霍矣。今九月援賊將到，忽變爲分救六安之計。大抵宮保德性之堅定，遠勝於往年，而主意不勝堅定，猶不免往年移游之見。左季翁謂其多謀少斷，良爲不誣。閣下當力持初議，以堅定二字，輔宮保之不逮。國藩亦當從容諷勸，勿爲人

言所勦。此次救援六安，聞出自伍莛生之策，謂往返不過廿日，實則天下無此神速之兵也。歷口王彭二營已札飭速回北岸，次青已回祁門，季高紮東平，未勦安慶賊已衰，只要桐城青草塢兩軍堅定不搖，安慶必可速克。此陰陽交爭之幾，南北兩岸士氣賴之一振，長圍必不可撤，亦乞閣下審幾而力圖之。

覆胡宮保

惠書敬悉一切，「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自是至當之論。大抵平日非至穩之兵，必不可輕用險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輕用奇謀。然則穩也正也，人事之力行於平日者也；險也奇也，天機之湊泊於臨時者也。敢以質之左右，有當萬一否？桐城之捷，此間得見探報，粗知大概，戰事尙無所聞。左帥來祁已四日，其部下自安仁大捷後，至今尙無續報，若再不紮屯溪，此路賊必生心，可慮之至。九舍弟仰承明教，尙知欽感，我公實能以善養人，不僅以善服人，故才氣之士，易於服化。敬謝敬謝。

致宋滋九

浮梁疏失，鮑張退紮，致休歛難民，栖息無所，皆國藩調度乖方之咎。且疚且愧，貴部昨已抵盧村，賊匪連日犯嶺，留禮字二營駐防盧村，應請貴部移駐漁亭，與靈字之副左副右，老湘之右翼二旅，合

并駐紮。務祈深溝高壘，立於不敗之地。靈營之精悍，老湘之謹嚴，求閣下參仿行之，路變徽防，氣習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求閣下以身率之，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致宋滋九

惠緘具悉，目下抽出靈營，回勦浮梁景鎮，作爲游擊之師，自不能遽回黔休境內，所有漁亭葉村盧村各營，及祁門老營，皆專以一守字爲主。祁門葉村地勢較好，所慮者漁亭及盧村耳。漁亭現有六營，當再加派靈字二營前往同紮，則兵力較厚。務祈閣下督率各營，深溝高壘，爲堅不可拔之基。千萬治軍以勤字爲先，實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而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飢寒，而臨敵忽能忍耐者。微防黎眷擾民，習氣已深，實難挽回，吾輩當共習勤勞，先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閣下若有志斯事，或另招一二哨，苦心訓練，繩以敵處營規，盡變徽防積習，如果可用，則逐漸增加，以是保衛珂鄉，卽以是共維大局。可否祈酌度辦理。

覆左季高

初五日奉復一緘，不知何時可到。是日各營進攻徽州，午刻薄城，忽值大雨，滯前強中等營敗挫。

傷亡近二百人，老湘、霽字等營，幸無損失，機勢殊覺不順。凱章之意，欲再舉猛攻一次，蓋各處皆死路，惟攻徽是一條生路。若能攻開，擬請貴軍進駐婺源，且堅守徽郡六縣，以爲吾輩根本。若不能克，再行熟計。然棄三縣而出嶺外東建，亦非足以自立之地。若舍皖南而全置不顧，盡縮入江西境內，或如尊指，挈師赴潯，則過於避難就易，亦未敢出此也。鮑軍本應由潯赴瑞，臨目下此間圍困若此，不能不請鮑公先勦景鍾弟與江西文報久隔，竟不知腹地作何糜爛之狀？

接來書詢弟自定大計，弟自奉江督之命，奏明從皖南進兵入吳，旋奉督辦皖南之命，又奉江南大帥之命，是江南與皖南弟之說地也。除堅守祁休黟三縣，力攻徽州外，惟東建尚可移駐。閣下欲弟赴潯，李少荃欲弟赴省，以固根本，似俱不可。至貴軍不可舍我而去，公義私情，尤其次也。惟弟與兄二人，愈合愈近，或可兩全，愈離愈遠，則必兩傷。鄙見敵處仍攻徽州，貴軍從樂平北攻景鎮，鮑軍從鄱陽上攻景鎮，徽州果克，則景鎮非我之咽喉，置之不問可也。徽州不克，祁門另出一支，由臧家灣以攻景鎮，方今鄂省糜爛，贛江以西又糜爛，斷無完策，斷無勝算，能打幾次好仗，便是勝算耳。祁休米糧，勉強可支兩月，任星元水師，張太守糧台各船，須在角山前一帶，遠亦在康上爲妙。若出湖至建德，則相去近九百里，呼吸不靈矣。

覆左季高

狗逆若不破衢州必仍折回江境或由雲陶道闖境以窺建昌或由何口港口等處以據上清而達撫建貴部能於鉛山弋陽境內截之則不致尋僞忠故轍否則渠奉僞詔以擾江爲救皖必深入腹地而後可免於咎責也。狗逆驅除之後仍請大轟回至景鎮一則來示浙云華埠等處難辦米糧仍須取道樂景以赴婺源一則建德新失恐賊由石門以窺景鎮信徽三府二十一屬皖江與浙交匯之區賊所屢爭不一之地也。貴軍在此三郡威德已著事機尙順請卽周旋於此二十一屬之中不必攻堅而自足制賊之死命不必展轉馳驅尋賊鬪仗而賊自不能不奔突以投閣下之羅網誠使陳狗楊麻劉官方李秀成等凡有入二十一屬者皆受創而去則江西之北境日安皖南之軍威大振而貴軍誓不攻堅之志亦得遂矣。惟地段大廣兵力太單能遊擊則無人駐守能駐守則無人游擊不駐則師無根基不遊則節無遠勢皆非可久之道。應請閣下募足步隊萬人以二千守婺源以二千守景鎮以六千爲游擊之師益以馬隊數百卽可縱橫如意婺源城極易守茶鹽釐務所獲頗饒景鎮爲三府總匯之地又係閣下苦守苦戰而得之者若堅築石壘數座不特釐務可圖且祁休各軍得所託命弟自去冬以來屢勸閣下駐守景婺兩處者以兵勢餉源皆不可不以此兩處爲重也。

其添募一節，卽日另備公牘，奉達冰案，安慶軍事平穩，多公獲一勝仗，狗逆意欲先攻多公挂軍河營盤，然後再授安慶，庶無後路之虞。今爲多所敗，又水大不能驟回，鮑成各軍業已紮集賢關，狗回亦有以禦之，皖城或終可圖也。建德之賊，日內無他竄信息，李今陽被擒後，自安義逃回，已入省城矣。

覆胡宮保

專書內鈔省城公局一緘，希庵請自謀黃州一緘，多都護自請回勦上游一緘，聆悉一切，鄙意以成武臣軍還之希帥，令其進圖黃州或不近城下，專爲北岸游擊之師。鮑軍南渡，援勦潯瑞武義興冶等處，專爲南岸游擊之師；上游有兩枝活兵，大局必有轉機。至狗酋千方百計，無非爲安慶而設；其精銳之賊，必仍在懷桐兩處。現在江水漲，沉甫守內外濠，兵力尙敷分布，禮帥馬步之強，甲於諸軍。禮帥主勦援賊沉甫，主圍城池，又有潛汰石牌三處堅守，以保糧路，必臻穩固。以鄂省言之，上段有劉金園攻德隨之師，中段有希靈兩岸游擊之師，下段有禮沉援師，圍師似具有七八分把握。閣下如不以鄙見爲然，侍亦當於節後調鮑軍至南岸，由潯趨瑞，蓋今春以來，敵處屢次調鮑，公撥省援撫潯厥後，皆中途改議，失信於江西官紳多矣。四月瑞州郭李敗後，毓中丞迭次函咨調鮑，援瑞侍皆咨復，應允斷不可再行失信。靈軍至南岸後，視僞忠王所在而勦之，或在江境，或在鄂境，決不敢稍分畛域。但須

從瑞州武義入手，庶有以對江西官紳，而靈營亦易於領餉耳。

覆胡宮保

手教破悉，血證不止，懸系之至；急思趨晤，而勢不克赴太湖，惟望台旌由華陽鎮經過，敬候起居耳。賊之精神全注懷桐，吾輩亦當以全副精神注之，成武臣調赴上游，侍當另調數營，以益鮑軍之力。有三事切陳於台端，必求俯從：一曰蕪黃之間，斷無野仗可打，不過頓兵城下，而已，不必帶兵赴蕪，親臨行間。二曰希庵來謀黃州兵力不可太薄，宜以成武臣七營還之，希與成不可分爲兩軍。胡鎮三營，須俟石牌有替人到，再行歸併希處。三曰台旌宜逕還省城養病，以慰衆心，籌餉以圖可繼，不宜徘徊中路，使各處人心懸懸。以上段省城自任，以中一庵蕪黃付之希段，以下一懷鄒桐付之…人與楊多諸公，仍請由華陽鎮行走，使得走送粵餉千萬千萬。

覆劉馨室

嶺破新破縣克復，欣慰之至。聞左軍已至景鎮糧路不至梗塞，庶可慰鎮內軍民之心。江軍門專事驚慌，全無主意，書函不可盡信。若非賊圍柏溪營，朱軍不可輕易出隊。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我去尋賊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賊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勝，而後

喪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最喜爲主，不喜作客；休戚黜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確，地勢不審，賊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爲慮。請閣下與諸公講明此兩層，或我尋賊，先發制人，或賊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一出也。

覆左季高太常

霆軍之騷擾，弟久以爲慮。方在盛名之際，雖再三誡飭，春霆卽稍傲惕，弁勇習驕矜，不知倣也。該軍無方略，不宜遠征，其患猶淺；惟無紀律，不宜腹地，其患至深。台麾將移駐廣玉之交，兼顧婺源，自必準乎地勢之至當。弟於他軍，尙不肯遙制，况閣下乎？擬卽奏明，大纛開府於信州，凡江西之饒州、廣信、皖南之徽州、廣德各軍，皆歸閣下節制，卽由尊處奏報，庶調度較捷，呼應較靈。自度力可援浙，卽由閣下就近派將往援，利則愈打愈遠，不利則收回信州，亦可伸縮自如。特此奉商，閣下如以爲可，覆信一到，敵處一面具奏，尊處一面調發。如昔年公居湖南之幕，勦江西之賊，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免致與弟函商於千里以外，動失機宜也。

貴軍餉項，鄙人刻刻不忘，前與少荃、壽堂定丁漕減價章程，漕米每石完三千文，地丁每兩完二

千四百文。茲將札稿示稿咨達冰案，黼堂既竭力辦減價一案，期於必行。又以貴部欠餉太多，思在廣信設法清補。於是函商敵處，請於信漕新章三千之外，再將各縣向未實折之數，以錢易銀，加收若干。如上饒向來實折五兩九錢，今年則收五千九百文。雖較之各府新章增多二千九百，似有向隅之歎。而較之廣信舊例，已減四千餘文，仍不失曠蕩之恩。若果如此辦理，於貴軍餉項，應有裨益。弟與中丞會銜告示，業將三千定爲通例，徧貼各處。信州士民，豈無聞見？獨增二千九百，不知辦得動否？

閣下接黼堂信後，如何區畫？望賜詳示。此間合弟一軍，由廬江進攻無爲州，聞已克復。多公尙未進兵。四眼狗現踞廬郡，分黨防守三河潤。帥靈樞聞於二十六日旋湘。此公憂國之誠，進德之猛，好賢之篤，馭將之仁，察吏之嚴，用兵之奇，理財之精，令人愈思愈慟。昨寄一聯，不能道其萬一也。

英朱雲崖

將各事細說一偏，使我一一如目睹，極好極好。以後望常常如此。勇夫極勤，至有突出賣，則平日安本分可知。總之吾輩帶兵勇，如父兄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偶個學好，人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

與唐桂生

操技藝之外，須常常操練隊伍，湘勇小操技藝之時多；若多餉兩軍，則大操隊伍之時多。又多軍於大操時，不在校場平地，專擇翻山越嶺過溝跳澗之處，如隊伍不亂，則真不亂矣。閣下以後操練，宜學多公也。待勇不過太寬，平日規矩，宜更整嚴，庶臨陣時，勇心知畏，不敢違令。至囑至囑。

覆李少荃

一、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却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忽因小利害而變，如必推敵處主持，亦不敢辭禍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爲大慮。滌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過輒媚者，請邀之來皖一行。

一、上海所出之餉，先儘滬軍；其次則解濟鎮江，又次乃及敵處。壞營劣勇，不可不裁；民怨夷謗，俱可不顧。但須付量撤去之勇，萬一滋事，吾力足以制之否耳。羽毛不豐，不可高飛；訓練不精，豈可征戰？縱或議論詰責，閣下可答以敵處堅囑，不令出仗。二三月後，各營隊伍極整，營官羅躍欲試，然後出隊痛打幾仗。

一、閣下此次專以練兵學戰爲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吳公關道一席，目下斷不可換。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閣下與筠公別十六年，若但憑人言，冒昧一奏，將來多般棘

手既誤爲公，又誤公事。亦何反哉？

覆李少荃

兵勇訓練未熟，人數未齊，目下斷不宜出仗。儘可以鄙人堅拒不允，力却衆論。如賊果前來追撲，有不得不打之勢，則尊處自相機辦理。國藩不遙制也。愛民乃行軍第一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爲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爲要結粉飾之文。洋兵會勦腹地，吾亦勉爲應允，但說明無人可派往會勦耳。

此間近事頗順，春霆克復青陽後，又克右埭太平頃，又克涇縣沅甫，克勦舍後，又克和州暨西梁山裕溪口。季弟亦克復繁昌，只要廬郡速下，二浦天六無恙，則皖北一律肅清。淮揚水師僅衝過九洲，當不甚難。惟昌歧全軍至淞滬，斷不相宜。一則，河小船多，恐與洋舟擁擠生事；一則，宜駐揚鎮通泰一帶，乃得形勢。請先調二三營進滬，一二月後，再行細酌分內外之宜。湖州之急，此間准於十日內往援。分續溪問道甯國正道兩路前去，不知果有裨否？

正封緘間，又接惠書。洋人纏鬪，頗難處置。尊處只宜以兩言決之：曰，會防上海則可，會勦它處則不可；近而嘉定金南遠而蘇常金陵皆他處也，皆腹地也。詞氣宜和婉，意思宜肫誠，切不可露傲惰之象。閣下向與敵以下交接，頗近傲慢，一居高位，則宜時時檢點。與外國人交際，尤宜和順，不可誤認備

傲爲風骨；風骨者，內足自立，外無所求之謂，非傲慢之謂也。薛公各營挑二三千人，隨同夷兵操練，駐紮一說，亦斷斷不可。明知薛營爲洋人所鄙棄，而以此愚弄之，可乎？閣下只認定「會防不會勦」五字，自非賊匪偏撲滬城，我與英法可毫無交涉也。

與沅弟

十七日李觀察處遞到家信，係沅浦弟在省城所發者。黃南兄勸捐募勇，規復吉安，此豪傑之舉也。南路又出此一枝勁兵，則賊勢萬不能支。金田老賊，癸甲兩年北犯者，既已隻輪不返，而曾天養羅大綱之流，亦頻遭誅殲。現存悍賊，惟石達開、韋俊、陳玉成數人，奔命於各處，實有日就衰落之勢。所患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歷然以爲天傾地坼，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戰。希圖充當軍師旅帥，以訛索其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爲之震駭；若果能數道出師，禽斬以千萬計，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貳，而江西之局勢必轉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

與沅弟

二十三日在九江接弟初八日一械，二十六日在隘口途次又接弟十三日一械，具悉一切。改民

船爲戰船，是誠匪向來慣技。自前年水師舳板出，遂遠勝賊改之船。弟營若距水次太遠，似不必兼習礮船，恐用之不熟，或反資敵也。十一月擊太和，援賊尙爲得手。

與此賊戰，有兩難禦者：一則以多人張虛聲，紅衣黃旗，漫山彌谷，動輒二萬三四萬不等。李洪岳州之敗，梧桐樟樹之挫，皆爲人多所震眩也。一則以久戰伺瑕隙，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又進，頑鈍詭詐，揉來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硬綻可伺，則彼必乘隙而入。次青在撫州諸戰是也。二者皆難於拒禦。所幸多則不憚，憚則不多。蓋賊多則中有塞脅之人，彼亦有生手，彼亦有破綻，吾轉得乘隙而入矣。

與沅弟

吉安紮營，不宜離城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取勢；各營同戰，難於分股。一經紮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士氣，不如先遠之爲愈也。率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此營出隊之時，未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卽用令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並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憾，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戰陣呼吸之際，其聲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牽率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

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暫信從，而前弊可除矣。

與沅弟

吉安此時兵勢頗盛，軍營雖以人多爲貴，而有時亦以人多爲累；凡軍氣宜聚不宜散，宜憂危不宜悅豫。人多則悅豫，而氣漸散矣。營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營；人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後枝葉有所託，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後椽瓦有所麗。今吉安各營，以余意揆之，自應以中營及老湘、胡朱等營爲根株，爲柱梁；此外如長和、如湘、後如三寶，雖素稱勁旅，不能不儕之於枝葉。椽瓦之列，遇小敵時則枝葉之茂，椽瓦之美，儘可了事；遇大敵時，全靠根株培得穩，柱梁立得固，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倘使根株不穩，柱梁不固，則一枝折而衆葉隨之，一瓦落而衆椽隨之，敗如山崩，潰如河決，人多而反以爲累矣。

史册所載戰事，以人多而爲害者，不可勝數；近日如撫州萬餘人，卒致敗潰，次青本營不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瑞州萬餘人卒收成功，峙衡一營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弟對衆營立論，雖不必過於軒輊，而心中不可無一定之權衡。來書言弁目太少，此係極要關鍵；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吾所見諸將，於三者略得梗概，至於善覘敵情，則絕無

其人古之覘敵者，不特知賊首之性情技倆，而并知某賊與某賊不和，某賊與僞主不協，今則不見此等好手矣。賢弟當於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即以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於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則未弁中亦未始無材也。

與沅弟

接弟初七夜信，具悉一切。初五日城賊猛撲，憑濠對擊，堅忍不出，最爲合法。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濠，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穩守穩打，彼自意興索然。峙衡好越濠擊賊，吾常不以爲然。凡此等處，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庵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

與澄弟

前寄一緘，想已入覽。近日江浙軍事大變，自金陵大營潰敗，退守鎮江，旋保守丹陽。二十九日丹陽失守，張國樑陣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雲制軍退至蘇州。初十日，無錫失守。十三日，蘇州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復，無兵無餉，又無軍火器械。賊若再至，亦難固守。東南大局，一旦瓦解，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卽余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目下三路

進兵之局不能不變。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顧此而失彼。賊若得志於江浙，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界，免致江西糜爛後，湖南專防東界，則勞費多而無及矣。不知以吾言爲然否？

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昨已歸去。渠尙肯顧大局，沅弟季弟新圍安慶，正得機得勢之際，不可舍此而它適。余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悔憾，斯爲大幸。

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至戒至囑。余本思將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作一壽屏，爲賢弟夫婦賀生，日內匆匆尙未作就。余目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刻，卽效。比試行之，諸請放心。

諭紀澤子

余於二十六日，自祁門拔營起行，初一日至東流縣鮑軍七千餘人，於二十五日自景德鎮起行，三十日自下隅坂因風雨阻滯，初三日始渡江，卽日進撥安慶，大約初八九可到。沅弟季弟在安慶穩守十餘日，極爲平安。朱雲巖帶五百人，二十四自祁門起行，初二日已至安慶，助守營濠，家中儘可放

心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被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只在二三月可決耳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於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由營中寄回此囑

與沉季弟

官相既已出城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甚是希庵既已南渡狗逆必回救安慶風馳雨驟經過黃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此意計中事也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吶喊鎗礮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穩住一二日則大局已定然後函告春靈渡江救援并可約多軍三面夾擊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一則南岸處處危急賴鮑軍以少定人心二則靈軍長處甚多而短處正坐少一靜字若狗賊初回集賢關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拚命死戰鮑軍當之勝負尙未可知若鮑公未至狗賊有輕視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愼靜專一之氣雖危險數日而後來得收多鮑夾擊之效卻有六七分把握吾兄弟無功無

能俱統領萬衆，主持劫運；生死之早遲，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只要兩路靜守數日，則敵省之安危，皆賴之矣。至囑至要！

與沅弟

建德行次，得悉多公續勝之喜，黃文金於正月兩次大敗，丟棄軍械殆盡。此次頭仗又敗，應不能爲厲矣。多公初一日至集賢之說，雖未必果能如約如期，要之可來援懷也。分兵極難，若無得力統將，分之則兩損。鮑公素不肯分兵，余亦素不肯分兵，且屢囑鮑公不可分兵。又深知鮑部下僅宋國永一人，不可須臾離鮑左右；此外別無可當一路者，即決計不強之分兵，令其余軍援懷。九江有吳竹莊、丁義方、萬泰三人，省城有張運桂、劉勝祥二人，本有可守之理，如不能守，只可聽之天命耳。

與沅弟

凡看地勢察賊勢，只宜一人獨往，所帶極多不得過五人。如賊來追鈔，則趕緊馳回；賊見人少，亦不追也。若帶人滿百，賊來包鈔，戰則吃賊之虧，不戰而跑回，則長賊之饑，兩者俱不可。故近日名將看地勢者，相戒不帶隊伍也。

又兩相隔在五里以外，不可約期打仗；凡約期以號礮爲驗，以排鎗爲驗，以沖天火箭爲驗者，其

後每誤事。余所見帶隊百餘人，以看地勢及約期打仗二事，致敗者屢矣。茲特告弟記之。近唐桂生初五徽州之敗，亦犯此二惑。弟如自度兵力實能勝賊，則出濠一戰，亦無不可。切不宜與多鮑約期，或眼見多鮑酣戰之際，弟率大隊一助則可，先與約定期則不可。余此次派鮑朱援安慶，先未約定而忽至，則有益希庵先約定回援而不至，則有損也。楊鎮南之不足恃，余於其平日之說話知之。渠說話最無條理，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故說文君字后字從口，言在上位者，出口號令，足以服衆也。

與沅弟

萬里長濠，大衆公守，最易誤事。一蟻蟄堤，全河皆決。去歲之守安慶，後濠余至今思之，心悸。此次在金陵，不可再守長濠，仍以各守各壘爲穩。地方雖寬，分別極衝次衝，究無多處。前圍城賊當衝者，不過數處；後拒援賊當衝者，亦不過數處。於極衝次衝之地，擇人守之，則他處雖有劣營，亦可將就支持。望弟將何營紮極衝，何營紮次衝，開單見告。

與沅李弟

專差至，接兩弟書。沅於二十五早大戰之後，尙能寫二十二葉之多，可謂強矯矣。所言俱能切中。

事理。凡善將兵者，日日申誡將領訓練士卒；遇有戰陣小挫，則於其將領責之戒之，甚者或殺之，或且泣且教，終日絮聒不休。正所以愛其部曲，保其本營之門面聲名也。不善將兵者，不責本營之將弁，而妬他軍之勝己；不求部下之自強，而但恭維上司，應酬朋輩，以要求名譽，則計更左矣。余對兩弟絮聒不休，亦猶對將領且責且戒且泣且教也。良田美宅，來人指摘；弟常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實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實不小。而猶沾沾培墳慕以永富貴，謀田廬以貽子孫，豈非過計哉？

與沉弟

初五早之捷，破賊十三壘，從此守局應可穩固，至以爲慰。縮營之說，我極以爲然；既不能圍城賊，又不能破援賊，專圖自保，自以氣斂局緊爲安，何必以多占數里爲美哉？及今縮攏，少幾箇當衝的營盤，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每夜少幾百人露立，亦是便益。「氣斂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不僅此次也。所需洋鎗洋藥銅帽等，即日當專長龍船解去；然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鮑春霆并無洋鎗洋藥，然亦屢當大敵；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與忠會接仗，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爲憾。和張在金陵時，洋人軍器最多，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則風氣所趨，恐部下將士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已守拙之道。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眞美人不

甚爭球翠，真書家不甚筆墨，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豈必力爭洋鎗洋藥乎？聞雲軍營務處馮標說，雲營現以病者安置城內，盡挑好者紮營城外，亦是一法。弟處或可做而行之，將病者傷者，全送江北，令在西梁蓮溝等處養息，專留好者在營，將東頭太遠之營，縮於路中路西，又將病傷太多之營，縮而小之，或以二營併而一之，認真簡閱一番，實在精壯者，可得若干人，待王程到齊，再行出濠大戰。目下若不縮營蓄銳，恐久疲之後，亦難與言戰也。

與沅季弟

沅季弟左右，都將軍派兵四營來助守，固屬可喜，而亦未必可恃。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幸四營人數不多，或不致攪亂弟處全局，否則彼軍另有風氣，另有號令，恐非徒無益而反有損，弟宜謹慎用之。去年春間，弟不要陳大富一軍，又不留成大吉一軍，余深喜弟之有識有志也。子藥銀米，余刻刻不忘，弟刻刻宜存節省之意，不必函函苦催，大約弟設身處地，所能辦到者，兄亦必能辦到，兄所束手不能辦者，雖弟設身處地，亦無如何也。

諭紀澤子

此間連日惡風驚浪，僞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晝夜，經沅叔多方堅守，得以保全。僞侍王初三四亦至，現在金陵之賊，數近二十萬，業經守二十日，或可化險爲夷。茲將沅叔初九十與我二信寄歸，外又有大夫第信，一慰家人之心。鮑春靈移紮距甯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雖病弁太多，十分可危。然凱軍在城主守，春靈在外主戰，或足禦之。惟甯國縣城於初六日失守，恐賊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又恐其由間道逕竄江西，殊可深慮。余近日憂灼迥異尋常，氣象與八年春間相類，蓋安危之機，關係太大，不僅爲一己之身名計也。但願沅靈兩處，倖保無恙，則他處尙可徐徐補救。此信送澄叔一閱不詳。

與沅弟

沅弟左右，接少荃雲仙信，知程學啓以守嘉定等處，不能上援金陵，彼間旣爲大局所關，而弟之初心，亦本不欲調程將西來，弱松滬之力，掣小荃之肘。惟少荃另調所謂「常勝軍」者，則殊非余之本意。常勝軍前爲華爾所帶，余已不願與之共事，今華爾已死，白齊文接統其衆，其能戰與否不可知，而其風氣迥別，不能與弟軍合處，則顯而易知。渠旣前來，則此間攔阻亦趕不及，只好聽其自來，但斷不可令人弟軍長濠之內，只可令其先攻九洲、下關等賊壘，冀稍掣賊之勢。如下游不能取勝，則令白齊文等由金柱關、采石上游夾擊而下，雖未必大收其效，亦自無損於弟處，或亦善處之一道。白齊

文部下名爲洋兵，實皆廣東甯波之人，驕侈成俗，額餉極貴，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凡長濠以內，總須主兵強於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號令歸一，而後不至僨事。至囑至囑，弟若有信至滬，亦須先與說明，又接弟信，知兩處地道同穿，皆經堵住，欣慰之至。轉增憂悸，恐弟輕易出濠打仗，不敵賊之多且悍也。

與沅弟

沅弟左右接弟二信，因余言及機勢，而弟及言此次審機之難，弟雖不言，而余已深知之。萃忠曾兩曾極悍極多之賊，以求逞於弟軍久病之後，居然堅守無恙，人力之瘁，天事之助，非二者兼至，不能有今日也。當弟受傷血流裹創，忍痛騎馬，周巡各營，以安軍心，天地鬼神，實鑒此忱。以理勢論之，守局應可保全，然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無論如何勞苦，如何有功，約定終始不提一字，不誇一句，知不知一聽之人，順不順，一聽之天而已。審機審勢，猶在其後。第一先貴審力，審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實工夫也。弟當初以孤軍進雨花臺於審力工夫微欠，自賊到後，壹意苦守，其好處又全在「審力」二字。更望將此二字，直做到底。古人云：「兵驕必敗。」老子云：「兩軍相對，衰者勝矣。」不審力則所謂驕也，審力而不自足，卽老子之所衰也。

與沅弟

排遞一緘，知守局平安如常，至以爲慰。大官圩等處之糧，多爲我軍所焚，則金陵援賊之糧必難久支；城賊之糧多寡，則不敢必耳。計忠侍引退之期，必不甚遠；吾前有信囑弟以追爲退，改由東壩進兵，先剿溧陽，以至宜興，先佔太湖之西岸。水師亦由東壩進兵，俾李朝斌先在太湖西岸立，在脚跟則戰船處處可到，而環湖之十四府州縣，處處震動。賊則防不勝防，我則後路極穩，較之株守金陵者，有死活之分，有險易之別，但無赫赫之名耳。凡行軍最忌有赫赫之名，爲天下所指目，爲賊匪所必爭；莫若從賊所不經意之處下手，既得之後，賊乃知其爲要隘，起而爭之，則我占先著矣。余今欲棄金陵而攻東壩，賊所經意之要隘也；若佔長興、太湖、西岸，則賊所不經意之要隘也。願弟早定大計，趁勢圖之，莫爲浮言所惑，謂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動，貪赫赫之名，而昧於死活之勢。至囑至囑！

如弟之志，必欲圍攻金陵，亦不妨掀動一番，且去破東壩、勦溧陽，敢宜佔住太湖、西岸，然後折回再圍金陵，亦不過數月間事，未爲晚也。吾兄弟誓拚命報國，然須常存避名之念，總須冷淡處著筆，積勞而使人不知其勞，則善矣。

與沅弟

昨日一緘言弟軍之進止，視鮑軍之利鈍以爲權衡。本日接春霆來信，賊在西河壑、紫牆壘，霆軍

進勦未能撲動。吾觀霆軍之布置散漫，主意慌亂，人心離怨，恐此次必難支持；而其病者死者，比他軍獨多，似亦冥冥中有主之者。鮑張果有挫失，則蕪湖三山等處，必十分吃緊，中段空虛，弟在下游，斷難久站。不如趁金陵賊退之時，鮑軍未敗之先，以進爲退，以東西梁山蕪湖金柱連漕無爲爲弟軍之基業，然後相機再進，庶爲可戰可守，可伸可縮之軍。

咸豐五年，余率水陸駐紮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關；五六兩年，竟不能攻破。七年，余丁憂回籍，寸心以此爲大憾事。羅羅山於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圖功，卽決然舍我而去，另勦湖北。其時有識者，皆佩服羅山用兵能識時務，能取遠勢。余雖私怨羅山之棄余而他往，而亦未嘗不服其行軍，有伸有縮，有開有合也。觀多公之決志不肯南渡，與各軍秋間之多病，霆營目下之難支，是天意不欲遽克金陵，已可概見。吾輩當一面順天意，一面盡人事，改絃更張，另謀活養。古人用兵最重一變化不測「四字」，弟行軍大少變化。此次余苦口言之，望弟與季弟審度行之。卽日退紮金柱蕪湖，分五千人至灣沚西河助勦，所以救鮑卽所以救張，卽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若弟堅執前議，果紮金陵不肯挪動，鮑揆而張必隨之，在余之公局固壞，而弟以重兵屯宿該處，如余之株守南康和張之株守金陵，弟之私局亦必壞。望弟詳思之。凡行軍言退，萬衆不願；此次弟爲救鮑而退，與尋常之退迥不

相同，可以告糜下將士，亮余苦心耳。弟若決不肯退，則請撥王可陞一助春霆可乎？

與沅弟

雨花臺石壘與南門外各賊壘均已攻克，至爲欣慰。我軍駐雨花臺而石壘爲賊所占，殊爲礙眼。今既得之，拔去眼中釘矣。惟調回彭杏南各營，守濠之呆兵愈多，游擊之活兵愈少。弟統三萬人，不籌出一枝結實可靠之活兵，在外縱橫馳擊，而專以合圍攻堅爲念，似非善計。咸豐三四年，向帥在金陵兵不滿三萬，餉亦奇絀，向軍與金陵悍賊相持，而又分兵援廬州，援甯國，打鎮江，打蕪湖，中外皆稱向兵爲天下勁旅，而亦不甚以爲然者，以其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弟用兵之規模，遠勝於和，而與向相等。杏雲甫成一枝活兵，而又急於調回，則空處全不著筆，專靠它軍，可盡恃乎？

與沅弟

初九日大獲勝仗，凡偏城開仗，向不能多殺賊。此次殺賊甚多，想是羣賊欲趁此猛戰，撲我營盤，解其城圍，故能得機得勢如此。然傍城而戰，例爲彼此殺傷相當之局，以後若莽賊來撲營，似不必常尋賊開仗。蓋賊糧路將絕，除開仗別無生路，我軍則斷糧路爲要著，不在日日苦戰也。

與沅弟

日內未得弟信，不知身體安否？東壩溧水既克，弟又進紮孝陵衛，城中接濟似已可斷。其孝陵衛以北，不防空缺，不必合圍。蓋大致米糧難入，則城中強者可得，弱者難求，必有內變爭奪之事。若合圍太緊，水息不通，無分強弱，一律殲粒難通，則反足以固其心，而無爭奪內變投誠私逃之事矣。不知弟親歷其境，以余此說爲然否？

與沅弟

接初五夜地道轟陷賊城十餘丈，被該逆搶塔，我軍傷亡三百餘人，此蓋意中之事。城內多百戰之寇，閱歷極多，豈有不能搶塔缺口之理。蘇州先復，金陵尙遙，遙無期，弟切不必焦急。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卽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卽享福之人。此次軍務，如克復武漢、九江、安慶，積勞者卽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一「積勞」二字下著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

厚庵堅請回籍養親侍疾，只得允准。已於今日代奏。苗逆於二十六夜擒斬，其黨息行投誠。凡壽州、正陽、潁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復。長淮指日肅清，真堪慶幸。弟近日身體健否？吾所囑者二端：一曰，天懷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謹防援賊，城賊內外猛撲，穩慎禦之。

與沅弟

大礮守壘，只可偶一用之，多用則實可不必；吾在水營多年，深知大礮之長短。凡礮火之利有二：曰及遠，曰命中。火礮之大子，可以及遠，而難以命中；謂其愈遠則行愈捷，捷且有聲，可以迴避，又往往自上落下，不能橫穿也。其羣子可以命中，而難以及遠；包得合腔，築得極緊，可及二三箭之遠，否則僅及一箭而已。羣子所能及之處，先鋒包亦幾能及之。軍來日久，各弁勇事外行，徒慕大礮之名，見賊在二、三里外，紛紛開大礮，大子擊之，喜其響之震，煙之濃而已。見賊不畏礮而排進如故，則以爲凶悍無匹，而不知大子實不傷人也。吾在水營時，教將弁專用羣子，「包得圓，築得緊，開四近。」三語者，內湖各營罕能做到，外江間有做到者，便是無敵之將。陸營善用大礮者，吾尙無所聞；弟營善用大礮者，共若干人？然大約不滿三百人，而營中之礮，都不止三百尊。弟去年請黃南翁解礮二尊，今年請了道鑄礮數尊，皆外行之舉動也。余恐火藥接濟不上，故於地洞大礮二事詳悉言之。

與沅弟

日來賊竄何處？由孝感而東南，則黃陂、新州及黃洲各屬，處處可慮。此賊故智，有時疾馳狂奔，日行百餘里，連數日不少停歇；有時盤於百餘里之內，如蟻旋磨，忽左忽右。賊中相傳祕訣曰：「多打幾

箇圍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縣之敗，係賊以打圈之法疲之也。

吾觀捻之長技，約有四端：一曰步賊長竿，於鎗子如雨之中，冒煙衝進；二曰馬賊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里，時而旋磨打圈，捻之短處亦有三端：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只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寨，賊即無糧可攜；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奇兵襲其輜重，必大受創。此吾所閱歷而得之者。弟素有知兵之名，此次軍事甚不得手，名望必為減損，仍當在選將練兵，切實用功。一以維持大局，掃淨中原之氣；一以挽回令名，問執譏謔之口。吾覆奏摺昨日拜發，新正赴徐，暫接督篆，三月必切實懇辭，辛苦半生，不肯於老年博一取巧之名，被人竊笑也。

與沅弟

今日至蒙城之太陽集，接弟兩信，并鈔與春靈來往信，具悉一切。余與少荃皆坐視賊太輕，以致日久無功。弟則視賊尤輕。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咸豐三年以前，粵匪爲哀者，咸豐十年以後，官軍爲哀者。今捻匪屢勝而其謹畏如故，官軍屢敗而其驕蹇如故。是哀者尚在，捻也可慮孰甚？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初版
再版

曾國藩書札類鈔

定價

（精裝的十一册大洋一元一角）
（平裝的十二册大洋八角）

句讀者

許

嘯

天

校閱者

沈

繼

先

發行者

羣

學

社

代印者

中國印刷廠

不許
照樣
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 羣學社

分發行所 北京 佩文齋書莊
南通 翰墨林書局 及本埠各大書莊

北京 佩文齋書莊
南通 翰墨林書局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新式標點 水滸

精裝的——兩册大洋二元二角
平裝的——四册大洋一元六角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文：

「……小孩子落下癡胎來，天便給他一份新產業；是什麼？是『人權』。如今這產業被帝王貴族軍閥官僚土豪資本家……劫奪去了；這個債，我們要去討回來。水滸便是一篇人民負債的實證書……」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隋唐

這部書一方面能寫出隋唐初期兩個皇帝的荒唐能給人民以反對帝制的暗示一方面也能寫出帝王的不自由連戀愛也不自由能覺悟多少帝王的迷夢

精裝的——二册

大洋二元四角

平裝的——四册

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白話註解 **小倉山房尺牘**

在文學上思想上都有一部分價值

我們從前請許嘯天先生用白話註解了一部秋水軒雪鴻軒尺牘合璧出版不多幾天便已由再版而三版一般讀者的歡迎可想而知了如今又請許先生註解這部小倉山房尺牘比較有的價值因為他用古典又多又深奧又有思想在文學上思想上都有一部分給讀者的利益不能拿他專當尺牘書看也可以當文學書思想看至於許君白話註解深入淺出的技能你們倘然看過本社出版的聊齋誌異和秋水軒雪鴻軒尺牘的人總可以知道倘然沒有看過這兩種書的越法應該買一部看看現已付印即日出版

精裝的——一册大洋一元二角
平裝的——二册大洋九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分類整理
新式標點 **史記**
精裝三册洋四元四角
平裝七册洋三元四角

經許嘯天先生用科學的方法整理過的有十五萬字以上的新考證并新序附三代戰國秦漢詳細地圖八幅及表格多種

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來源和一切制度在文學史學上史記是第一部的史記上去探討有價值的書可惜從來讀史記的祇知道在文學上欣賞而絕少在史學上研究殊不知史記是中國歷史學上一部最古的書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化的來源和一切制度的書我們要在這部史記上去探討如今許君白話註解以後不但是從史記的發生效能加上卷頭十五萬字的新考證把中國一切制度的來源整理得清清楚楚凡是研究文史的學者似乎都應該看一看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列國志

許嘯天白讀序序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他是依據正史作材料的讀了可以明白軍
閔禍國帝皇誤國的實狀爲後世的好教訓
又可以明瞭周秦學術的派別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文：

精裝的——二册

大洋三 元

平裝的——四册

大洋二元四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兒女英雄

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提倡女子尙武精神又是在
舊式婚姻中得戀神精的
社會小說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文：

精裝的——二册

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册

大洋二 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一百回的紅樓夢

許嘯天刪改句讀并序

新式標點分段的；

刪節改正一百回的。

有許嘯天先生的長序：

「……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在文學點論理點上，都有刪改結構補正事實的必要；使他在文學上佔定完善的席位，教育上顯出感化的效能。……」

精裝的

三冊——大洋三元八角

平裝的

六冊——大洋二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我們要研究適合於現代的文字，

但不能够不研究過去的文字；

過去的文字，都能够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

在小說中越法顯明——

新式標點 今古奇觀

許嘯天句讀并序

這一部書，代表時代精神的地方很多，

是四五百年前創造的白話短篇小說。

精裝的一冊——大洋一元二角

平裝的兩冊——大洋九角

卷頭有許嘯天先生的序；統編用新式標點，分段的。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全唐演義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改正完善可做歷史的國語教本又是
提倡平等精神的書』

全書五百餘頁

精裝的——一冊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一元三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儒林外史

許嘯天先生句讀并序

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小說的效用第一在寫實儒林外史爲中國
社會小說中寫實派的第一枝筆讀了可得
文學的利益的效力是國語教科書的
第一善本

全書六百餘頁

精裝的——一冊

大洋一元六角

平裝的——二冊

大洋一元三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三國志；簡直是家奴分贖不勻打架殺人的罪案；也是自有歷史以來的強盜擄掠史百姓痛苦史罷了！……」
「……既因主人懦弱，弄得小醜跳梁……」

這幾句，是許嘯天先生三國志長序裏的話。你們要知道三國時候強盜劫奪財產搶坐交椅欺殺主人的實況，不可不讀三國志；你們要知道過去和現在一般強盜的……實況，越法不可不讀三國志。

新式 標點 三國志

許嘯天白讀序

用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精裝的——兩冊——大洋二元六角
平裝的——四冊——大洋二元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 標點 封神

神怪小說寄託極深外國說部中如天方夜談等中國神怪小說長篇的算是封神傳西游記兩書封神傳是鼓吹革命的文章以皇權無限便假託許多神怪看了很有趣味也很有深意

精裝的——二冊

大洋二元四角

平裝的——四冊

大洋一元八角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聊齋誌異

許嘯天先生作品

平裝 二册 三元二角
六册 二元六角

言文對照的 原文上有一句白話文上也有一句好似有一位先生在傍邊講解一篇一篇看下去這書裏的好處統統得到了 分類精選的 專選情節曲折篇幅長的分類鬼人神物五類 清爽又整齊歡喜看說狐狸的可以單看狐異類多少自由便利

註釋古典的 聊齋誌異的篇幅是多用古典舊文學的精神便是善用古典如今把這書上的古典另外提出用白話解說明白也可以從白話文裏得到舊文學的好處 加新式標點的 既譯白話不可不用新式標點來表現他的效能況且聊齋誌異表情寫景十分細膩更加要用新式標點來幫助他叫人一看便懂當新文學教科書也可以當舊文學教科書也可以當消閒書看也可以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新式標點
名言大辭典

許嘯天譯編許由稿

從來說的一語值千金名人的名言真是一語千金我們一世的經驗一生的學問往往不敵名人的一言許嘯天先生盡數年的心力搜集中外古今名人的言論短簡有味外國名言并附原文共得數萬句實學生修養的好書行文引證的寶庫全用新式標點分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四大類每類又分十餘目檢查極便現已付印出版在即

上海，四馬路，羣學書社發行。

